

獨立天人 · 常存宇宙
 首席師尊飾終安思大典
 祈禱兩岸和平統一大會
 廿二日在天極宮舉行
 與鐺力阿舉行



內政部(75)內民字第四一七九〇八號函准設立財團法人天帝教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一〇五四號登記為雜誌 ● 非賣品 ●

天帝教

教訊

發行人：李玉階編輯者天帝教教訊雜誌社編輯委員會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誌字第三八九〇號月刊

第一三二期

總號第一三六期本本期六十八開〇版

社址：北臺新市店路
 地址：二段一五三號樓三

承印：吉印有限公司
 印：北臺市木柵路四段一巷九一號四樓
 電話：(二〇)三二〇〇一

歡迎樂捐助印「天帝教教訊」
 歡迎刊登廣告，元月份每
 一六二八四九四八四九八二二六
 電話：(二〇)五三一九七〇九

歡迎傳閱

祈禱和平統一大會同時舉行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李公玉階大宗師飾終安思大典暨祈禱兩岸和平統一大會定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分在天極行宮與鐺力阿道場舉行，將有各界貴賓與天帝教同奮近萬人參與致祭。

飾終追思大典暨祈禱兩岸和平統一大會於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天極行宮舉行，飾終臨安大典於下午三時至五時在鐺力阿道場舉行，隨即安奉師尊回歸黃庭，永證清虛。

大典程序刊本期教訊第7頁。

首席師尊飾終臨安追思大典紀念專輯提要

1 首席師尊飾終臨安追思大典廿二日舉行

1 祈禱兩岸和平統一大會同時舉行

3 首席師尊在無形中關懷全教同奮喚起台灣地區全體民眾危機意識共同參與保台灣和平統一行動

5 感懷明志——師尊五十年前的一封信與他的遺墨

7 首席師尊飾終大典程序

8 坤元輔教維生樞機今後稱呼

9 首任首席使者飾終臨安追思日誌

樞機使者的追思

14 對首席使者無限的追思／覃光照

16 悼師尊·致同奮·留見證／江光節

21 父親回歸自然／李維公

24 師尊跟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次機緣／李維剛

聖訓

28 上聖高真諭示師尊天命未了身先回天惟冀弟子繼起遺願

29 首席師尊靈療聖訓專輯

29 甲、以嶄新面貌因應教政是當務之急

33 乙、師尊請求兩位聖師祖用己生命換取中國和平統一契機

36 丙、首席訓示樞機團責任重大決議事項務必繼續進行

37 太虛子諭示首席回天位於無形應化改變氣運迫使中共放棄所有堅持

38 元月七日天人會談選輯——以無形運作之力建有形保台之功

40 天運甲戌年巡天節行程

醫療報告

41 師尊的最後一課／林光持

44 隨侍師尊的一段醫療過程／林光侍

45 師尊最後的痛／陳光岐

50 一個外科醫生同奮的告白／陳光渡
為首席師尊治療日記／炁療小組

同奮哀思文錄

53 天帝教的使命——首席師尊飾終大典祈禱文／何志浩

54 師尊對我造成生命中的轉折／梅緒嫻

55 師尊爲了負擔保台天命共業而積疾／楊光贊

58 師尊與我／王增勇

59 明日之約——一位侍從長寫給首席師尊的信／王光我

62 以師尊精神爲明燈／李光翱

64 團結再團結·奮鬥再奮鬥／左光湘

66 誰能有決心有毅力完成師尊的願力？——給成大同奮的兩封信

／呂光證

73 走過自立晚報那段最艱苦的歲月／劉篤高

75 持續新傳繼續奮鬥／蔡光思

76 學無止境全憑正氣用功夫／黃敏原

77 師尊懸念台海兩岸危機／楊光賢

79 師尊我要奮鬥／王自成

80 玄虛鐘聲激發新生力量／劉光燾

80 偉大的師尊／吳緒馨

23 永遠不爲自己的師尊／陳光灝

27 懷恩師／徐光陽

首席師尊在無形中關懷全教同奮

喚起台灣地區全體民眾危機意識

共同參與保台護國和平統一行動

重新發大願立大志團結一心宣揚 上帝教化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轉述首席傳示。

首席道：本席雖然不再留駐人間，繼續完成本席之第三天命，但本席在無形中依然關懷著全教同奮，誓願在無形中帶領全教同奮，克服明年台海兩岸最緊張、最危險的難關。

同奮們要有信心，只要全教同奮在人事上共為化解明年之劫難擴大祈禱，弘教渡人，喚起台灣地區民眾的危機感，共同參與保台護國和平統一行動。本席在無形中一定全力要求與保台方案有關之司職仙佛鼎力護持，絕不讓中共輕舉妄動，避免台海兩岸的流血衝突悲劇發生。

吾希望台灣地區各地教院的開導師以及三教長等教職同奮，能有此憂患意識與奮鬥決心，在各地教院可先行召開「保台」工作會報，商議明年度之保台弘教計劃大綱，由極院秘書長彙整，提供樞機團決策參考！

（甲戌年十二月一日未時八十四年元月一日侍筆：敏接）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轉述首席諭示：

近半個月來，本席於無形靜觀，得知：各地教院同奮人心浮動、教務工作萎縮的情形相當普遍。

前些日子本席以帶病之軀殼留駐人間，各地教院已經出現弘教活動停滯的現象，而今更是嚴重，各地教院的殿主、副殿主都在無形中大力顯化，不斷媒壓、媒挾曾經在上帝面前發下大願力的原人，希望同奮不要因一時心中迷惘而萌生退志，斷送了可以一步登天的回天之路。

本席見各地教院殿主、副殿主為此感到憂心與無奈，吾也感觸良深，仙佛不能使你成為仙佛，要無形中以媒壓方式，使同奮內心激起奮鬥之信心與勇氣，實為不易，即便是一時鼓起奮鬥的決心，往往一受到其他人的言語刺激或教院工作的意見衝突，種種不如意、不稱心，立刻拂袖而去。

本席相信此時正是考驗各位同奮道心的最好時機，同奮在這緊要時刻要能堅持「天命、信心、奮鬥」，不輕易退志，否則，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了！

最後，本席再次鄭重告訴各地教院開導師、教職同奮們，好

好把握個人在自己工作崗位上的奮鬥機會，只要各位能做好個人分內的事，盡到自己的責任，吾保證大家將來一定可以回到上帝的身邊。如果有開導師或教職同奮不願意繼續奮鬥，亦不再強留，聽憑個人自由發展，但這些同奮必須在巡天節之前辭去所有教職，表明不再奮鬥的意願，無形、有形自負其責，本席亦不再擔待！

各位同奮深思！至盼能即時反省懺悔，重新發大願、立大志，吾力保之！

極院內務院、傳道使者團有責任充分了解各地教院人事異動的實際情況，必要時，應主動提請樞機團做出任免、遷調的決定。

（甲戌年十二月六日午時八十四年元月六日侍筆：敏接）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代轉首任首席使者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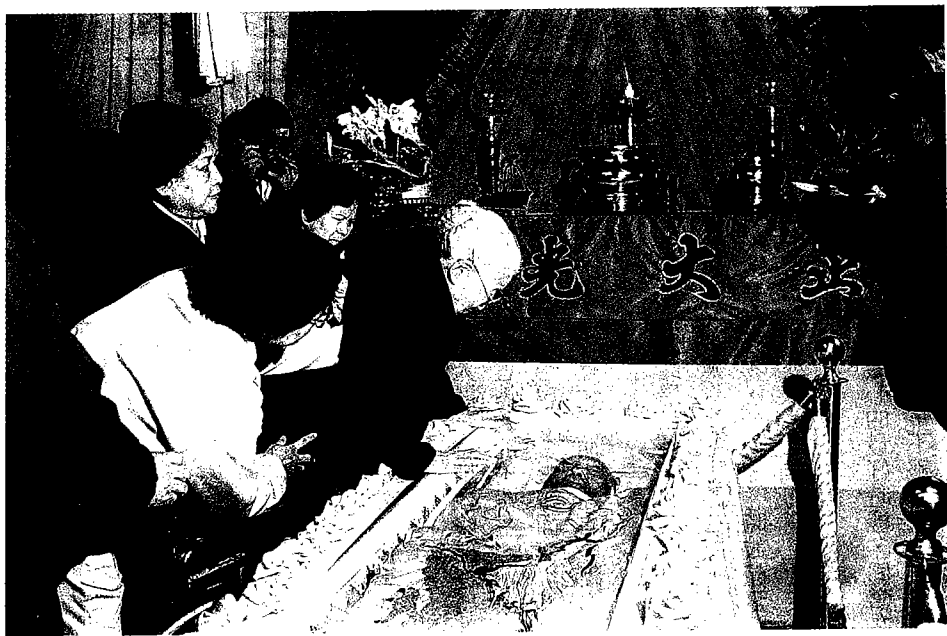
本席的肉體生命已然終了，人間進行小殮、大殮或飾終追思、臨安儀式，虔誠莊嚴即可。

諸弟子要切記，毋忘對本席的承諾，克盡本職，發揚本席的奮鬥精神，最為重要。化悲痛為力量，團結一心，宣揚上帝教化，務使天帝教的前途大放光明，最為迫切。

生命的意義不在長生不死，而在於能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也就是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

三期末劫雖已暫緩執行，但人心仍然如此險惡，要拯救天下蒼生，創造人間淨土，唯有奉行 天帝真道，從根救起，方能旋乾轉坤，轉危為安。望諸弟子矢忠矢勇，奮鬥到底，完成本席的心願。

（甲戌年十二月八日辰時八十四年元月八日侍筆：敏原）



（攝巡光李）。捨難軀撫教輔前殮大尊師深情儷仉年十七

感懷明志

師尊五十年前的一封信與他的遺墨

「感懷明志」為首席師尊於民國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國曆十月十七日，作於西安市天人教院。首席師尊時年四十五歲。

今日我們捧讀原稿，深感首席師尊「始終保持清明高潔身心，秉承剛正不阿真性」。（天帝誥命）

維生 謹敬拜識

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教身份，週遊環球，教化自然流行，教義宏揚。

五十年前的一封手札
奉示敬悉。諸承垂注感何可言。茲錄「感懷明志」七絕一首，敬請 冠洲道兄郢政，並祈 賜和。

捨身奮鬥非為我為真理、為天人、為救世，誓願犧牲到底，奮鬥到底，願步耶穌教主後塵不求成功。

與世無爭樂自由人棄我取，隨分守法，與任何人根本無利害衝突，與任何人無恩無怨，敝屣尊榮，毀家行道，還我本來自由。

遊遍人間行教化瀟灑自如，隨緣應化，不結緣，多了緣，潛心研究，充實教義，致力宗教學術文化，以學者姿態、新宗

教身份，週遊環球，教化自然流行，教義宏揚。

希賢希聖有何憂中外古今聖賢，行道救世之心志，卓絕不變。但聖賢應世之方法，則可適應時代環境隨時變遷。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蓋聖賢事業，標準不一，凡能犧牲小我，為大眾謀幸福救世救人者，必定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堅持意志勇往精進，自有完成使命之一日。來書所引證者盡為將相之流，功利之徒，即今之政治家也，軍事家也，與我之所謂聖賢者不同也。是故十餘年來，超然物外，希聖希賢，我行我素，悠然自得。

涵靜弟李玉階未是草

卅四年十月十八日

感懷師志

國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冠洲

捨身奮鬥非為我

存真理存天人有救世無窮義
壯烈底奮鬥到底 願步即無教主

後塵不亦成功

此世無爭樂自由

人棄我取隨分守法 根本無任何
人其利害衝突其任何人意

是渡泊寧靜，毀家創教

通人間行教化

滿洲自如隨緣應化 不結緣者不
管心所究 充實教義 以學者姿態

新常教示身份 未現因在環球教化自近流行

希賢希賢有何憂

中外古今聖賢行道救世之
志卓絕千古 但聖賢行道之

世之有法則不通 應時以環境隨時變遷 故孔子言之時者 蓋指時
世而言 此乃大義 我為大眾謀福利 救世救人 者必定不計名利
祿威 此乃大義 富貴不為所動 堅持意志 勇往精進 自有完成使命之一日
東書所引 証者 為其相之 派 故利 往 行 今 以 此 高 之 事 事 示 示 示
我 素 然 自 得 我 素 然 自 得 我 素 然 自 得 我 素 然 自 得 我 素 然 自 得 我 素 然 自 得

首席師尊飾終大典程序

首席師尊他老人家自己作了決定，在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零時二十分證道，相距他老人家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七日奉 天帝頒詔，派為「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整整十四年。雖然他老人家告訴弟子同奮們：「本席仍然在無形以精神領導同奮，與全教同奮合力創造天人共同奮鬥的顯化奇蹟……」

（恭錄自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甲戌年十二月廿四日凌晨寶殿直轄寶殿殿主無始古佛降示），但是十四年來，師尊他老人家用盡全部的時間與精神帶領弟子同奮們，早早晚晚祈禱誦誥，為「化延核戰毀滅浩劫」、「確保台灣復興基地」兩大時代使命持續不斷地奮鬥，師尊的身教、言教，早已成為弟子同奮參與天帝教救劫弘教行列的精神指標，一旦遽然歸證，人間弟子同奮能不無限追思！

人間弟子同奮在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隨即組成了「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李公玉階大宗師飾終臨安大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由樞機團擔任總主持，全教弟子同奮都是當然的委員，首先在各地教院、教堂恭置「感恩追思法堂」，同奮與各界人士得能親自致敬，同時推派一部份同奮負責大典的各項準備工作，經過九天來的作業，對於大典有了完整的程序，一切的作法都是遵照師尊他老人家一貫的原則：莊嚴、簡單。因為大家都希望師尊他老人家能歡喜接受。

為了各地教院、教堂以及所屬同奮都能在「有組織」、「有制度」的天帝教特色中，共同參與大典的活動，委員會特將訂於八十四年一月廿二日在「天極行宮」與「鐳力阿道場」舉行大典

之程序，以及相關事項，請予通告週知，並請各地教院、教堂暨所屬同奮支援配合。

一月二十二日當天，各地教院、教堂「感恩追思法堂」之儀禮照常舉行。

甲、首席師尊飾終大典程序簡表

一、日期：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二、程序：

程序	地點	時間
各地教院 同奮報到	天極行宮	6 : 30 8 : 30
行禮區 編排	天極行宮	8 : 30 9 : 00
飾終追思大典暨 祈禱兩岸和平 統一大會	天極行宮	9 : 00 12 : 00
午餐		12 : 00
飾終臨安 大典	鐳力阿 道場	15 : 00 17 : 00
賦歸		17 : 00

乙、首席師尊飾終大典應請注意事項

一、飾終追思大典定於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廿二日上午九時起在天極行宮舉行，請各地教院、教堂之參加同奮務必依指定時間準時到達報到，並接受大典服務同奮之安排。飾終臨安大典定於同日下午三時起在鐳力阿道場舉行。於飾終追思大典禮成，於天極行宮用過午餐後，同奮可自由前往鐳力阿道場，參加飾終臨安

大典。

二、飾終追思大典指定到達報到時間分配表：

1、日期：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2、

時間	教區	教院
6 : 0 0 6 : 3 0		天極行宮 (包括基隆、宜蘭、花蓮、台東、屏東初院)
6 : 3 0 7 : 0 0	中部教區	台灣省掌院 台中縣初院 彰化縣初院 南投縣初院
7 : 0 0 7 : 3 0		新竹市初院 苗栗縣初院 雲林縣初院 嘉義縣初院
7 : 3 0 8 : 0 0	南部教區	高雄市掌院 台南市初院 台南縣初院
8 : 0 0 8 : 3 0	北部教區	台北市掌院 台北縣初院 桃園縣初院

註：(1)基隆、宜蘭、花蓮、台東、屏東等地教院，請安排參加同奮於元月廿一日晚上先行到達，住宿天極行宮。

(2)各教院均併於所轄教院辦理。

三、大典服制：請參加同奮一律外穿道袍（以顏色清新為準，褪色道袍不宜）內著全套奮門服，穿白襪、白鞋。

四、現場由委員會聘請專業攝影師拍攝，製作專輯。為維護現場秩序，請參加同奮勿攜帶攝影機（錄影機）自行拍攝。

五、因天極行宮停車場地不足，請外地教院參加同奮一律集體搭乘各地教院之遊覽車前來，遊覽車前、側並請標示教院及車數編號。

六、請各地教院確實調查、統計，掌握參加飾終追思大典之乾、坤同奮職稱、人數、遊覽車數，併同支援車輛、司機數，於元月十七日前回報（回報表如附件）。

回報請傳真天極行宮：(〇四)六二〇〇五四〇 光爐同奮。
如有疑問，請電天極行宮：(〇四)六二〇〇〇一九 光爐同

奮或敏同奮。

七、各地教院支援之車輛及司機，請於元月廿一日晚上駐進天極行宮，以備大典當天接駁之需。

八、委員會虔誠備有恭印師尊墨寶之手絹答禮。並敬謹恭塑師尊靜坐法像，供參加同奮請回，長留追思。

九、請各地教院配合製作大型通告海報，於元月七日以前公告於各級教院內，以利同奮均能充份了解。

天帝教極院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元月三日

坤元輔教維生樞機很謙虛 指示同奮們今後稱呼

極院元月二日通告

奉坤元輔教示：

一、今後請同奮對本人稱呼：「坤元輔教」或「輔教」。

二、同奮於平日或親和日，來見或請見時，均依教綱附件「天人禮儀」所訂，行一鞠躬禮，是為尊禮，應予通告週知，並即實行。

隨附：「維生樞機手書」。

我非常誠懇地希望本教同奮繼續叫我「李教授」，或者稱呼「維生樞機」。不要因為我接受新的天命改變對我的稱呼。

天命我一貫解釋為：「上帝交付的階段性任務」。在人間我仍舊是「代表首席師尊，執行他老人家交辦的事情」。

至於在教壇、在親和集會相見時，同樣地希望一如過去一樣，相對一鞠躬已經足夠了。

八十四年元旦

捨身奮鬥非爲我・希賢希聖有何憂

首任首席使者飾終臨安追思日誌

蔡光思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首席師尊法身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酉刻入殮後，首席師尊飾終臨安大典臨時委員會即公佈，全國教院瞻仰聖容之時間表及開放清虛妙境之規定。

開放時間自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至八十四年元月七日止共計十天，每日上午八時開始至下午六時，希望全教同奮依照分配時間前往瞻仰師尊聖容。

鍾力阿道場特別請來天極行宮海線的專業工作人員，在廖光胞同奮的規劃下，進行追思法堂及清虛妙境的佈置工作。

其主要工作項目：

一、清虛妙境內，首席師尊法身將安放於清明宮內，清明宮外，即以「清虛妙境、鑄造真身」爲對，中間放置本教精神標誌——旋和系，意即首席師尊證道乃依自然之道而行，本教一切仍依首席師尊之精神永續依動和法則而體天行道，代天宣化，弘揚宇宙真道。而兩邊則建構五層的花架，擺設了紅色及黃色菊花，其他一切佈置以黃色布幔及花結裝飾，以表全體同奮對於首席師尊最高的極致的追思。

二、追思法堂則設於天人研究總院之大同堂，以黃布爲背景，中放首席師尊法像，兩邊爲首席師尊墨寶「獨立人天上，常存宇宙中」，前置神桌案，上兩邊置蓮花燈，中置大香爐，一切安

置非常莊嚴。而在二十四小時廿字真言的誦唸中，如同聆聽首席師尊的句句叮嚀。

三、鍾力阿道場內所有教旗皆降半旗。整體的規劃，包括交通的考慮、登記人員、服務人員、服裝等均設想週到。大多數工作人員一直工作到完成才收工，有部份工作直到第二天清晨四時才結束。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今天是開放清虛妙境供同奮瞻仰首席師尊聖容的第一天。分配的教院爲始院、台北市掌院、台北縣初院、天心堂，計有三百餘人前來。

由於今天是第一天，很多同奮面對這個突然的訊息尙無法接受，其內心悲痛情形，均可在哀傷的臉上與紅腫的眼瞼中看出。有些同奮在看到首席師尊的臥房陳設簡單樸素的情形，內心已由尊敬昇華起難以抑制的感傷。而在看了首席師尊懸在牆壁上八十九歲時所寫的：「歸去來兮，三位一體何時能與宇宙共始終」之語，更激起了一股莫名的震撼。首席師尊早已爲自己有所安排似的……總之，大家的感受均不相同。

中午時分，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鍾榮吉先生前來追思及瞻仰首席師尊聖容，陪祭者還有南投縣黨部主委方政治先生及省黨部主委辦公室主任蔡坤榮先生。由代首席使者維生樞機



(攝巡光李)。景全門大堂法典聖道證尊師席首

親自接待，鍾主任在瞻仰聖容後，並參觀了首席師尊法身的黃庭。李代首席使者並向鍾主委報告，首席師尊在病中仍一直關懷台灣的安定與兩岸和平統一，而最後的遺墨「中華一家」四字，足以表達他老人家的衷心。鍾主委等歷經二十分鐘後離去。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五）

今日安排前來鍾力阿瞻仰聖容之教院計有桃園縣初院、新竹市初院、基隆市初院、宜蘭縣初院、花蓮縣初院、天溪堂、天鎮堂、天福堂。有些教院同奮因為路途遙遠，提前到阿中會合。

下午三點二十分，台灣省省長宋楚瑜先生偕夫人前來追思及瞻仰首席師尊聖容。李代首席使者以孝子身分跪迎於清虛妙境前，並親自引導宋省長至清明宮內瞻仰首席師尊聖容。李代首席使者向宋省長提及首席師尊生前擬致李總統登輝先生信函等內容。隨同宋省長前來者除省府有關人員外，南投縣縣長林源朗先生亦先在阿中迎接宋省長蒞臨。省長在阿中停留卅分鐘後離去。

下午八點，李代首席使者召集鍾力阿道場、天人研究總院的全體同奮於大同堂之追思法堂講話，他說明大意如下：

一、對首席師尊之醫療、灸療、輸血、健康祈禱、誦誦迴向的全體同奮致謝。

二、對於佈置法堂、清虛妙境、靈樞花罩、守靈……等等的同奮表達謝意。

三、首席師尊證道，雖然肉身離我們而去，但是精神與全體同奮同在，更接近、更親和。

四、首席師尊已為天帝教建立了萬世的基業，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我們全體同奮在對瞻仰首席師尊聖容時所顯出的感情真摯，應可追隨首席師尊的腳步，繼續為帝教更努力奮鬥。雖然大家心裡悲痛難過，但一樣可以在心中感受到首席師尊位於無形所給予每一個人的光與熱。

五、鍾力阿道場的一切，希望能保持原來的狀況，清虛妙境



（攝巡光李）。置佈前殿明清宮明清

的一草一木、坐息時間等均按首席師尊生前一般，大家只當成首席師尊暫時遠程旅行。

六、相信今後，全教同奮在祈禱或靜坐中貫念首任首席師尊的念力會更強，能在貫念中更與師尊的三位一體直接感受，讓大家更有力量！更有智慧！

七、對於首席師尊的證道，以肉身成道的概念來理解更為妥切。孔子以「仁」肉身成道，釋迦牟尼佛以「慈」肉身成道，耶穌基督以「愛」肉身成道，而首席師尊以「信」肉身成道。

此番談話全體同奮感受良深。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今日安排前來鐳力阿道場之教院為高雄市掌院、屏東縣初院、天然堂。而高雄市掌院全體同奮因為準備新教院的完成及弘教活動，更改為八十四年一月一日來瞻仰。

中國電視公司於今日上午前來鐳力阿道場採訪，並訪問李代首席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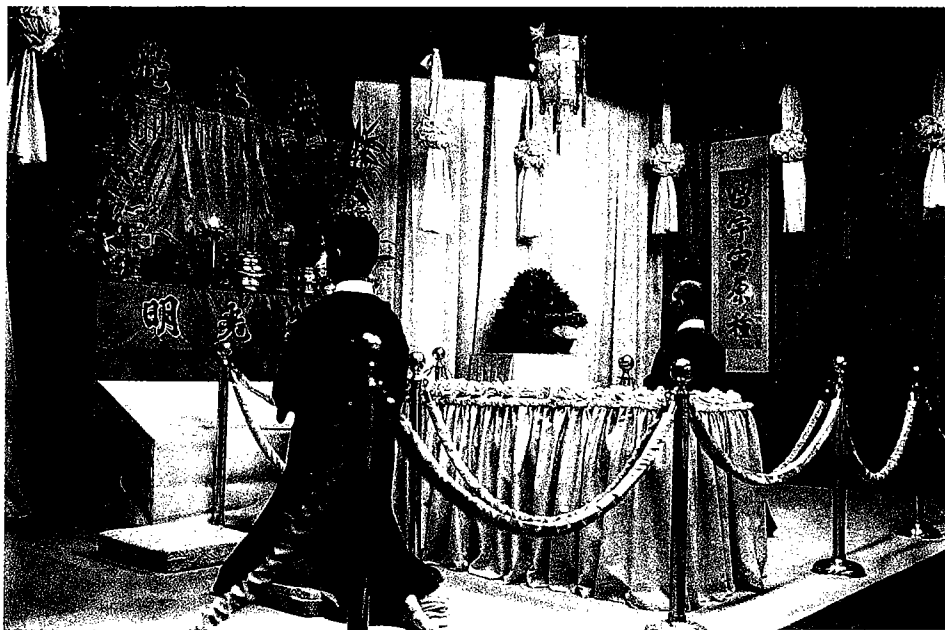
首任首席使者飾終臨安大典委員會於下午二點三十分在天人研究總院院長室召開臨時會議。

台東縣初院、天然堂同奮為參與明日之追思與瞻仰聖容，於今晚午夜即到鐳力阿道場。

元月一日（星期日）

今天是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元旦，鐳力阿道場與往年一樣，於今日上午七點舉行升旗典禮，由李代首席使者主持。鐳力阿道場全體同奮及各地教院來者共一百餘人參加。在升旗禮後，由光超持香爐，全體同奮依首席師尊過去走過的腳印一一走過，希望大家依著首席師尊所建立的本教基礎及組織制度，跟著首席師尊的腳步，為救劫救世救人，為弘揚宇宙真道，為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中華一家及世界和平而努力奮鬥。

今日前來追思及瞻仰之教院計有高雄市掌院、台南市初院、



(攝巡光李)。奮同靈守與堂靈尊師席首

台南縣初院、嘉義縣初院、台東縣初院、彰化縣初院、主院及台灣省掌院等絡繹不絕，約近千人前來。

首席師尊之黃庭碑文亦於今日確定。

元月二日～七日(星期一～星期六)

二日仍為新年假日，同奮個別前來鐳力阿追思與瞻仰者很多，而今日主要的安排為主院及台灣省掌院，共約有五百人左右。

為使前來之同奮更具體與貼切體認首席師尊之精神，規劃小組特於二日將清虛妙境瞻仰聖容前院行禮處的旋和系標誌，改為首席師尊於日本弘教演講時的聖像。

三日為新年連續假日，前來追思和瞻仰同奮絡繹不絕，而今日所安排瞻仰的教院為天極行宮、彰化縣初院、台中縣初院及天安堂等。

四日是集體來鐳力阿道場追思與瞻仰的最後一天，計安排較近的教院有：台中縣初院、彰化縣初院、南投縣初院、雲林縣初院、苗栗縣初院、天甲堂、天安堂、天根堂、天祥堂、天鄉堂、天立堂、天蘭堂等。

四日晚上八點，李代首席使者在天人研究總院二〇三研討室與天人研究學院之同奮座談親和，李代首席使者在聽了所有同學的感受後，談話內容大意為：

一、這是交心的會談，請大家面對首席師尊證道的事實，健全心理，為弘教而奮鬥，為首席師尊辛苦所建立的教基及財團法人的機構而努力。

二、再次說明首席師尊住院期間，盡人事以待天命的經過。以及本教光田醫院的醫師們及醫療小組、治療小組的努力情形。

三、從師尊筆記中學「在功而不居功，在名而不居名，在道而不居道；在功而不居功功成，在名而不居名名成，在道而不居道道成。此乃防身立命之法，急流斯退，功則不匱，明哲者固如是也。天地鬼神世俗環境其奈我何，天地壞而我在，江海竭而我在。」



(攝巡光李)。景內堂法思追恩感尊師席首

存，如斯者則可以跳出五行，逃出環境，此乃大智慧大丈夫爲人之道也。」以及「太虛不拒諸峰插，滄海何妨萬源流」，以及首席師尊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所寫感懷明志：「捨身奮鬥非爲我，學世無爭樂自由，遊遍人間行教化，希賢希聖有何憂。」來勉勵學院的學員，開拓心胸，深究天人。

四、希望全教同奮共同傳承首席師尊的精神，將貫徹首任首席使者成爲本教的心法，共同奮鬥，以薪傳弘教來完成首席師尊所擔負的第三天命。

五、指示於元月八日大殮後，恢復上課及補課。

五日至七日爲自由追思瞻仰日，供輔翼團體及未克參加教院安排之同奮，均可在自由瞻仰期間，自行前來追思與瞻仰。

元月八日（星期日）

今日，原訂於午刻後舉行的大殮禮儀提前於上午七點進行。

鑑力阿道場全體同奮及各地教院趕來參加大殮的同奮，於六點五十分集合整齊，並分別進入清明宮行四跪八叩禮及最後的瞻仰聖容後，分別站立兩旁，準備大殮。

七點整首先恭請本教最高精神領導人坤元輔教上香祭祀，坤元輔教於瞻仰聖容後，並高呼「拯救天下蒼生」先行退下。

在行上香禮及四跪八叩禮後，由李代首席使者宣禮，稱：「謹以至誠之心，至誠之儀，宣告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大殮飾終典禮開始」，全體同奮在誦唸廿字真言聲中，由工作人員完成大殮程序，全體同奮行四跪八叩禮禮成。而李氏家嗣，在大殮飾終典禮完成後，於現場舉行追思禮拜。

一切進行簡單莊嚴，在大殮時，李代首席使者在瞻仰聖容時泣不成聲，也引發了在场的同奮壓抑不住內心的悲傷而哭聲迭起，至哀至情，難以言喻。大殮禮歷時約三十分鐘完成，簡單隆重，莊嚴肅穆。

對首席師尊無限的追思

童光照

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鐳力阿道場燈火通明，籠罩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得訊前來的同奮陸續抵達清虛妙境。二十六日凌晨零時廿分，玄虛鐘響起，參機殿鐘鼓齊鳴，廿字真言一遍復一遍的誦念聲充滿整個道場，在一片祥和肅穆中，一代宗師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證道回歸自然，本教高級教職幹部均隨侍在旁虔心恭送。在全體同奮唱廿字真言聲中，不禁回想起追隨師尊多年接受師尊之教誨，為化延核劫、為宏揚帝教、為廣渡原人、為奠定教基而奮鬥的種種經過。

我在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在台北始院皈宗後，接著參加第四期正宗靜坐，至今已十五年，現在回想歷歷在目，茲記幾則感受較深的事蹟以為懷念。

指點迷津習道應該「一門深入」

一、參加第四期正宗靜坐班期間，因本班人數結訓時僅八位，上課中親近師尊的機會最多，請益受益良多。記得當時我因年輕好奇好道，曾向多位大師習法，特于上課日記中提出，經師尊指點迷津批示：「『大道如夷，而民好徑』，習道應以『一門深入』為要。」從此決心放棄修習其他法門，十幾年來使我在這充滿奇門道法的社會中不被迷惑。

師尊賜我道名「光照」。記得在結訓之前，師尊曾問我「光照」之意義，當時懵懂無知的我無言以對，師尊也未解釋。結訓後奉師命在中部地區籌設道場，協助師尊開辦靜坐班，希望在中部地區廣渡原人，宏揚宇宙大道。由於中部地區道氣旺，在台中辦事處成立三年內同奮人數急速成長，各地教院相繼成立，天極行宮玉靈殿也在七十三年開光，正宗九期靜坐班開訓時，師尊才

明示當年賜予道名「光照」，即希望我能將「上帝之親和光普照中部地區」，以宏揚宇宙大道奠定教基，今日發展之成果早在他胸中。

師尊真是一位先知先覺之宗教家。

兩次賜贈墨寶寓意深長

二、民國七十年（辛酉）冬巡天節前曾賜墨寶一幅：「學道以清靜為宗，以無欲為法，修道以自然為宗，以無為為法，反乎清靜與自然者即違宇宙真道。時在辛酉巡天節，光照勉之。」道盡修道習道之要旨及方法，即為本教之昊天自然無為心法與靜坐之入手方法——「清心寡欲」，我十年來一直奉行不渝。現今回想師尊不愧為得道大宗師，因人施教，直指人心。

三、民國七十一年（壬戌）我家設立家庭親和室時，師尊賜墨寶一對「樂觀奮鬥」「同了三期」，上題光照同奮勉之，落款民國壬戌年冬月涵靜老人。追隨師尊十四年來，深體老人家為化延三期末劫鞏固台灣復興基地廣渡原人，不但在台灣各地且在美國、日本均設立教院，宏大的慈悲胸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其憂國憂民之情操，令人敬佩。諄諄的教誨，總希望同奮能追隨其腳步，共同完成帝教之時代使命共同奮鬥同了三期。

四、十四年前奉師命指派擔任宗哲社台中辦事處籌備工作以來，感於師尊如此高齡，仍一刻不懈的忘我精神，受其感召，化為鞭策自己的力量，願意盡心盡力負責推動教務工作。十四年來一本初衷服務奉獻。

在民國八十一年底巡天節前奉師尊召見告知擬于民國八十二年六月成立極院，極院行政體系秘書長一職，希望由我擔任。當

教訊雜誌社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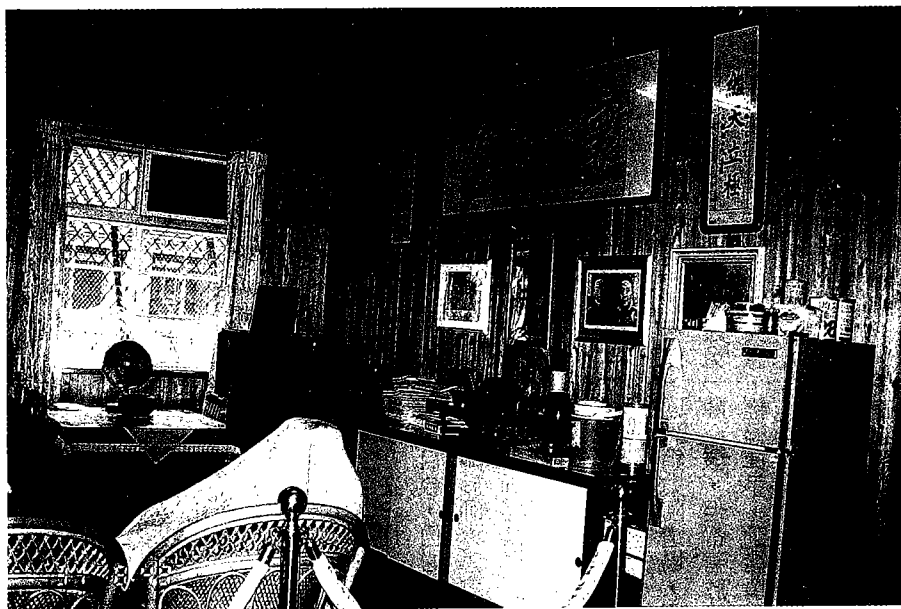
本期教訊為「首席師尊紀念專輯」，在上期教訊中刊有截稿日期，很多同奮沒有注意。加以「師尊節終臨安大典手冊」，也要教訊資訊室協助打字排版，中間排印機又一度故障，真是忙上加忙。儘管這樣，凡是同奮提前寄到而已打好字的稿子，都全部刊上了，篇幅增加到八十頁之多。教訊內部同奮包括緒業、敏悅、敏晨所寫甚至已打好的稿件，全部留在下期刊出。因此，沒有刊出的稿件，都將於下期刊登，諸希諒宥。追思師尊文章下期將繼續刊登，希望儘快投寄。

對於吉日印刷廠幫忙加班印制，不誤時間，並深致感謝之意。

時內心非常惶恐，何德何能，擔任如此崇高之教職，然以天命可畏不可違，師命更難違。尤其看到師尊為拯救天下蒼生及鞏固台灣復興基地的犧牲奉獻，不惜靈肉佈施，承擔兩岸人民共業，捨己救人之精神天人同感，我何其有幸能追隨大智大慧曠世難得之大宗師，為表心跡，特呈報告，願意接受調派任何職務。奉師尊指派擔任極院行政體系第一副秘書長代理秘書長，並破格授予樞機使者之天命。師尊之抬愛與器重，弟子怎能不盡心盡力完成所交付之使命？

宏教工作在原有的基礎上必更能發揚光大

師尊您的精神將永存我們心中，我們深信您仍會在無形中繼續領導我們，帶領全體同奮團結奮鬥，繼續完成天帝教時代使命。各項宏教工作當在原有的基礎上更能發揚光大，為天帝教厚植萬世基業，上帝的真道永世流傳。



全家福 FUJICOLOR

(攝戒光黃)。室客會是也室居起居為無尊師

悼師尊·致同奮·留見證

江光節

一、滿載功果，回歸金闕

天帝教、人間創教奠基主、首任首席使者、李公玉階大宗師、道號涵靜老人、道名極初、學名鼎年，弟子同奮最敬仰的師尊，年三十而許道、行道、辦道歷經六十四寒暑，悠悠歲月，幾許憂患，上壽九十五歲的得道高真，終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零時廿分，遵 天帝詔命，滿載功果歸金闕，長留遺愛在人間，謹恭向師尊致深深的悼念與敬意。

二、弘教壯志，直逼霄漢

九四高齡的師尊，猶自認尙屬少壯，弘教救劫壯志，直逼霄漢。八十二年冬及八十三年春夏，遣得意弟子國際巡迴開導師陸光鵬，隻身前往美國，以天人炁功為先鋒，廣渡原人數百，並擬訂計畫於洛杉磯、舊金山、達拉斯等三大城市，開辦中國正宗靜坐班，而具財力的台灣同奮，承師尊諭旨，慷慨奉獻赴美國弘教美金數十萬元，師尊對諸弟子的奮鬥熱誠，更是欣欣然，決定親自赴美國主持開班弘教。我深知師尊的堅決志向，但我仍向師尊建議：「師尊運籌於無為居之中（注一），弟子弘教於千萬之外，師尊認為好嗎？」師尊立即反應：「我不但去美國，還要去日本。」我無言以對，只有內心在吶喊：壯哉！大無畏的師尊。

（注一、師尊在阿中清虛妙境的居室，名曰無為居）

三、師尊病難，震撼弟子心

師尊於八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啓駕赴美，僅在洛杉磯辦完一期靜坐班，即於七月三十日抱病歸抵台北中正機場。旋即住進台北榮總醫院，檢查結果，發現胃癌，這簡直是大地一聲雷，震撼了全教同奮的心靈，有的同奮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師尊是神，怎會生病？醫師們有無搞錯？有的同奮，則老神在在，信心滿滿，即使是癌，師尊也會以自己的鐳炁大法，祛病自救，何必緊張？只是師尊免不了要受點苦難，令人心疼啊！（關於師尊怎會生病，能不能以鐳炁大法自救的答案，林光持博士醫師同奮已屬文論述，請參閱其大作「師尊的最後一課」第十四段。）

四、熱愛師尊、弟子露真情

八月十三日，師尊拖著一身疲態，回到鐳力阿道場，四十餘同奮列隊恭迎，乍見師尊病容，難免一陣心酸，但都善於掩飾悲痛，笑臉問安，師尊也展露絲絲笑意，輕輕揮手，師徒情感之深，沁人肺腑。

九月四日，樞機、醫療顧問團醫師、教職、同奮、家屬等三十餘人開聯席會議，報告師尊病況，協商如何治療。會議開始，維生主席，以師尊長公子的家屬身分，說明他不主張開刀，也主張暫時善意隱瞞病情，俟適當時機，再據實稟報。

開始討論，自由發言，有的言詞委婉，有的慷慨激昂，形成

兩派主張，不論何種主張，熱愛師尊的情懷則一。

主張不開刀，暫時善意隱瞞病情的理由：認為師尊年事已高，開刀順利與否未卜，即使順利，整個胃袋切除，另以大腸造胃，以後只能吃流質食物，諸多困擾。師尊目前身體虛弱，驟然實告病情，後果難料。以師尊個性，也許不顧一切不願療養，堅持再赴國外弘教，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主張開刀，即時實告病情的理由：目前西藥尚無治癌的良方，開刀是切除病灶的可行手段。師尊對於自己的病情，有知的權利。師尊乃一代大宗師，他的法力，當可根除病魔。也有對於開刀不表意見，只主張實告病情的。

協商會議的結論，是不開刀、暫時隱瞞病情。並上呈師尊一封信，經醫療顧問七位醫師、五位樞機、三位掌教、一位道場主委、一位副秘書長共同簽名。（兼具家屬身分的三位樞機及三位教職，謙虛而不簽名。）

五、上呈師尊的一封信，無限關懷

首席師尊玉公鈞鑒：

鈞座大慈悲願，慷慨靈肉佈施，無畏身心煎熬，固為弟子所欽敬！然 鈞座六月十五日赴美弘教，七月三十日抱病而歸，率為弟子所憂心。第經榮總體檢，確認 鈞座胃部嚴重潰瘍，醫言若不可避免煩勞，充分療養生息，勢將迅速病變，轉化成爲腫瘤，此尤為弟子所震驚。（注二）

謹維 鈞座玉體安危，非僅一家大事，實攸關帝教之興衰榮枯，更為全體同奮與萬性萬靈之希望所寄，因之，弟子集思廣益，謹獻虔誠，祈禱 鈞座鴻福齊天，壽高彭祖，並誠懇鈞座察納弟子區區之意：

- 1、暫息出國弘教之念，安心療養。
- 2、擇吉閉關，調靈調體百日。

3、教政重任，委以樞機與輔教。

4、至於爾後靜坐班之賜道名、法技與點道諸事，則遴選神職代勞，鈞座坐鎮教壇施法加持，當可彰顯法益，同奮當能體諒鈞座之苦心，益加尊敬之忱。

敬謹獻言，若蒙 鈞座俯察，帝教幸甚！全體同奮與萬性萬靈幸甚！肅叩頌鈞安！

師尊看過這封信，以非常慈祥的儀態與平和的語氣說：「謝謝大家對我的關心。」師尊的風采，誠令人折服。

（注二、以憂心，震驚，病變，腫瘤，暗示師尊警惕。）

六、師尊聞病情，坦然置之

九月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九日，師尊閉關療養四十九天後，精神狀態改善，胃癌病況穩定。十一月十三日，樞機、醫療顧問團醫師、教職同奮及家屬等四十餘人，再開聯席會議，確認師尊閉關療養有效，醫療正確。並認為正是向師尊據實稟報病情時機，推舉光持、光侍、光岐、光旨四位醫師、維生、維光、維剛、光節、光照五位樞機代表（光傑、光驚、光光亦在場），向師尊面報，師尊聽了報告，面不改色，安然承受這個事實。十四日上午，維生樞機將會議決議文呈報師尊聖覽，師尊當即手批：「願意安心靜養，靜待天命」，並且口頭表示：「我知道大家對我的好意，謝謝大家。」語雖平常，益感師尊的慈祥親切。

七、上呈師尊的決議文

決議文：

一、首席師尊多年以還，慷慨靈肉佈施，為化延世界核戰毀滅浩劫，拯救天下蒼生；為確保台灣復興基地，保障二千一百萬同胞福祉；為祈求兩岸和平統一，謀求中國之富強康樂；為奠定

人間教基，立帝教永垂不墜大業：此種大宗教家之大慈心大悲願精神，早為天上人間所肯定、所景仰。

二、首席師尊六月十五日赴美弘教，七月三十日抱病而歸，旋即住進台北榮總體檢，診斷為胃部腫瘤，及至八月十三日返回阿中，聖體甚為虛弱，衡諸人情道理，不忍驟然增加首席師尊精神負擔，故未即據實稟告，以俟適當時機，並於九月四日樞機使者暨醫療顧問聯席會議權作如下之處置：

1、簽名上書首席師尊，冠以弟子「憂心、震驚」之詞，暗示提高警覺。

2、提出三點建議：（按、原提四點建議，在此決議文僅提起重要的三點。）

暫息出國弘教之念，安心療養。

擇吉閉關，調靈調體百日。

教政重任委以樞機使者與輔教。

所提書面建議，承首席師尊賜納，已於九月十一日至十月二十九日閉關四十九天，完成第一階段之調靈調體，謹向首席師尊致賀致敬。

三、首席師尊於九月八日閉關前，赴光田醫院作斷層攝影檢查存證，出關後於十一月一日再行複檢，經醫師鑑定，確定病灶並未擴大，病情穩定，精神狀態進步。

因此，會議中以致起立方式作如下之決議：

1、肯定第一階段四十九天閉關之成效。

2、肯定食療、炁療、靈療及自然療法之實際療效。

3、請繼續進行第二階段四十九天閉關。

4、請持續施以食療、炁療、靈療及自然療法。

5、請五位樞機使者及四位醫療顧問代表於今晚八點四十分晉見首席師尊，稟明病狀實情，懇求再次安心閉關療養。

，堅信必然康復。

6、首席師尊第三天命未了，明年台灣將進入關鍵時期，帝教制度尚須繼續確立，在在均仰賴首席師尊領導，以竟全功，懇求首席師尊慈悲，繼續領導我們。但在閉關療養期間，請一切放下，以資病灶早日根除。

7、教政重任請委以樞機使者與輔教。

願
心靜養靜待天命
首尊

八、樞機同奮，緊急措施

十一月台灣地區省市長選情緊張，師尊的愛國情操，尤為高張，憂患意識，日益提昇，疾病纏綿的體質，益見虛弱，甚而恍惚，難以自持。十二月十三日進住光田醫院，雖院方及醫療顧問，極盡救治之能事，病況難以樂觀。

樞機團為緊急措施，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在天極行宮召開兩次緊急會議，廣泛交換意見，獲得若干共識，茲述其重要者如左：

1、祈請師尊回來領導我們，同奮盡人事以待天命。

2、萬一師尊回天覆命，當奉師尊位無形而為帝教最高精神

領導。

3、萬一師尊回天覆命，恭請坤元輔教為本教人間最高精神

領導。

4、萬一師尊回天覆命，一致推舉維生首席樞機暫代理首席

使者職權，領導同奮渡過此非常時期。

5、樞機團應儘速通過樞機使者選舉辦法，在兩年之內，選舉產生樞機使者至二十八人，設立樞機院，依法推選第二任首席使者，提報無形決定，移轉教權，健全法統。

6、修正極院組織規程，恢復以始院為全球弘教中心，組織、人事回歸教網。

7、十二月廿二日聖訓，傳達首任首席使者諭命，光傑、光成位列樞機，謹遵諭命天命。以後樞機使者必須經由選舉產生。

8、對天帝教要有信心，請同奮在各地教院、教堂崗位上努力，持續奮鬥。教務方針以安定為原則，依原計劃進行。

9、師尊曾經諭示，他證道後，裝金身，獨立於鐳力道院，但發現一些技術上的困難：

(1)尚未找到專門行家。

(2)立像必須釘設鋼板支撐。

(3)裝金身，必須於停止呼吸時，抽空體內血液，輸入防腐劑，開刀取出內臟。

(2)(3)兩項恐非師尊所願，留待再研究。

九、領導得人，帝教幸甚

樞機團於十二月廿七日召開臨時會議，決議文之大意如左：

1、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首任首席使者證道，奉上帝詔命返回金闕。並詔命首席樞機使者李維生，以樞機團主席身分，暫代首席使者職務，執掌人間教政。樞機團咸認領導得人，天帝教幸甚，並致敬意。

2、代理首席使者謙恭，主動提議在代理職權期間，採行「合議制」綜理教務。樞機團尊重其意見。代理首席使者並提議設「常務樞機小組」執行教政。樞機團尊重其意見，並推舉「代理首席使者、童光照樞機及江光節樞機」等三人為常務樞機小組成員，以代理首席使者為召集人。

員，以代理首席使者為召集人。

3、坤元輔教，母儀三界，樞機團謹致崇高敬意，並恭請坤元輔教俯允榮任「天帝教人間之最高精神領導」。

4、謹遵諭命天命，敬向光傑、光成二位新任樞機致意。

5、恭葬師尊法體於清虛妙境清明宮後院。恭塑師尊銅像飾金身，獨立於鐳力道院宇宙之家，差強符合師尊「獨立人天上、常存宇宙中」的遺願。

十、把握大局，待展新機

樞機團所做的，也是全體同奮所一致願望的，亦是師尊所囑咐的，把握大局，安定現在，進而依據教綱教規教義，健全組織人事，開拓教政新機。然仍賴全體教職與同奮，貢獻智慧才能與熱誠，共同為教奮鬥，務期於最短期間，有所成就，上慰師尊在天之靈。

十一、點點事實，感人深深

師尊生病及至證道以後，同奮所表現的感人事實，諒必很多，由於我住阿中，瞭解有限，僅就所見所聞，稍加列舉，藉供聰敏的同奮，用作評估帝教氣運之部份參考資料：

1、隨侍師尊左右同奮，備極辛苦，無怨無悔。

2、光田醫院的醫護同奮，盡心盡力，救治師尊。

3、醫療顧問團的醫師同奮，長期悉心維護師尊健康。

4、四位顧問醫師同奮照顧師尊到最後一程。

5、治療小組同奮，為師尊治療輸血（待從同奮亦有輸血的）。

6、各地教院同奮，為師尊祈禱，聲聲願願，感動天人。

7、有的同奮誓願自己減壽十年，換取師尊健康長壽。

8、有的同奮，費盡苦心，覓良方贈藥物。

9、師尊住台北榮總及回阿中休養，雖通告師尊不會客，仍難遏同奮熱誠。

10、師尊住光田醫院，遠地同奮一批批湧來探望師尊。

11、師尊證道，專程前來阿中致敬及瞻仰聖容的同奮三千餘人，其中有的是遠從美國來的光京敏士，加拿大來的敏幼，日本來的日籍光潔、敏專、光忠、緒堅，韓國籍的光漢、光策。

12、很多同奮主動前來參加守靈，參與籌辦飾終事務。

13、八十四年元月八日七時，師尊法體大殮吉辰，前一天就有許多同奮從各地前來，當日清早也有許多同奮趕到參加奠禮者約二百人。

14、尤值得一提的是，是預定八十四年二月十八日開訓的正宗靜坐班，報名並經複談的同奮七百餘人，近日補行報名參加的亦有十數人，絲毫未因師尊的證道而影響。

15、台中初院的一位教長告訴我，師尊證道後，我們初院比以前更加團結。

一二、疾風知勁草，危難見忠貞

寫完前段列舉的十五項事實，精神為之一振，立刻站起來，向東南西北方向各行一鞠躬禮，表示向散居四方的同奮致敬與致謝，感謝大家為偉大的師尊、為正大光明的帝教，所做的、所奉獻的，一切的一切！疾風知勁草，危難見忠貞，我個人堅信，在濟濟忠貞同奮的共同奮鬥下，帝教前途必然光芒四射，師尊在天之靈，必然護佑我們。

願師尊的精神，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八十四年元月八日脫稿於鐳力阿道場，本文未能列舉眾多熱誠同奮的大名，敬致歉意。）



（攝戒光黃）。華無實樸室寢的內居為無尊師

父親回歸自然

父親有教無類，親和力極強，他對國事對教徒對子孫所付出的關懷與愛心，真是太多太大，但是他只求耕耘，不求收穫。在他散發出他最後的光與熱的時候，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他已以獨特的言行與品德，為他的教徒和兒孫留下最好的榜樣與深思。

李維公

每當提到雙親年高九十以上，而且身體健康，朋友們都有不勝羨慕之情。我身居美國，雖不能常與雙親見面，但知二老健朗，深感是我們兒孫的福氣。

父親李公玉階，道名涵靜老人，在一九五〇年代、一九六〇年代，是台灣自立晚報的發行人，他領導民營報紙，爭取台灣省府公報廣告之聯營，對當時所有民營報業都有重要幫助，渡過難關。直到台灣經濟起飛，個個報紙發達起來，父親卻已被迫退出報業。在他十多年主持自立晚報期間，堅信新聞自由與政治民主之重要，厥盡報人言責，他的貢獻，有目共睹，應予肯定。

他曾試圖經商，不旦一事無成，反而虧累不堪。他並非為了私人生活享受而做發財夢，而是為了「創教辦道」的最終理想。

一九七八年父親與母親來美，在紐約遇到了抗戰期間在西北的一位老友彭紹賢先生，兩人相談投機，彭老先生對父親說：「你何必必要擔心沒錢辦道，只要你去辦道，錢自然是會來的！」這幾句話點醒了父親，使他下定決心開始辦道。

一九八〇年，父親在台北重建了中國的一個古老的天道教。在短短的十四個年頭，天帝教發展迅速，成為台灣的一個主要宗教，全省各縣市鄉鎮都設立了教院，信徒眾眾，追隨他為化延核

子戰爭危機，確保台灣安定安全以及中國兩岸和平統一而日夜祈禱。上萬的信徒並追隨他學習正宗靜坐，受惠非淺。

父親在創辦天帝教那年，已經八十高齡，但他精力旺盛，在他點滴經營，全神貫注努力之下，天帝教才有今天擴大和穩固的基礎。去年八月間，他的胃部發現了一個腫瘤，經他四十九天閉關靜養，已受到控制而沒有擴大。但是他長時期的營養不良，和精神體力上的過度耗費，加以他的高齡，使他的肉體無法承受，終於十二月廿六日凌晨零時廿分油盡燈枯，回歸自然，享年九十五歲。

我從紐約時報退休下來，於十二月廿七日趕抵台北，他老人家已早一日離去。雖然知道父親在最後兩週已經不省人事，但臨終時我未能隨侍在側，深感愧疚萬狀。

我在走近南投魚池鄉山中「鐳力阿」——父親的住所前，匍匐跪進，在他老人家遺體床前，親吻了他冰冷的臉頰，欲哭無淚，只能輕聲地對父親說了一陣私話。我凝視父親，他的臉色紅潤，極為安詳，一如他在安睡，他的眼角兩內邊竟各滲出一滴淚水，顯然知道他遠在美國的孩子已經回來。入殮時為他加穿黃袍，他的四肢柔軟而不僵硬，甚覺奇怪。

父親去得多少有些突然，他的健康一直有過於同齡的常人，在他九十大慶的時候，他曾對他的信徒們表示，他有信心再帶領大家奮鬥十年。以他當時的情況，無人表示懷疑。他老人家是一位有天命的人，他常說：「我命由我不由天」，他知道他的何去何從。

我每次回台，特別是最近四、五年來，總是盤旋在他老人家 and 母親的身邊，陪伴與追隨著他們的日常生活起居。父親每天一大早打完坐，六點半便要作例行的散步，他所經的路程，固定地是先下坡，後上坡，再下坡。他雖有隨侍的信徒，但是他總是獨自拄著手杖，腳力穩健，步履輕快，而且上坡一點也不氣喘，一直到一九九三年至九四年上半年都是如此。

我一面陪著他散步，一面跟他聊天，看他輕易自如的神情，內心有著無限的安慰，這是我喜歡追憶他老人家生活起居的一段活動。

父親的生活非常規律，早上散完了步，總要坐在庭院中荷花池上的「自然亭」讀報，先是大體瀏覽，吃過早飯，再仔細閱讀。然後，他在臥室的沙發上小睡十五分鐘到廿分鐘，便要處理教務。下午他還要打坐，傍晚再作散步，他褲帶上戴一個計步表，每天至少要走萬步以上。他午間與晚間的電視新聞必看，晚上九點半之間一定洗澡入寢。

父親從一九八〇年創辦天帝教以來，便一直吃素（雞蛋與牛奶在外），他有自己的廚子，但他從來也不挑揀吃的東西，他因為裝了假牙，吃的東西要煮得很爛，青梗的蔬菜他吃不進。他每頓吃得很少，其不很注重營養。本來他喜歡吃一點甜食，但自從醫生告訴他血醣高以後，甜的也不能吃，他惟一的嗜好也被剝奪。

父親的侍從信徒為他進瓜果及果汁以及牛奶，但是他的醫生說，他基本上的食物營養不足，卻在精神體力上的付出很大，特

別是他在教內主持一期又一期的靜坐班、訓練班，每次都有兩、三百人，有時高達七、八百人。他要講課，他講話的聲音又是那麼宏亮，他對每一個參加靜坐班的人，都要全神照顧地傳授，並要一一地與他們談話。

天帝教的每一個規章制度經典，都是父親親手制訂，全台灣四十多個教院的人事安排和調度，都要他策劃操心。而最使他憂心的，是台灣內部的安定以及兩岸的和平統一。

父親辦道辦得很是吃力，他總是希望他的四個兒子，個個都能參予幫忙。事實上，我們四兄弟中，除了我身在美國以外，都已在為他老人家分勞分憂。我自己也在盡自己能力所長，在國外為父親擔任國際宏教的工作。

父親和母親都是以教為家，他們跟教徒們在一起的時間，要多於與自己的兒孫。我每次回台與父親在一起的時候，所談之事，多半是與教內有關，很少有一些私事，他幾乎是沒有了私。這並不表示他不關心他親人的事，他在台灣和大陸還有手足和親戚，他都給他們適當的照顧。

他對天帝教教徒們的諄諄教誨，是要他們「不求個人福報」。父親說，大家要為全世界、全人類的安危祈禱。他說，如果整個世界安全不保，個人沒有安全的可能。這是很合邏輯的說法，但是那一個人會有這種不自私的胸襟呢？父親雖然強調「不求個人福報」，他對每個教徒都很關心，他把每個教徒都看作是自己的兒女。

父親是一位對上帝有絕對信服的人，也是一位極有使命感的人，他的使命便是要：「傳播天帝真道，維持宇宙和諧」，他常以此勉勵他的教徒和兒孫。

他也是一位極有恆心與毅力的人，七十年來如一日，父親從沒有間斷過「打坐」。他自己知道，他是少數幾個靜坐年資最高，而且功力最深的修道人。他對我說，中國除了他以外，只有在

崑崙山上的地仙道長了。他在靜坐上的修養與功力，也是他能在九十多歲高齡，依然享受到好的健康的原因。

父親有教無類，親和力極強，他對國事對教徒對子孫所付出的關懷與愛心，真是太多太大，但是他只求耕耘，不求收穫。在他散發出他最後的光與熱的時候，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他已以他獨特的言行與品德，為他的教徒和兒孫留下最好的榜樣與深思。

永遠不為自己的師尊

背負著眾生的共業，背負著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共業，背負著每一位弟子的因果業障，又有誰真正了解師尊內心深處的偉大；大家看到的是師尊的慈祥可親，大家欽佩的是師尊修道的歷程，大家嚮往的是師尊的法技，總認為只要師尊在，師尊也永遠會在，要有困難去找師尊，一定能從師尊那兒得到勉勵，只要多聽師尊講話，總會悟出師尊的智慧開示。太多的弟子們冀望由師尊那兒多得到一點，哪怕是一句話、一聲讚賞、一頓訓示、一個點頭，最好是一幅墨寶、一項法技，但是當我們回頭再去時，我們真正的珍惜過師尊所給我們這許多法寶嗎？

在天帝教我最喜歡的就是師尊一再訓勉的「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這兩句話，雖然明知做不到卻將它作為努力的目標。這一年多來有了更多的機會聆聽師尊的教誨，一向不太會與人溝通的我，見到師尊總是說的少聽的多，心裡的打算盡力做好師尊所希望該去做的事，但往往總會因人道上的衝突而打折扣

父親去了，去得比他承諾要停留的時間早了一些，但我們知道他已盡了他的能力，他要回到他來的地方。當許多信徒爭相為他守靈與他接近，當每一個人瞻仰遺容的信徒，表現出他們的哀傷與熱愛，可以知道他老人家有生之年對大家影響的深度，思念及此，我內心真有無限的溫暖與感激。

（一九九五年元月八日於紐澤西）

台灣省掌院陳光灝

，只得時時提醒「不為自己」的師尊精神是否做到了，所能體悟的卻一直都是字面上的意義而已。最近細細回想才發覺「不為自己」實為一偉大的宗教情操，他是無怨的付出、無悔的承擔，他是愛的極限，他是和的原動力，他根本就是我們天帝教教義的濃縮精華。如果當作一個遙遠的目標當然做不到，若從近處著手，不都是隨手就能達成的小事嗎！

祈禱誦誦為的是什麼？確保台灣、兩岸和平統一！
弘教渡人為的是什麼？社會的祥和與安定繁榮！

教職高低為的是什麼？對 上帝的承諾、對教院的責任！
安悅奉獻為的是什麼？天帝的宏揚、教院的茁壯！
性命雙修為的是什麼？自我的精進、同奮的滿足！
出心出力為的是什麼？家人的平安、共享功德！
五門功課為的是什麼？靈格熱準的提昇、濟世救人！

師尊跟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次機緣

李維剛

師尊一生強調「不爲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從他最後一段人生的路程上，可以說已經把這一句話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了。

教訊雜誌社同事敏晨第一次向我邀稿，替教訊第一三二期師尊紀念專輯寫紀念專文時，我完全沒有想到能讓自己安下心來寫稿。可是，每一次我一個人獨處，腦海都會映出過去每一段跟師尊在一起的片段，而且都有一種馬上要記下來的衝動。後來我決定要寫這個题目的追思紀念文，更是一直在想著這篇文章前面一段文字該怎麼樣寫，所以便在清虛妙境參機閣裡利用幾天坐在籐椅上跟三位兄長一起隔屋守靈的時間，斷斷續續地寫完了這一篇短短的追思紀念文章。

在場的人都強忍著悲痛

正如前面所說，我要在這篇文章前面寫上一、兩段文字，來說明我自己悲痛的心情。師尊第一次被推進光田醫院三樓外科加護病房時，我一個人在外面電梯旁痛哭失聲，因為那天十二月廿日下午一點四十幾分，不久前我在六二一病房師尊病榻旁看到醫生看護們替他老人家急救，從垂死邊緣搶救回來時，我便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可是，在以後的四、五天裡，我們每一個人都始終還燃著希望，期盼他能慢慢恢復過來，再復原到他早先的健康情況。師尊二十六日凌晨零時左右證道時，每一個在場的人都強忍著悲痛，沒有哭出聲過，希望他老人家能在平靜安詳的氣氛中離開人世。以後幾天裡，每一個人都像當晚一樣強忍悲痛，忙於他們各自份內的工作，我自己愈來愈明顯的有一種感受，好像覺

得他老人家並沒有離開我們。任何時候我坐在參機閣的籐椅上，都感覺到師尊就活動在一屋之隔他的臥室和起坐間。元旦升旗後，大家循著他平日散步的便道走過時，我一直覺得他老人家跟我們一起走過每一段路。每一次接到他老人家自己和各位上聖高真所轉達的聖訓，就好像聽到他自己在我們面前跟大家講話，彷彿我又回到幾個月前他第一次靈覺閉關期間的日子，重回到那時自己一半平靜一半擔憂的心情。

多體認師尊給我們的榜樣

記得曾經看過很多悲悼親人的文章，都是述說他們如何學到父母親給他們活生生的榜樣，同樣地，很多悼念恩師的文章裡，也都曾提到這樣的鮮明的親身體驗。記得在我擔任首席使者辦公室主任秘書這份隨侍身邊的教職期間，那幾年當中，我深切體驗到師尊他老人家待人的親切寬容，以及處事的嚴謹認真，真可以說是我們幾乎無法從任何一個凡人身上所能找到，他那種每天全天候十幾個小時投入工作的精神，更是沒有一個人所能做得到。我相信每一個跟他接近過的家人和同奮都會有這種同樣的感受，祇是我們每一個人到底能真正體驗到什麼程度，更能夠學習得到多少程度。現在我祇希望自己能今後能利用更多的時間，來追想這多年以來隨侍他老人家左右的往事，多體認他所給我的榜樣，同時，我也希望我能學到一部份的榜樣，而且我的下一代也因能

學到一部份的榜樣。

以下便是我匆匆追憶到師尊他老人家最後一次跟我們結緣的片段，也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同奮能寫下我所遺忘的那些最後結緣的片段。

最後一次正式閉關

師尊六、七月間從美國宏教回來以後，曾經先後有兩次靈覺養病閉關，但最後一次正式閉關是他赴美以前的四十九天閉關。記得他那次花了許多時間替每一位樞機使者、開導師、各教院重要教職和最親近的侍從人員都寫了墨寶，他並囑咐替每一位所寫的墨寶都裱裝好鏡框，並且在出關後的第一次極院擴大工作會報開會那天，陳列在鑑力阿天人研究總院大同堂前面，事後想一想豈非是異乎尋常之事？這也顯示他老人家對每一位最接近的人所表現的特別關懷。

最後一期靜坐班

師尊第一次靈覺閉關後，他特別排除萬難，舉辦第八期日本特訓班，也是日本班人數最多、效果最好的一期。我在最後一天的上午，前來鑑力阿參加極院每月舉行的工作協調會報時，一直聽到師尊在大同堂裡開朗的講話聲音，一如他平日在天極行宮正宗靜坐班授課一樣，我們開完會以後，他老人家也講完課，由光超和光戒兩位攙扶走回清虛妙境，我正好看到他疲憊不堪的神態，讓我嚇了一跳，他幾乎已無法自己舉步，我聽到他對陪在旁邊的光照樞機說：「他們大家這樣老遠從日本趕來，我怎麼能馬虎呢？否則，我怎麼對得起他們！」

最後一次合影

一般同奮都能體會平日師尊最不關心的是他個人自身的事，所以，當我們家人問起他老人家，今年師尊師母結婚七十週年白

金婚紀念日是否要有所舉動時，他當下一口便拒絕了。其實，我們真正的用意是要想提振他那一陣一直很低沉的心情，殊不知我們在十一月十三日第二次樞機團臨時緊急會議，決定當晚把師尊真正的病情告訴他，大家齊聚在他的起坐間裡，告知了他真實的病況。接著再提起第二天要舉行一項簡單的白金婚紀念典禮，他老人家竟然也就欣然同意，第二天下午紀念典禮後，他們兩位穿著七十年前結婚大典的禮服，曾經跟每一位在場的同奮和家人合影留念。那天一直到最後一位拍完以後，他仍坐在原地一段時間，對一向不喜歡合照留念的師尊何嘗不是例外呢？

最後一次親自主持的會議

在第二次靈覺閉關期間，師尊臨時動念要召開一次開導師臨時會議，由他自己親自主持，幾乎整個會議全程參與。在全體教職當中，師尊最關心的是實際上代表他個人在各級教院，負責同奮教化工作的開導師，因而他覺得最需要一再殷切叮嚀的也是這些重要的神職幹部。可惜，那次師尊所講的話不巧祇錄了一半，另外一半卻完全聽不清楚。

最後一次批閱的公文

根據參機室的記錄，師尊最後一件親批的公文是最近一次開導師人事調動的公文，也是他對教內人事佈局的最後安排。由於體力虛弱，他祇聽機要人員向他朗讀公文內容，大體上覺得都照原先預定名單來安排，也就在公文上簽名同意了。等到打字行文以後，師尊偶然間再翻到內務院人事組的人事命令時，才發現其中有一、兩位並非他原先的安排，正如他後來對自己三度在臥室和起坐間跌交一樣，他對於自己竟然這樣力不從心，覺得很氣惱，也可見突然間他的體力精神有了急劇轉變，連他自己也沒有料到竟會來得如此的迅速和突然！

最後一次天人會談

師尊病情惡化的前一個週末，那是十二月九日星期五下午，師尊進行了他在世間最後一次天人會談。第二天是星期六晚上，我來到鐳力阿在他起坐間書桌上看到那次天人會談的記錄，除了這次省市長選舉外，全部都是討論他先後花了一兩個星期所寫一封尚未發出的信，我奇怪的是他最後一次天人會談竟然隻字未提到他自己的病況，可見他最後關心的仍祇是台灣的前途。

最後一次與同奮進餐

十二月十一日全天，我跟師尊一起吃早、中、晚三餐。那天早餐，我跟他老人家單獨一起吃，他異常地幾乎祇吃了幾口稀飯，便放下了筷子。中午，林光持醫師夫婦，循例進來替他看病，也像最後幾週一樣，跟師尊一起吃中飯，他仍跟早上一樣祇動了幾筷，根本沒有動他面前的大半碗米飯，光持一再勸師尊多吃點，最後祇得半賭氣半開玩笑地說：「師尊，您以前說自己是飯桶，可以祇吃飯不怎麼吃菜，您看我也是飯桶，我不但可以吃三碗飯，而且能把幾盤菜都吃下去。」他把三盤菜一掃而光，並示意我和敏敏各負責另外兩盤，師尊一直以既羨慕又無奈的表情看著我們，最後，光臥端上四盤切成一塊一塊的哈密瓜，師尊仍勉強吃了一小塊，把他盤裡十幾小塊分給我們三個人。當天晚上，我和師母跟他一起吃晚飯時，記得他祇吃了兩、三口，便逕自坐回到長藤椅上。

最後一次會客

師尊十二月十一日夜晚九時卅分，在鐳力阿接見了最後一位訪客同奮趙玲玲教授。趙玲玲同奮和夫婿是在當天中午開車跟大陸名氣功師李建軍到新竹一處盛產七彩土的山上，掘出三塊七彩石，因為沿途一直大塞車，直到九點多才趕到鐳力阿道場。師尊

本來在臥室躺著準備要著衣出來，但已力不從心無法很快穿好衣服。這時他們已由光傑、光中兩位陪同到內屋，師尊當時還問起許歷農主委的健康情形，並特別表示，下一次到台北要去看他。除了這一段極短暫的談話外，師尊已沒有精神再往下講，可是，他仍一再叮嚀光傑要替他們兩位安排住宿。後來他們兩位在外面起坐間陪師母看金馬獎頒獎典禮實況現場轉播時，師尊特別又起來由光超扶他出來小坐，還再度問起他們的住宿情形，也由此可見師尊任何時間都由衷對每一位同奮關懷備至。

最後一次散步

師尊最後一次散步是在光田醫院後樓六樓病房，坐著輪椅在走廊匆匆地推著走了一圈。那天十二月十九日，當天下午三、四點，我們大家期望師尊第二次爲了完成再一次核磁共振而注射安眠劑和鎮靜劑的藥效過後，能夠完全清醒過來，但是出乎意外的是他老人家清醒程度實在太不理想。記得第一次注射清醒後，還替他老人家刮了鬍子，再在外面走廊的木靠椅上勉強坐了一會功夫，這次，卻一直閉著眼睛躺在病床上，經過一番勸說後，才同意這樣坐輪椅在外面散步，從此再也沒有從病床上起來過了。不到廿小時以後，第二天下午一點四十分，他便在病床上停止呼吸，經過急救送進加護病房。

最後一張遺書

早先，師尊住進光田醫院的第一週裡，他曾在病榻上，當著維生樞機面前，要來一張病歷紙，便在上面用原子筆還很清楚地寫了四個字：「中華一家」。這也就是他老人家從鐳力阿到光田醫院一直心心念念的一樁事——兩岸和平統一。

最後一句遺言

大約再隔一、兩天，師尊特別再在病榻上喊來維生樞機，要

他俯耳過來他的枕邊，清晰地說：「快！快回去鑑力阿稟告兩位聖師祖：大陸廣播電台和台灣廣播電台都在播報兩岸和平統一的消息。」我一直相信師尊可以得到未來發生的事，我自己有過親身的經驗。有一次他老人家提到一件我個人的事，當時毫無一點跡象，但在兩、三年後卻完全不錯的發生。我聽到維生樞機講起這件事，特別這是師尊在病榻上所講最完整的一句話，我對這句預言有充分的信念。記得師尊十二月十三日住進光田醫院到廿日轉入加護病房，我差不多都隨侍在側，因為他放下了自己假牙，再加上身體虛弱，根本講不清楚一句話，他這句最後遺言卻講得那樣的清楚，還有什麼可以置疑的呢？

十二月廿二日文略導師轉述師尊一段話，師尊一直請求 天帝同意他兩項願力：一願以此軀殼來化解明年（一九九五）兩岸的緊張情勢，力保台灣二千一百萬同胞的生命財產的安危；二願能用自己的軀殼生命，換取提前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和平曙光。從以上的敘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出師尊當時已清楚體認到天帝會同意他的請命，他也願意承受一切精神肉體上的煎熬和痛苦。但另外他心心念念的還有天帝教今後宏教的前途以及對每一位同奮的關愛。師尊一生強調，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從他最後一段人生的路程上可以說已經把這一句話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了。

懷恩師

徐光陽

聞師返金闕，宇宙家中坐。
無來亦無去，常在我心中。



全家福 FUJICOLOR

（攝戒光黃）。旁之榻臥尊師跪長子公位四的尊師

身懷萬千功果晉金闕 大師長留遺愛在人間 天命未了身先回天惟冀弟子繼起遺願

太虛子：

南天門之仙吏早已排班就位，恭迎首席證道回天，救護軍駛入鐳力阿道場那一刻，首席內心情緒錯綜複雜，在這天曹寶地修真多年，一切是那麼熟悉，往日情景一幕幕顯現，大同堂上諄諄闡教，自然亭裡講道論德，無為居中運籌教政，逍遙廳內瀟灑揮毫，環山步道信步慢行，阿中生活的點點滴滴，予首席情感深深，天命未了身先回天，惟冀弟子繼起遺願。二位文武首席隨護本靈，以免首席悲傷過度而損傷靈體。

即將歸晉金闕時刻，無形仙吏排班，自南天門起至鐳力阿道場清虛妙境，有一道金光罩，直照首席肉身，靜待首席作最後決定。適於子時，首席法駕，終在平靜中，謹遵 天帝詔命，安然證道。

吾等讚曰：身懷萬千功果晉金闕，大師長留遺愛在人間。

（甲戌年十一月廿四日子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侍筆：敏原）

無始古佛：

首席謂：「今日 上帝詔命已至，本席至此已無所求了，本席因未能完成第三天命感到遺憾，但本席也願意將自身肉體僅存的微薄生命，換取明年中共不以武力犯台的局勢，切盼諸弟子同奮，積極奮鬥，早日達到兩岸和平統一的理想目標，完成吾之第

三天命。

雖然本席今後無法在人間繼續帶領同奮，但本席仍然在無形以精神領導同奮，與全教同奮合力創造天人共同奮鬥的顯化奇蹟，同奮要有信心，天帝教未來的發展，一定可以弘揚於海內，普化於全球。

本席今日因初度靈肉完全分離，靈體方面需要加以溫養，在此不再多言，盼同奮能再度與本席高呼：「教主 我願奮鬥！教主 我願奮鬥！教主 我願奮鬥！」。

目前首席之靈體需要多加溫養，不宜過度耗損，吾等今後將會陸續代首席轉達所欲交付之訊息，望同奮切記首席之精神時時與同奮同在。

（甲戌年十一月廿四日子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侍筆：敏接）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首席法身入殮完畢，首席安心返回清虛宮養靈，託吾代轉：感謝所有參與入殮儀式之同奮。尤其是對光籌同奮負責盡職，尤感欣慰，並勉阿中全體同奮，創造鐳力阿精神，為全教同奮楷模，再接再厲，奮鬥不懈。

（甲戌年十一月廿五日酉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七日侍筆：敏原）

首席師尊

自十二月十八日起
至十二月廿五日止 靈療聖訓專輯

以嶄新面貌因應教政是當務之急

崇揚首席救劫救世理念造福人群 確實達到帝教普化全球重整人心

甲、

先天一炁戡然子：

首席目前之身體狀況仍在醫療群醫師悉心照護治療中，唯鎗力前鋒受命前往聖宮接受特殊調治，回來後，頓覺已和首席肉體產生不甚協調現象，依醫療群醫師診斷，此種現象可能延續一三天，必須待肉身殘留之麻醉劑、顯影劑藥力完全消除後，方能恢復，因此首席這數日內會有異常不安現象。

（甲戌年十一月十六日辰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侍筆：敏原）

太虛子：

無形二位文、武首席，深受駐人間首席本靈感動，前來聖宮請命，謂：駐人間首席本靈想要回天。正當此時，駐人間首席突覺人生無常，終生謹遵天命，服從師命，救國救劫救人，正期推動國際弘教與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之際，豈料身受病累，肉體苦痛，何不回天以無形顯應有形，因此而有回天之衝動。

聖宮緊急會議，決定暫時平息首席本靈激動之情緒，待情緒

恢復平靜後，若首席決意回天，吾等亦有了萬全之準備。

天帝教濟濟同奮，汝等將來之使命，除了積極繼續闡揚 天帝垂教之真諦外，更要崇揚首席救劫、救世之理念，造福人群，普渡眾生。

此刻此言，或許太早，但吾建議樞機團要有共識，未來「天帝教」要以嶄新面貌因應教政之施為，此才是當務之急，更要確實達到天帝教普化全球，重整人心，才不辜負駐人間首席一生為天帝教所奠之教基，與所下之苦心啊！

（甲戌年十一月十七日卯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侍筆：敏原）

太虛子：

駐人間首席本靈，不堪肉體倍受折磨，於是執意回天，但無形二位文武首席不敢草率將事，雙方有所堅持，三位一體之靈體出現初步不甚協調，連帶使肉體亦受波及，此刻首席本靈正接受吾和玄玄上帝特殊保護及教導，相信觀念上會有新的體悟和體認。

但吾真正所擔心乃肉體問題，肉體畢竟是有形之人身肉體，

終究要毀壞滅亡，此時首席乃「靈體強肉體弱」，若再加上意志消沈，恐將有意外發生，此時人間若針對肉體採取任何措施，以減少首席心理壓力為原則，各種情況應直接告訴維生首席樞機。

（甲戌年十一月十八日未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侍筆：敏原）

玄玄上帝：

正逢天帝教復興十四週年復興節將屆，首席原執意於今晚子時回天請命，經吾與太虛子之開導，暫時打消證道念頭，唯今吾等擔心此時靈體強肉體弱，靈體牽動肉體，一旦肉體不堪負荷，將加速離去之時間。因此，此刻無形中正全力調節靈肉之共振功能，預防種種不測，而人間醫療群醫師，從今日起三天內進入緊急狀態，以能迅速救援才是。

今午二位文武首席護駕首席本靈，直奔清虛上宮，上奏聖宮，謂：首席肉體已不堪負荷，不願留世拖累弟子，願回天請命，祈求「聖駕成全」。經吾和太虛子給予一番開導、啓示，此刻情緒已漸平穩，吾今要首席之四位公子和吾等配合，投射「首席此刻仍不宜證道」之念力，待人間一切安排就序，首席若再度請命回天，吾等一定成全。

今日首席本靈一舉到達清虛上宮，吾等措手不及，首席鐺炁真身往來諸天本是易如反掌，因此，南天門尚來不及應變，本靈已直上清虛了！

（甲戌年十一月十八日酉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侍筆：敏原）

金闕李特首相：

奉 天帝御旨頒詔：

李卿極初歸天心切，諸上聖慈悲，憐卿倒裝人間，為救劫救世救人而歷盡滄桑，迭經苦難，今肉體將毀，不忍李卿徒留人間，再受折磨，聯名上奏，呈請朕決！

朕秉聖母慈悲之德，當下詔命，但念李卿天命未了，使命未完，此刻回天，仍須再倒裝下凡，力挽狂瀾，爾卿慎思。

咨爾李卿 克配天心
闡揚帝德 天人常親
建教奠基 功業殊深
承道承德 繼開太平
兢兢業業 矢忠矢勤
堅其百忍 了爾天命
造物大公 天清地寧
締造康同 萬方同欽
欽哉此詔

右詔李卿極初

並詔告聯名上奏諸上聖，齊心共助李卿旋乾轉坤，靈肉早日合體康復，乃生靈之幸！

（甲戌年十一月十九日午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一日侍筆：敏原）

先天一炁戡然子：

今日午刻至晚上子時乃天上無形醫療群之重要措施，此一階段會有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現象，甚而再度導致呼吸停止，因此請人間醫療群全力配合，進入緊急狀態。但亦有可能安靜如常，表示靈肉之間共振波幅差異縮小。

（甲戌年十一月二十日辰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二日侍筆：敏原）

先天一炁戡然子：

傳佈今日午刻後注意事項：

一、自午刻起婉謝同奮、親友進入加護病房探望首席，請侍從嚴格執行，以利無形中貫氣作業。
二、首席此刻靈肉合體會有多異象，一旦稍有清醒必定痛苦

不堪，因為靈體離開肉體時毫無束縛，此刻稍有合體渾身便不自在，諸侍從及治療人員當有心理準備，以因應突如其來之狀況。

三、首席此刻魂識稍有知覺，不要干擾，不宜驚動，同奮、親友前來探望，固屬一片關心與孝心，但一旦情緒失控，必然影響首席安寧，所以婉謝探望。

四、有關坤元輔教之身體狀況，仍應留意照拂，舒解其情緒，只要保持能吃能睡當無大礙！

五、除首席隨侍人員及醫療組成員、治療組成員外，均婉謝探望，以免驚擾首席靈識，妨礙吾等無形中之作業。

（甲戌年十一月二十日巳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二日侍筆：敏原）

先天一炁默然子：

昨日合體之作業並無預期中之順利。按照無形中之作業，昨日初次合靈頗為順利，但是因為靈、體之間，一時尚難適應，因此今日繼續嘗試合靈，所有同奮應對首席有信心，首席此刻心境乃迫切想返人間，徒奈合體產生障礙，無形中正全力以赴，共同完成首席之心願，昨日傳佈注意事項，必須一律遵守，以免有誤。

（甲戌年十一月廿一日卯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三日侍筆：敏原）

張仲景：

吾等天醫群雖為首席今日靈、肉合體的現象感到憂心，但並未放棄繼續靈炁加持，甚至認為目前仍不宜就此放棄搶救肉體復健的微弱生機。

一般而言，凡夫礙於本身的靈體能量較微弱，一旦合體不成，對肉體所帶來的損傷也不造成嚴重障礙。然而，吾等發現：首席心中愈是急，靈體所貯存的能量釋放即相形增加，肉體即無法承受，伴隨著各器官功能上的頻頻障礙，嚴重者立刻出現心跳

停止、呼吸停止等現象，此種過渡性的功能障礙與傷害甚難避免，實有賴於人間醫療群的全力關注與搶救。

吾等認為：即日起依然會再度發生心跳停止、呼吸停止與各器官功能衰退的意外事件，吾等建議首席的靈炁調養階段仍然是以維持目前的現況較為理想，一旦首席的肉體生命指數節節下落，同時人間的醫療群已無法搶救時，吾等也一定會全力護持首席的肉體生命於阿中證道無誤。

（甲戌年十一月廿二日戌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四日侍筆：敏接）

先天一炁默然子：

針對首席今日合靈一案作一說明：

目前首席靈識已回復三分之二，餘三分之一再度合體時，仍會導至呼吸停止、心臟停止，但只要人間醫療群全力配合應可渡過難關。

首席目前肉體狀況，因靈體強肉體弱，因此肉體會產生心律不整、呼吸急促，人間必須沈著冷靜，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

（甲戌年十一月廿二日戌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四日侍筆：敏原）

華陀：

目前首席於靈、肉間的配合狀況已逐漸回復，子刻後治療小組、醫療小組之人員安排與調動，已可恢復原有的輪值情況。

在此非常時期中，無形中全力守護首席，避免可能發生的各種突發狀況，除非首席自動放棄向自己靈、肉合體奮鬥的信念，否則吾等天醫群是不會有任何猶豫與退縮。

（甲戌年十一月廿三日子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侍筆：敏接）

先天一炁默然子：

有關首席此刻靈肉反應，吾作以下說明：

一、因為靈體強肉體弱，靈體牽動肉體，造成肉體機能受挫而產生併發症，必須花費一些時間方能完全排除所有併發症，調節肉體機能正常運作。

二、靈肉之間一旦共振步調互相調節，手腳會有反應，體溫亦會回升，心跳及血壓亦趨於穩定，但一旦肉體開始有知覺反應，神智會痛苦不堪，一旦煎熬過此一階段，肉體經靈體調適，由虛弱轉強，間接適應能力也就加強了。

三、依照目前整個靈肉反應觀察，若生命指數繼續保持穩定狀態，應該不會有意外滋生，若生命指數有下跌反應，表示靈、肉之間失調，人間醫療群就應該提高警覺做應變措施。

(甲戌年十一月廿三日午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侍筆：敘原)

先天一炁戡然子：

吾等發現幾種現象提供人間參考：

一、因鐳力前鋒已經受聖宮特別調教，以「封靈遏止病魔」，此刻進一步等待封靈之運作。

二、靈肉調節時期，靈識非常敏感，尤怕干擾，因此儘量不要驚擾首席。

三、原本合靈進度以二十四小時為限，因肉體異常衰弱，安靈過程必須特別小心，以免對肉體造成任何意外。

四、所有併發症中以心律不整最難掌控，雖然首席心臟功能一直很好，但合靈給心臟帶來強大震撼，擔心心臟難以負荷，因此吾等盡力調節肉體功能，以利正常調節運作。

(甲戌年十一月廿三日未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侍筆：敘原)

先天一炁戡然子：

胃部出血乃所料未及，表示肉體機能對於靈體有強烈加速之

反應，此時肉體虛弱，天藥不能直接加持，恐給肉體帶來負擔，釀成意外，因此若施照金光過長，恐怕加速胃部機能快速反應，衍生其他併發症。此刻肉體非常衰弱，體內任何一個機能都必須妥善處置和留神。

請人間醫療群全力配合吾等作業，盡最大能力達成輸血救援。

(甲戌年十一月廿三日酉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侍筆：敘原)

先天一炁戡然子：

關於首席提早回歸自然一案，吾有必要作一說明：

一、首席閉關期間，於十二月十三日離鐳力阿道場前往光田醫院，作醫療措施，然首席在光田醫院期間，雖經無形天醫與人間醫療群醫師全力救治，奈何肉體機能已不聽使喚，致使首席提早於甲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子時，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零時二十分，回歸自然，駕返金闕繳旨覆命。

二、自天帝教於人間復興，首席全心全力顯化道法，不惜靈肉佈施，救國救劫救人，以致本身靈力體力消耗過甚，當疾病侵襲之時，已乏抗病能力。

三、按首席之大慈悲願，乃以己身擔負天下蒼生之罪業，求仁得仁。首席倒裝凡塵，於一九四〇年代曾坐鎮華山，挽救中國之危亡，於一九八〇年代曾祈禱化延核戰毀滅浩劫，於數十年間救人無數，今奉詔返回金闕，可謂實至名歸。

至於首席心心念念未了之天命，諸同奮宜當同心協力，早日促其實現，告慰首席。

四、吾為此次無形醫療群統帥，不能完成天人共同期望，甚為抱憾，然人間醫療群諸君，已盡最大努力，為救治首席所表現之犧牲精神，天上人間同敬佩。

(甲戌年十一月廿四日申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侍筆：敘原)

師尊幾度請求聖宮兩位聖師祖表示意願

以此軀殼化解明年兩岸緊張情勢 用己生命換取中國和平統一契機

乙、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一、首席因靈、肉間之配合差異極大，三天之內仍有再度停止呼吸的可能。此點盼醫療小組人員能多加留意，以維護首席於肉體上的基礎生命，亦盼蒸療小組人員於蒸療的同時能貫念首席容貌，祝禱首席之靈體能平安返回肉體，以助益首席靈、肉間的順利契合。

二、有關發動二十四小時緊急誦誥一案，宇宙監經大天尊企盼同奮能齊心為祈禱首席早日恢復健康而奮鬥！再奮鬥！

（甲戌年十一月十九日辰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一日侍筆：敏接）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一、首席之靈體於清虛宮中養靈，無形中天醫群等亦勤加留意，吾等雖不刻意強留首席於人間繼續完成天命，但首席如有繼續留駐人間奮鬥之念，吾等全力配合。

二、對於智忠夫人身、心、靈之調適，在此亦盼同奮能多加照應與留意。

（甲戌年十一月二十日辰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二日侍筆：敏接）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首席嘆息道：「吾一生做事奉公守法，從來不貪求分外之財，自民國十九年皈依蕭教主後，即發願效忠 上帝，一生為天命奮鬥，無所怨尤，心中更是發下靈、肉佈施的大願，期能以此挽救蒼生倖免於浩劫，至今為止，吾敢說：這一生中已經做到了『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如今最放不下的心願仍然是兩岸和平統一問題，如明年總統大選期間，台獨意識與活動公開提出，難保中共不以此武力犯台，由於此種種危機，吾才幾度請求聖宮兩位聖師祖：一、願以此軀殼來化解明年兩岸的緊張情勢，力保台灣二千一百萬同胞生命財產的安危。二、願能用自己的生命換取提前實現中國和平統一的契機。」

今日見許多同奮為吾臭皮囊的去、留問題煩憂、傷心，吾皆一一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在此吾不得不說：吾即使離去，但只要大家心連心，放下個人成見，一切行動方案均依照「教綱」指示，一切弘教目標都以「教義」為基準，將來天帝教一定可以完成吾之第三天命，同時可以將 天帝真道的精神發揚光大，普化全球，吾有信心，同奮也該要有信心，這樣天上人間的配合才能連成一氣，共為 上帝的教化奮鬥！再奮鬥！

（甲戌年十一月二十日未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二日侍筆：敏接）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有關二十四小時誦誥祈福一案，吾等會商決議如下：

一、二十三日酉刻起停止二十四小時全天候誦誥，改以四正時即子、午、卯、酉四時集體加誦皇誥一百聲的誦誥方式施行之，同奮可自由參加。

另規定每日中午（十二時），各同奮可於工作崗位及個人生活環境中，依個人祈禱方式默誦三遍廿字真言後，默祝心願迴向為首席祈福。

二、二十三日酉刻後各級教院、堂即可漸行恢復弘教活動，除照顧首席之侍從組、醫療小組、炁療小組、樞機團、天機組以及相關單位外，其餘各單位與部分活動可恢復往常作業，以不致影響本教對外弘教工作之推動。

（甲戌年十一月二十日酉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二日侍筆：敏接）

首席行政特使：

奉首席諭示：

全省各級教院、堂為本席七十二小時持續虔誠誦誥迴向。本席深受感動，但本席一生不為一己之私設想，總希望能拯救天下蒼生齊回金盤。今各級教院、堂因誦誥活動而停止應進行之原有弘教工作，實非本席之所願，盼儘速回復原有弘教活動，以利原人廣渡。

（甲戌年十一月廿一日辰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三日侍筆：敏原）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一、首席之靈體與肉體配合，目前正處於穩定狀態，但要恢復原有的清醒神智，尚需一段調適，首席想儘速返回阿中養靈，無形中於靈炁上的配合較能連貫通暢，但吾等認為此事仍需醫療小組之觀察。

二、有關智忠夫人之身心健康問題，吾等認為仍需多加照應，儘量避免智忠夫人去探望首席，以減輕雙方的靈、肉負擔。
（甲戌年十一月廿一日辰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三日侍筆：敏接）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首席靈體與肉體之配合現象雖較昨晚（廿三日子刻）順暢，但於肉體機能的活動上，由於久未與靈體契合，不易適應之故，自然會出現目前機體功能衰竭的現象，此種現象一旦擴大，吾等亦擔心首席之靈、肉是能夠繼續合體！

據首席親述以及智忠夫人之要求，盼醫療小組等能盡全力幫助首席完成急速返回阿中之願望，即使會有意外發生，首席寧願歸證於阿中，不願意待在病房中離開人間，此點盼醫療小組之同奮能盡力配合完成其心願。

吾等認為：首席回阿中之心切，同奮應可理解，目前最要緊之事，除密切留意首席肉體的機能情況外，靈體的意願亦必須重視，務必做到圓滿，才不致有所遺憾。

（甲戌年十一月廿一日未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三日侍筆：敏接）

一炁宗主：

首席靈體返回肉體時，鐳光四射，無形中引來龐大之求超靈，首席不忍鐳光損傷無辜，反將鐳光佈施，吾奉命前來掃蕩，以免首席靈光透支，妨礙合體進度。

此時希望同奮配合於光田醫院親和室誦廿字真言十萬聲以相應，方便處置此批求超靈。眼見求超靈蜂擁而至，誦廿字真言或廿字真經，最大用意是在化解鬼魂之間怨氣，破除貪、瞋、痴等習性，吾等方能依靈質而給予歸屬，此事迫於眉睫，人間迅速辦理，以免誤了首席合靈之進度！

（甲戌年十一月廿一日未時八十三三年十二月廿三日侍筆：敏原）

一炁宗主：

蜂擁而至之十億求超陰靈目前已全部引渡，除得濟佛祖及觀音大士相助外，更得清涼聖母凡體大顯神通，不愧人間陰超陽薦之傳承者，濟佛祖及觀音大士直誇當年吾慧眼識巾幗，坤元輔教道基深厚，克盡本職，令吾等開了眼界。

為避免此種事端再發生，無形中對於首席本靈加派護法護持，避免本靈再度透支靈力。

（甲戌年十一月廿二日申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四日侍筆：敏原）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一、首席原訂閉關期限即將屆滿，然以首席目前靈、肉配合狀況觀之，仍需繼續養靈、調體，因此吾等希望人間能繼續以閉關方式養靈。

二、樞機團會商有關遴選下一任首席使者或推舉首席樞機使者暫行代理首席使者權掌教政之方案，吾等為慎重起見，盼樞機團能將會議決議案件呈上光殿，由吾等再轉呈金闕鑒核，以維持本教道統與天命的承續。

（甲戌年十一月廿二日辰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四日侍筆：敏接）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首席指示：如第四度閉關調養，時間應為一百天，如百日內仍無法恢復靈體支配肉體的正常功能，本席便決定放棄與這具皮囊合體奮鬥的念頭，屆時即使臭皮囊的機能仍然存活，本席的靈體也不願意再度與之合體。

因此，在這關鍵時刻，本席企盼全教同奮能秉持一心一德，發揮群體的奮鬥精神，攜手渡過天帝教的非常時期，本席相信同

奮只要能堅定道心，堅守個人工作崗位，並信心不惑地真誠效忠上帝，一心為挽救三期浩劫的使命奮鬥，為完成天極行宮三項特定任務與目標奮鬥，這種同奮一定可以感動天心，得到無形中的護佑與加持。此點希望各位同奮都能細加體會，切莫再為本席的去、留問題煩憂及困惑而徒生枝節。

（甲戌年十一月廿二日午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四日侍筆：敏接）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一、首席此次第三度閉關的最後階段，無形中的靈、炁運轉上將較前六週來得困難，而目前首席於肉體機能上又頻頻出現障礙，吾等在此先行通知以防範未然。

二、首席在此階段中，由於靈體並未完全與肉體契合，因此首席的靈體往返於無形、有形之間，甚至與同奮親和交感，表達出心中急於返回阿中之心願，實屬自然現象。

吾等對於首席此種急急賦歸的情緒反應，並非無動於衷，並非不知體諒，但由於天醫群寧遭受天譴之責，也要盡全力搶救首席已呈現衰竭的肉體生命，其等為顧全大局而無怨無悔之態度，以及人間醫療小組全力配合的敬業精神，實已達到無形、有形間同步配合與運作上的應有熱準，吾等在此也不便強加以勸阻，當然，吾等知首席此時此刻正處於靈、肉極度煎熬的痛楚中，因此吾等對於首席去、留問題，一切全由首席自行決定。

（甲戌年十一月廿三日午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侍筆：敏接）

有感人心難度以至悲憤填膺失控 內心複雜當盡最大努力返回人間 樞機團責任重大決議事項務必繼續進行

丙、

首席行政特使：

傳首席諭示：

本席一生謹遵天命，行上帝教化，戰戰兢兢，從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更不在自身肉體上下功夫，只求達成救劫、救世之心願，而今年事已大，凡軀漸衰，無法繼續帶領同奮奮鬥，不是不遵守承諾，不是執意離世，應知世間萬物皆有毀滅之期，何況血肉之軀，吾之鑄煉真身與道法，皆為拯救天下蒼生而擁有，非為一己之私，故吾之肉體去留，不足以大驚小怪，只是天命未了，自覺愧對聖母與上帝聖恩及二位聖師祖之垂愛。

吾請命回天，望諸弟子冷靜。

（甲戌年十一月十九日戌時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侍筆：敏原）

首席行政特使：

奉首席諭示：

一、維生樞機以首席樞機名義召開樞機團緊急會議共商全教大事：

（一）未來天帝教發展方向。

（二）本席後事處理方式，應遵照本席先前指示辦理。

（三）下一任首席使者人選，應由人間提報，請天上遴選。

二、光傑機要秘書，教務涉獵深且經驗多，追隨本席多年，對於全教教務動向及教院成長更有所心得，列席參加樞機團會議，提供明確資訊，不負本席之栽培。

三、本席並非不返人間，現暫養靈於清虛宮，因此刻肉體弱靈體強，一旦合體，肉體恐無法負荷，因此靜待醫療群努力，目前靈識僅以三分之一合體，且來來去去，一切皆在適應中。

四、本席有感於人心難渡以至悲憤填膺而失控，內心交感錯綜複雜，當盡最大努力返回人間。

至於樞機團會議決議事項，務必繼續進行，以考驗人間是否有能力沉著應變或以不變應萬變，在無形可緩和本席情緒，在有形是平和全教氣氛，責任重大，不可等閒視之！

（甲戌年十一月十九日戌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一日侍筆：敏原）

首席行政特使：

奉傳首席諭示：

吾一生敬畏上帝，遵奉天命，為上帝之傳令兵，傳佈上帝教化於人間，始終希望能不負所託，完成上帝交付使命，奈何事與願違，肉體不堪配合，欲振而乏力，內心萬分感傷！

吾經常勉吾同奮「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自天帝教復興十餘年來，有二位同奮矢志追隨吾，貢獻智慧，出心、出力、出錢，對天帝教堪稱效忠，對吾可稱盡孝。因此，「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吾主動提報呈請位列樞機，參與教內重大決策，爲了昭以公信，維生於樞機團會議中正式公佈以正名：

一、光傑：追隨吾多年辦道，不遺餘力，對於全教教務、教院發展狀況瞭若指掌，此時頒佈位列樞機乃吾主動提報，今年巡天節 上帝將正式頒詔。

二、光成：爲教財而奔波，對吾盡忠盡孝，此刻應將此對吾之忠與孝，提昇至對 上帝、對天帝教盡大忠大孝。於心性修養更應時時警惕加強，力行五門功課不輟，吾力保位列樞機，當更勇猛精進，以報天恩，不負吾之苦心，今年巡天節敕封樞機。
(甲戌年十一月二十日午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二日侍筆：敏原)

首席行政特使：

奉傳首席諭示：

吾兒維生、維光、維剛爾等勸勸母親，多多保重，處此情緒激動後暫不宜提靈，以免情緒不穩，靈肉造成脫序。吾本不願兒等及諸位同奮爲吾拖累而急切歸證，返宮後情緒錯綜複雜，而有

首席回天位於無形應化改變氣運 最短期間迫使中共放棄所有堅持

太虛子：

人間呈請校對「首席師尊自十二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廿五日止靈療聖訓專輯」，經吾詳加校對，乃無誤也！

首席此刻於清虛宮安心養靈中曾經表示：希望人間將此批聖訓妥善整理，印裝成冊，以供後世考證。

首席非逃避救劫、救世之責，而是肉體衰竭不堪配合，亦非就此繳旨回天逍遙，乃是位無形中應化，以上帝教化深植人心，

面聖之衝動，幸而經二位聖師祖多方開示，曉以大義，天帝教化焉能一日群龍無首，吾此刻心境爾等當能體會。

一般靈體與肉體脫離後，靈體隨時再投，或還魂或換靈均可，而吾則不同，因吾曾經修煉成「鑄炁真身」，此真身一旦離開肉體，還魂、換靈……皆沒有用，因此戡然子前輩請來玄福子、玄靈子、流意子等前輩共商，如何不牽動肉體機能產生反效果，又要兼顧靈體能完全投入而不造成腦死或癱瘓，再加上人間至今未有以凡體修煉至鑄炁真身，因此無跡可循，真是費盡思量，給天上出了這麼大之難題，真叫吾汗顏！

(甲戌年十一月廿一日午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三日侍筆：敏原)

首席行政特使：

奉首席諭示轉樞機團。

本席對於下一任首席使者人選沒有遺命，完全由 天帝御定，期盼樞機團一切慎重，不可草率將事，以不負天上人間位列樞機要職。

(甲戌年十一月廿三日申時八十三年十二月廿四日侍筆：敏原)

潛移默化，改變氣運，在最短期間迫使中共放棄所有堅持，早日達成兩岸真正和平統一之神聖使命，以不負教主 上帝聖恩。

人間一旦將此「靈療聖訓專輯」公諸於世，除了可釋明同奮對於首席之疑惑，並可持續首席當年於九十大壽日公開宣佈：「再帶領全教同奮奮鬥十年」之承諾，此首席之心願，亦是天上人間共同之期盼，諸子應以戒慎唯謹之心，儘速公佈！

(甲戌年十一月廿九日戌時八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侍筆：敏原)

八十四年元月七日天人會談選輯

以無形運作之力建有形保台之功 加強同奮信念堅強修道向道決心

此後教運還是以「保台」「弘教」「渡人」為重，首席一心憂國憂民，以「中華一家」為最終心願，有待維生樞機承繼之。

一、地 點：多機右殿

二、人間主談：代理首席使者維生樞機

太虛子：

今日受首席所請與首席樞機會談，乃為延續保台救劫天命，以繼其心志，現首席於聖宮修煉原神，當於巡天節時開示，以完成三位一體之無上正等正覺。

此後的教運還是以「保台」、「弘教」、「渡人」為重，台灣之危機並未解除，首席一心憂國憂民，以「中華一家」為最終心願，有待維生樞機承繼之。

侍筆：光贊

玄玄上帝：

維生樞機全部報告至為詳盡，首席一一聆聽。樞機所言，令人天感動，首席亦可放心修為，以無形運作之力，建有形保台之功。

維生樞機之守成與巡迴各地教院、堂，當可穩固同奮之向心

力，對於信心不足的同奮亦有加強信念的作用。

侍筆：光贊

先天一炁流意子：

有關代理首席使者拜命儀式，希望能以最迅速的方式通知全教各級教院、堂，邀請各位院教、副院教、三教長觀禮，以昭天上人間之公信。另以「鼎」和「印」為傳承，亦必須昭告全教同奮。

目前教內人心浮動，代理首席使者責任重大，應加強同奮共同信念，堅強修道向道之意志和決心，無形中全力應化，可放心行事！

侍筆：敏原

先天一炁玄道子：

吾甚少臨壇，今日目睹此情此景，為之動容。天帝詔命慧眼識英雄，維生代理首席使者忠孝節義，可昭日月，穩定人心，紮根厚實，帝教前途無量。

盼爾堅強應戰，將來帝教救劫成果非凡。

侍筆：敏原

無始古佛：

未來培訓師資似應與高級教職訓練有所區分，以確立師資之莊嚴與道格。

師資訓練在於達成：

- 一、授以天人禮儀之重要儀軌。
 - 二、授以教綱之行政組織與領導統御之概念暨實務經驗。
 - 三、授以教義之精華內涵。
 - 四、授以昊天心法之精奧。
 - 五、授以基本經典、特定經典之實質內涵。
- 以上乃是開導師所應具備專業道學素養之基本條件，藉以充實道功，而領導諸方。

侍筆：普專

首席督統鑑力前鋒：

- 一、有關黃庭一案，乃首席生前之預意，此種安排應屬允當！
- 而「黃庭」二字，乃以「黃」為中和之性，以「庭」為法身之軀，此二字代表性命雙修精神之要旨。
- 二、「鼎爐」與「三印」是帝教傳承天命之重要精神象徵，宜一貫執行，以符系統！
- 三、吾希望於巡天節期間，天上人間再繼續拔擢道歷資深同奮升任樞機使者，以因應本教之發展。
- 四、培養天人交通人才一案，刻不容緩。至於選拔及培訓計劃應詳細規劃與執行，尤宜注重「質量兼備」之原則，以保天人永親之管道。
- 五、國際弘教院未來之院務日益加重，美國教區與日本國教區之行政與教育工作不可忽視，應著重於國際弘教人才之培訓，以支援此二教區之發展為原則。

侍筆：普專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現階段最重要之教政是「鞏固極院，團結各地教院、教堂」，天帝教的力量除了天命交付之外，同奮之道心支持亦是重要關鍵。

首要工作是加強：

- 一、宗教修持：闡揚昊天心法之法奧。
- 二、宗教教育：培養宗教倫理觀念與傳授宗教知識。
- 三、宗教制度：建立人事任用、調任、升遷與退休之條例辦法。

侍筆：普專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 一、天機組侍生人才之培養問題，吾等認為有必要重質，詳盡計畫從事，原則上以在明年下半年辦理培訓為宜。
- 二、《宇宙靜坐至寶》文字的研究與討論，仍可照常進行。

侍筆：敏接

首席行政特使：

奉首席諭示：

所有報告內容本席非常滿意，維生終不負天上人間之重託，能將人間教政一絲不苟的運作，本席尤感欣慰，爾能臨危不亂擔當大任，本席嘉許之，盼再接再厲，天人齊助之！

侍筆：敏原

維法佛王：

今日吾等臨壇諸應元仙佛聽聞維生樞機之言，甚為欣悅，首席之心血終得傳承！今日之會就此結束。

侍筆：光贊

天運甲戌年巡天節行程

無始古佛：

茲公佈天運甲戌年（公元一九九五年）巡天節行程如后：

一、陽曆一月廿四日

(一)下午廿二：三〇—廿三：〇〇

天門大開。由五雷統帥、九天玄女暨御使十方清平皇君大總監率領金闕雷霆威武院伍佰員金甲大神及中天（龍虎門駐中天將帥部）、南天將帥部進行綏靖作業，淨化諸方。

(二)下午廿三：〇〇—廿三：三〇

由太虛子、玄玄上帝兩位聖師祖親率儒、釋、道、耶、回五教教主暨文武首席使者恭迎聖駕於外太空。

(三)下午廿三：三〇—廿四：〇〇

金光、紫金光、雷光、鐳光透降於世界各大宗教之主要道場，由坤元輔教率樞機使者團暨全教同奮行禮如儀，恭迎聖駕降臨鐳力阿道場清明宮清明殿。

二、陽曆一月廿五日

(一)上午〇〇：〇〇—〇五：〇〇

於鐳力阿道場清明宮清明殿召見本教各級教院駐節神媒，由太虛子、玄玄上帝兩位聖師祖總呈報教務暨救劫、行劫報告。

(二)上午〇五：〇〇—一〇：〇〇

於鐳力阿道場清元宮參機殿，審視本教甲戌年教務發展成果。

(三)上午一〇：〇〇—一二：〇〇

於鐳力阿道場清元宮參機殿召開三曹會報總檢討會。

(四)下午二〇：〇〇—廿四：〇〇

於太陽神宮聽取太陽星君運作太陽之年度報告。

三、陽曆一月廿六日

(一)上午〇〇：〇〇—〇六：〇〇

於耶路撒冷上空，接受地球、洲、大陸、國家、山嶽、海、江、河、湖、沙漠等境主朝禮，並受獻成果與報告。

(二)上午〇六：〇〇—一二：〇〇

巡視本地球各正氣道場之道氣轉輪運作情況。

(三)上午一二：〇〇—一七：〇〇

於美國華盛頓府上空，聽取華盛頓報告促進世界和平案。

(四)下午一七：〇〇—廿二：〇〇

於中國北京市上空，召開保台方案總會報。

(五)下午廿二：〇〇—廿三：〇〇

巡視本教鐳力阿、天極行宮、天安太和等三大道場，審視興建方案或未來發展計劃。會中並垂詢「安奉人間首任首席使者法身於黃庭」案。

(六)下午廿三：〇〇—廿三：三〇

於鐳力阿道場清明宮清明殿召見文武首席使者、首任首席使者元神，並錫封首任首席使者元神，嘉勉其等三位一體，無始無終。

(七)下午廿三：三〇—廿四：〇〇

於鐳力阿道場清明宮清明殿，召開甲戌年巡天節總檢討會。並召見本教有功同奮及教外人士奮鬥楷模代表。

四、陽曆一月廿七日

上午〇〇：〇〇—〇〇：三〇

坤元輔教親率樞機使者團、全教同奮虔誦皇誥，恭送聖駕如儀。

（甲戌年十二月十二日亥時八十四年元月十二日侍筆：普尊）

師尊的最後一課

林光持

師尊的歸證，從後天醫學角度來看，非胃癌所致，是長期操勞造成體虛，加上情緒打擊演化而成。

師尊身體的轉弱，細說從頭，溯至美國弘教之前。美國之行歷盡艱辛，先是爲了隨從人員的簽證，師尊憂心如焚，飲食乏味，在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勉強成行之後，即馬不停蹄地在美國洛杉磯展開緊湊的接見同奮、弘教和靜坐班授課。本來飲食量少的師尊，加上洛杉磯的沙漠型氣候，惹得胃納更是欠佳，師尊終於累出急病，雙腳嚴重腫脹加上極度貧血，雖然有意回台先行療疾，但是一查血紅素僅僅五·九（男性正常值爲十四至十八），只得先輸了血再上飛機。

七月三十日，師尊一下飛機，維生樞機隨即安排住進台北榮總，邊治療邊檢查有否隱疾，幾項重要器官如心臟、肝臟顯示機能正常，但是八月十二日的胃鏡檢查卻傳出令人震驚的消息——可能是胃癌！

八月十三日師尊回鐳力阿先行休息療養，九月四日，家屬、教內高級教職與醫療顧問團協商結果，決定建議師尊以養病優先，相對減少教務、俗務運作。爲確定診斷，於九月十五日在沙鹿光田醫院做了電腦斷層掃描，結果證實胃部確有八×七×五公分腫瘤。隔了兩天，從九月十七日起，師尊在被告知爲胃潰瘍的情形下，進行四十九天的閉關，閉關期間，家屬、樞機使者團、高級教職及醫療顧問團幾經協商決定，以治療方式最能被師尊接受，就如此，明的向師尊稟明以食療處理胃潰瘍，暗地裡以新鮮檸檬汁爲可行的治癌食品，恭請師尊飲用，外加增強免疫力的生藥

粉及療治腎功能不全的生藥，除此之外，因發現師尊蔬菜吃得少，也請師尊享用新鮮蔬菜汁，結果不但食慾增進，血紅素也穩定上昇。

每星期的血液檢查數據，不僅提供爲醫療客觀參考，也讓師尊的心情稍稍起了波動，血紅素上昇時，談笑風生自不在話下，血紅素偶降，心中雖然不得舒暢，師尊卻也能以自我解嘲方式，在呵呵大笑中接納檢查結果。記得有一次蔡敏份同奮（師尊非常熟悉的同奮）拜見師尊，在一跪三叩起立之後，師尊立刻問：「妳是誰？」敏份答道：「我是敏份。」「怎麼會是你？我怎麼認不出來，妳太胖囉！」事實上，師尊在開敏份的玩笑，也警告她不可太胖。還有一次在跟師尊進餐中，只見師尊快速吃下八分滿的一碗飯，甚少進吃菜餚，於是在勸師尊多吃菜的同時戲稱：師尊光吃飯少進菜有如飯桶。語畢，師尊哈哈大笑接受戲謔。平時吾等但見師尊莊嚴的一面，其實他老人家也有平易近人感性層面：如慈悲、博愛、體貼、念舊、重義氣……，也富有幽默感。在第一次閉關期間，師尊心情一如往常，豪情萬丈，自我實現的神韻依然源源不斷地散發著，偶而甚至還埋怨不讓他上課，不讓他掌理教務，直叫他以病人的身份無所事事地一天捱過一天，無聊的感受隱現在他無奈的對談之間。總之，在第一次閉關中，師尊的病情雖無戲劇性的變化，但整體而言，實有些微起色，師尊猶信誓旦旦地要再臨美國繼續弘教。

十一月十三日對於人間的師尊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當天樞機使者團、高級教職及醫療團再度舉行協商會議，確定稟明實際

病情，當晚八時左右，經九位代表一起向師尊報告真正病況，當場師尊異常鎮定，並詢及手術的可能性，經解釋手術與放射治療都不合宜後，師尊泰然自若地要面對現實，接受天命安排，並加強配合食療、灸療及靈療。當夜，據稱師尊並無輾轉反側，反而一覺睡到天亮，翌晨用過早餐，如約地服用藥，藥物之中含治癌之藥，乃日本淺井一彥博士發明之「鎂」。事實上，在第一次閉關之際，師尊已在服用它，但只瞞了他。原因有三：第一、師尊喜用自然療法方式，鎂之藥水味感跟新鮮檸檬汁無異，故早已悄悄代之；第二個原因為鎂在臨床上治癌成績斐然；第三個原因，師尊後來喝新鮮檸檬汁常會發噎。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師尊看到十三日協商會議建議他安心療養的決議文，當即手批：「願意安心靜養，靜待天命。」瀟灑情懷，不愧為一代大宗師。

講明病情的第一週總算安穩渡過，配合服藥有時稍有斷落，還算差強人意。隨著省市長、省市議員選舉的期近，師尊又開始唉聲嘆氣，謂：台灣前途堪憂。並加強天人會談的運作，在多重體力消耗之下，下痢、感冒接踵而至，其間曾在台中市老人醫院接受輸血六〇〇CC，醫療團也幫師尊輸了幾次高蛋白白與葡萄糖液，選情越緊張，師尊越奮力勤加天人會談，如此體力的透支，每況愈下，似乎已非九四高齡、長期勞心勞力、有疾在身的師尊所能支持。即使如此，在選戰前夕，師尊憂心如焚難以入眠，猶在努力於台灣安定的運作，選情終於揭曉，鬆下一口氣後，當夜睡得蠻好。隔日一如往常，飲食起居、服藥打針都無異樣，只是體力又見衰退下去，十二月四日晚間即發生欲坐座椅不著而摔倒坐在地氈上，摔倒後並無昏迷，手腳亦無傷害，只在眼角有輕微瘀血，經確定無特殊異狀後，一夜相安無事。不料翌晨起床後，師尊自行先往客廳，又同樣坐不上椅子再度摔倒，當時侍從正在

整理師尊床被，師尊兩次摔倒，引起侍從的高度警覺，立即隨侍在側，寸步不離，幸好第二次摔交之後亦無大礙，如此在一星期內師尊只因體力不佳，多臥少起，接受加強點滴注射。至十二月十二日，發現師尊神識漸次模糊，當晚緊急決定住院觀察與治療。十二月十三日隔晨即前往已約好之台中榮總，奈何天不從人願，求床不得，師徒多人在急診室乾耗一個多小時後轉往沙鹿光田醫院，其間顛簸不只耗損年邁病人之身軀，一度讓師尊血壓高至210/95，令人感傷。

所幸光田醫院立即進行核磁共振攝影，檢查結果經光田、台中榮總兩邊專家判讀，雖然兩院各有兩派不同診斷，即大腦皮質層全面萎縮並有血水壓迫、小腦有血塊或腫瘤轉移，但畢竟體虛的師尊腦部有了病變已是事實。治療前段先以保守穩定治療為主，這點倒是得到兩派醫師共同支持，因為血壓若穩定下來，意識方面才足以溝通。隔兩天再次核磁共振攝影，大腦皮質層無顯著變化，小腦成塊狀之顯影卻不見了，關於此點，判讀之醫學專家始終沒有結論。兩次攝影之前，師尊都接受鎮靜劑注射，第二次甚至打了麻醉藥品，因此師尊意識之恢復極度緩慢，直接影響到臨床病情的研判，三天時間在期待師尊恢復清醒的氣氛下緩緩渡過。

住院第四天，師尊終於恢復不是很強的意識狀態，但恢復速率令人不安，於是決定在十二月廿日進行兩項手術：一為頭顱鑽孔引流血水，另為腹腔造管以便灌食，時間定在該日下午兩點。不料，一時四十五分師尊陷入昏迷，心跳停止，經過急救，心跳恢復，隨即轉入加護病房，兩項手術也隨之停擺。在加護病房中，生命指數一直維持在三至四之間，醫療上的處置著重生命現象，因此歷經輸血、洗腎，其他則為加護病房的常規運作，如抗生素、蛋白補充、血中氣體監測……等等。十二月廿四日下午四

時半，第二次心跳停止，經過急救，直至午夜才呈穩定。

十二月廿五日下午約八時，忽然胃腸道大量出血，雖經輸血及相關急救措施，經主治醫師及本教醫療人員協商，判定欲搶救肉體已無能為力，經師尊親屬同意約九時過後，以救護車恭送師尊回鐳力阿道場，到達鐳力阿為晚間十時三十六分，隨即換床至師尊臥榻，此時點滴照打，並以手壓呼吸器幫助呼吸。回至阿中，師尊全身血色由微紫紺色轉為紅潤，隨著圍在床側眾多弟子的廿字真言的助唸中，師尊終於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廿六日零時二十分安祥地歸證。

回想醫療過程，自第一次閉關起，悉療從未斷過，即使在加護病房亦獲院方特許，準時排班進行，又自十二月十六日起加注幾天之抗癌中藥製劑。根據事實導致師尊確定走向歸證的直接病因，為胃腸大量出血，次因為腎衰竭及腦部受損缺氧，胃癌雖亦可奪人命，此次卻非真正主凶，又師尊長期體虛（未發病前即然）、營養不良，加上身心一再耗損，都未能在療治期間提供療病之有利條件。盡力已是負責的表現，雖然無法讓師尊享有更完善的方式來歸證，然而站在醫學立場，盡人事不斷地醫治，卻是尊重生命最起碼的態度，因此敢請全體同奮尤其是師尊親屬，體諒所有醫療人員、悉療人員以及相關人員陪伴師尊的醫療奮鬥。他們已經竭盡力量完成了樞機團所交付的「盡人事，待天命」的原則。

一代宗師已歸證，證道前師尊給我們共同上了一課，偉大如師尊擁有你我一樣的凡軀，它承載著無數的煎熬，跟隨強大的願力與毅力歷經九十五寒暑，如今偉人昇天，他的肉軀的確也該休息，一點也不勉強，更無需太多的猜測。我們只要記住，偉人一生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若說天命，他盡責了，若為理想，他實現了。有幸成為一代宗師的堂前弟子，在師尊歸證之際

，緬懷師恩，反省自己，豁得出去，你我都可完全效法師尊，豁不出去，至少在奮鬥過程較能踏實。因此，請讓我們在心中輕喊一聲：「師尊，我願奮鬥！」

聰慧的同奮或許會有聰明的存疑？師尊打坐六、七十年，是位肩負化延核戰毀滅、保護台海安全、促進兩岸和平統一、艱鉅天命的得道高人，臨老竟惡疾纏身，得胃癌已夠痛苦，還住進加護病房，為什麼不能運用鐳炁大法以自救？……，凡此種種，有違來自人間共同潛意識的想法，所謂一代宗師會不會只是自我實現的一種各說各話的自詡？

師尊的肉體生病，應以平常心看待，因為他的肉體生理機能，也跟凡人一樣。師尊雖然煉成鐳炁真身，但他的鐳炁大法也是為拯救天下蒼生而擁有，師尊不能運用鐳炁大法來自救肉身。不錯！有些得道高僧或潛修之士，得以羽化登仙或坐化金身，如此境界曾羨煞幾多道上之人，長久以來更在人類潛意識中產生共識，凡道高之士有權利與義務享受此浪漫式的人生結局，至少得對於自己人間生命的結束有所預測。羽化登仙也好，坐化金身也罷，既已存在的事實總是假不了。

師尊的天命，花甲又半籌，上壽九十歲，六十年前已經洞悉了。而在八十九歲時，仍書墨寶，懸於臥室，「歸去來兮，三位一體，何時能與宇宙共始終。」可見師尊早就預知歸期，而且灑脫自如。然而師尊又堅持我命由我不由天，繼續住世領導同奮，心心念念，都是「兩岸尚未和平統一，第三天命未了」，這是同奮耳熟能詳的事實，這是大宗教家的情操，我同奮寧不肅然起敬，以師尊為榮！

世間修煉法門何其多，修持、修道更無統一模式，天帝教的修煉向來崇尚身外身，故師尊傳授急頓封靈法門，為的是搶時間以緩和迫在眉睫之核戰毀滅劫，既是法修身外身，對於臭皮囊自

無需特別關照非如何如何不可。師尊身為現世天帝教人間導師、開宗祖師，若不能身教言教，那能樹立榜樣？如今師尊之靈是否有能耐直衝金闕，同奮無需過度揣測與憧憬，重要的是要學習師尊劍及履及、腳踏實地奉行天帝教的修持模式。

至於師尊生前未能進行最後的囑咐，是我同奮共同的遺憾，一點也沒錯，此遺憾的關鍵在於歸證之前，師尊已多日神識不全，意識既已不在何來囑言？而十多日前猶有神識之時，師尊即使對人間治癌未存絕對信心，不過言談間仍有強大信念貫徹天命，此時若預言證道時日反而是矛盾。勉強一點的解釋，或許是出竅

的師尊元神可能有意重返人間，只因一看臭皮囊實已不堪再度使用，徒增眾多困擾，不如歸去，也算順應宇宙自然生存法則，至於人間，他已立下人神合一的奮鬥典範，人類前途何去何從，端看人類所做所為，同奮若是頭腦清明，自當信奉上帝，效法師尊來實際奮鬥較有意義，若一味鑽探神跡顯化，無益於道力的提昇，有時反遭心智混亂的困擾，基於此，請讓吾等同奮在恭送師尊歸證之際，各在心中有有力吶喊三次「師尊，我願奮鬥！」、「上帝，我願奮鬥！」。

隨侍師尊的一段醫療過程

林光侍

師尊七月底從美國弘教回來，在鐳力阿閉關以後，得知罹患了胃癌，內心百感交集，當時只說：「明年是台灣最黑暗的一年，台灣不知道如何渡過！」師尊他老人家不憂慮身體上的重病，卻憂慮台灣的劫運，當時有些同奮就暗地裡擔心，以師尊剛烈的個性，是否會有激烈的奮不顧身的救劫舉動。

十二月二日選舉前一天，傳道使者團突然電話召集全國各地開導師到鐳力阿，說師尊有重要的事情訓示，但是師尊除了例行訓示，指示開導師平常弘教的方針與注意事項外，突然話題一轉，對董光照樞機說：「鐳力道院到現在還沒有動工，我在等著用呢！」接著說：「回歸自然後，身體要放在鐳力道院的安排有沒有人反對？有！現在說，不要在以後才有不同的意見。」又說：「以前說過要帶領同奮再奮鬥十年，但這也不一定，要走隨時都

有變化的可能。」一個鐘頭左右的訓示，好像就只為了這一件事情，當時心中有一股不祥之感。

第二天晚上及第三天早上，選舉揭曉後，師尊在閉關中，莫名其妙地摔倒了二次，頭部撞了幾處瘀青，過後幾天，我按時到鐳力阿幫師尊注射營養劑，發覺師尊的神情與以前大不相同，又聽到侍從說：「師尊整天不打坐了。」趕緊和光持、光樞商量，報告維生樞機，建議要到醫院檢查，看看頭部有沒有受傷出血的現象。

因此十二月十三日早上，就安排師尊先到台中榮總，台中榮總病患多，檢查需要等候，因此轉到光田醫院，第一天照頭部電腦斷層攝影，照片不很明顯，第二天再照核磁共振，發現硬腦膜下有出血及小腦有一塊陰影，不知是出血或腫瘤轉移。過兩天，

再打顯影劑照核磁共振，發覺小腦內的陰影沒有了，不是腫瘤轉移。以後幾天，神經外科建議開刀，讓血水流出來，可能較快恢復，但維生樞機及醫療團沒有同意，決定採取內科療法。住進光田醫院幾天，師尊一直沒有進食，只是靠打點滴維持，從鐳力阿內算來，已經十多天沒有吃東西了，大家再商量，認為師尊不肯吃任何食物，長此下去，身體可能無法負荷，因此決心接受神經外科的建議，為師尊先做胃部灌食再視狀況是否施行頭部引流。

十二月二十日中午，當侍從幫師尊扶起來要換手術衣時，師尊突然呼吸、心跳停止，瞳孔有放大的現象，立刻給予呼吸器治療，並趕緊急救送加護病房。第二天血壓、心跳、呼吸回復過來，但師尊一直處在昏迷中，而且沒有排小便，也有腦部缺氧及急性腎衰竭現象。第三天決定為師尊實施血液透析療法，過程平穩，但師尊神智一直沒有清醒，腳部有痛的刺激，仍然沒有排小便，身體水腫明顯，因此有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次血液透析療法，透析完畢後，才經一小段時間，師尊又突然呼吸、心跳停止，經急救後，心跳有恢復，但呼吸沒有自動呼吸，血壓靠大量的升壓

藥維持。隔天血壓仍需大量的升壓藥維持，瞳孔本來完全放大，經不斷的治療有縮小的現象，治療同奮真辛苦，師尊住院以來，一直日夜不停地為師尊治療。

醫院醫師會診結果，血壓需靠大量的升壓劑，恐怕維持不了多久，如是平常人早就放棄了，但我們同奮以「盡人事，待天命」的心情，仍存一線希望，極力搶救。師尊有胃出血的現象，但身體已經水腫，只能少量的輸血。二十五日傍晚，師尊的血壓呈現大量的升壓劑仍無法維持穩定，胃有大量出血，趕緊輸血，血色素回升了，但血壓仍在下降，光岐和維生、維光、維剛樞機們商量，做了「師尊回鐳力阿」的決定，於九時二十五分由救護車護送離開光田醫院，十時三十分回到鐳力阿，沿途心跳平穩，直到師尊換穿回自己的衣服時，心跳還平穩，十二時心跳轉弱，十二時二十分心跳停止，師尊在同奮廿字真言聲中回歸自然。

一代宗師，不計修持道功道果，慨然為我中土、為我海峽兩岸中華民族同胞贖罪犧牲，不禁黯然落淚。

師尊最後的痛

陳光岐

在得知師尊罹患胃癌時，起初還真無法相信，心想以前一直跟別人講，以師尊修行的功夫絕不可能得到癌症的，但經過一陣的思索之後，才體悟到師尊是背起天下的共業而造成的。致此，心中不但釋懷而且引起無限欽敬。

從得知師尊罹患胃癌之後，醫療小組就不斷的在研商應如何

告訴師尊，及如何為師尊做最好的治療，最初的決定都已在教訊刊登不再重覆，不管之前是否應在第一次就告知師尊實情而改變整個療程，都不是在此可以論斷的。但站在醫生的立場，早點告訴病人實情，讓其儘早做心理復健，是我衷心期盼的。

在師尊不知自己病情嚴重性的情形下，做第一次四十九天閉

關，基本上只能壓抑癌細胞，而無法讓其消退，所以才在醫療團及樞機長老之決定下，讓師尊真正得知病情的嚴重性，而讓老人家好好的再次閉關，沒想到師尊的身體日衰，在第二次閉關初期摔倒三次，導致硬腦膜下出血而使病情轉壞，以致於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於光田醫院入院，由我當主治醫師。以後的治療都是在極為謹慎之下進行，剛開始前幾天因為在電腦斷層攝影下發現師尊腦內有問題，才再進一步做磁振造影，結果發現師尊小腦內也有問題，經專家鑑定之下，認為可能是胃癌轉移或有小腦梗塞之情形，所以為了慎重起見，在二天後再做更為詳細之檢查，結果小腦病變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看到此種情形大家精神為之一振，光傑更是認為這是顯化，但結果如何已經無法由現代醫學解釋了。

在一切都甚為滿意之下，大夥兒都絞盡腦汁想為師尊延壽，維生樞機最後也接受了醫療團為師尊做腸管灌食的建議，終於決定在八十三年十二月廿日下午進行，並且如果可行的話，也同時做顱內血腫引流的手術，不幸下午一點四十五分，師尊發生了痰液梗在氣管而出現休克、心臟停止的現象，在緊急做心肺甦醒術之後而轉送加護病房。這時面臨了幾個重大的醫療問題：(1)缺氧性腦病變、(2)急性腎衰竭、(3)胃出血，此時師尊已在生死存亡邊緣，僅靠呼吸器才能生存，師尊一向自豪的身體幾乎已摧殘的所剩無幾，在發生此事之前，就已聽到光傑細訴師尊的心路歷程，師尊一向不喜歡拖著病痛的身體，退居幕後，發生此事之後，我更加認為以師尊一貫的想法，絕不會想要以如此殘碎的軀體回來，所以大夥兒有一致的共識，如果情況不好，可能於十二月廿二日把師尊請回鐳力阿。而師尊的情況在許多熱心人士參與之下，結果也令大家滿意，可惜好景不常，在洗腎之後第二天，決定必須再洗一次，以消除體內毒素。十二月廿四日中午開始第二次的

洗腎，不幸於下午四點左右出現第二次危機，心臟瀕臨停止活動，經過心肺復甦之後，生命徵候再度回復，但已需靠藥物才能維持生命，此時的我對師尊肉體的回復已不存任何希望，但十二月廿五日又有天上消息說師尊可以恢復過來，因而我也只有等待奇蹟。於當天下午一點多，血壓再度滑落，導致此種原因為一次大量的胃出血，此時不管再如何努力，也已回天乏術。

從十二月十三日入院，到十二月廿五日師尊回鐳力阿，十二天當中幾次面臨危急存亡之際，每每在人間醫療幾乎宣佈放棄之際，又接到天上傳來好消息，使我精神為之一振，但在幾次心情起起落落之下，最後我失望了。此種失落感並不是在於天上或人間的醫療體系，而是在於天上傳下種種有關師尊之消息，有些醫療問題人間太陌生了，而且幾次待筆下來的訊息與最後的結果都有出入，這幾次的問題到底發生在那裡呢？如果以後再發生類似事件，人間的醫療到底應以何種角度來看待這些無形的資訊，這也是以後亟須努力探討的。

最後我要提的一點就是，師尊於八十三年十二月廿日下午發生心臟呼吸停止一事，可能的原因是師尊自主的想回鐳力阿回歸自然，這點可由光贊提靈而驗證。當時師尊的願望不可得而轉告光贊，請他告知醫療團適可而止，不必為挽回生命而做太劇烈的醫療行為，奈何人間的醫療團無法正確得知師尊的本意，而為了挽回師尊的生命做了一些急救措施，以上種種醫療行為皆是眾弟子所寄託，也希望能有身子等待「奇蹟」出現，師尊希望在廿四日平安夜回鐳力阿也不可得，最後只能選擇廿五日自行離開。以上雖為光贊所述，但身為主治醫師的我，在危急的幾天內做醫療行為時，密切觀察師尊病情起落，事後回想，倒也蠻符合光贊所說的。但不管是非成敗，最後總是維護了師尊的尊嚴，也是聊以慰藉的。

一個外科醫生同奮的告白

陳光渡

在廿五日下午著微雨的晚上，時間約九點三十分，於光田醫院門口，抬送師尊上救護車後，目送救護車中的師尊往鐳力阿奔去，頓時內心茫茫然！

從十三日中午將師尊由台中榮總接往光田醫院起，便時時動腦，不停的想，也與同事討論，希望能研討出對師尊的病情最簡單、最安全、最有效的處理原則及方法。個人觀點認為：要認清一個醫師的立場，雖然身為同奮、弟子也一樣，應該做的不可省略，該注意的不可忽略。所以堅持分三條路線共同進行，互相配合，也就是無形之靈療、治療與人之間之醫療各自進行，不要混在一起。個人不是不相信無形的力量，不是不相信治療的能量，不是不相信師尊的功德，反而因為他老人家是師尊，必須更用心來注意、照顧，此時此刻起，天人共鑑，壓力之大未曾與人提起！

十二月十三日早上十時左右，江光節樞機使者電話中告知：師尊已到台中榮總檢查。我立刻以電話聯絡何光傑秘書，但是始終聯絡不上，十一時半決定先到榮總跑一趟找找看，也不知道會到那一部門檢查，就先試試急診室，遠遠的看到李教授及光傑秘書在急診室外，手持大哥大講話，便加快腳步，一同進入急診室內探視師尊，情緒稍稍激動的師尊左眼眶可以看到瘀青，更近一看，發現口腔內通紅、舌頭乾燥紅腫（草莓狀）、四肢皮膚乾燥，商量後決定轉光田醫院，這時師尊在榮總急診室已等候一個多小時了。

驅車回光田醫院的路上，由光戒同奮口中得知病史：五日以上不曾進食，且曾因未坐到椅子而摔倒三次，並撞擊到頭部，及頭部撞擊後出現睡眠時間過多過長之情形。

到達光田醫院，即刻安排點滴注射、抽血檢查及腦部電腦斷層攝影（C-T scan），在光田醫院急診室，師尊血壓高達 216/120 mm Hg，初步檢查診斷為：脫水、貧血、營養不良及老年人腦部正常萎縮，全程所用的時間沒有超過一小時，隨即安排住入六二一號套房，安頓完畢後立刻請師尊休息，他老人家已經折騰了一個上午了。

下午三時，師尊說：想喝湯吃熱食。於是煮了一碗素湯麵送去，並親自餵食，師尊咀嚼後只喝下湯水，卻把麵條、蔬菜吐出去。請侍從多幾次讓師尊喝水，希望可以逐漸減少點滴量。當天晚上九時，個人要求醫療小組會商，討論處置及治療原則、方向，最後決議採用保守支持營養注射，及中藥抗腫瘤針劑肌肉注射（緒起同奮提供）。晚上十一時醫療小組還在主院開會時，光傑秘書電話告知：師尊說要回鐳力阿。經考量師尊脫水症狀未改善之際，不宜離開醫院，經以電話聯絡光田醫院六樓護理站，請值班護士給予師尊注射半支安眠藥，作用有二：安穩師尊之情緒，幫助師尊睡眠休息。

十四日一早，上班前先行探視師尊，得知昨晚注射安眠藥後，師尊共睡了三個多小時，半夜醒來後也是說要回鐳力阿，並在侍從扶持下在院內六樓散步。探視情況如下：意識清醒，瞳孔反應良好，大小便如常，脫水稍稍改善，但皮膚還是較乾。十點左右與放射線科王醫師研討，懷疑可能有腦栓塞之變化，建議做頭部核磁共振（MRI）檢查，確定診斷為慢性硬腦膜下出血，另疑似小腦左側出血或腫瘤轉移（十六日再做不同角度檢查後，卻沒有疑似病灶之影像出現），MRI檢查後，請腦神經內科醫師

會診，初步檢查大致認為沒有問題，因做MRI檢查時有注射藥物，約定明早再來診查，另外亦請中醫內科主任給予師尊開方熬中藥（緒起同奮提供之促食健脾方），全天處置含：點滴注射、輸血250cc、高蛋白一瓶。

十五日上午八點，在外科辦公室內，請腦神經外、內兩科醫師共同研討結論：師尊有慢性硬腦膜下出血，最好引流（即是在顱骨上鑽小洞引流）。但在探視師尊後，認為沒有任何腦神經症狀，可以再觀察一段時間，能自行吸收是最好的情況，若有腦神經症狀則最好做手術治療，此時師尊意識清醒，瞳孔反射良好，臨床檢查沒有腦神經症狀，但還是整天沒有進食，只喝少許水。

十六日早晨還是先探視師尊，外觀上精神稍好，意識清醒，進食情形未有進展，只喝些水，有大小便。下午則做第二次MRI（結果前已提過），因師尊一直感到不舒服，無法暫時靜止配合攝影，故再予以注射藥物，勉強完成MRI攝影。

十七日早上亦先探視師尊，精神可，意識清醒，但稍帶睡意，可能是藥物作用還在，檢查瞳孔反應良好，無病徵發現，偶而因喝水會噎到，似乎有點痰在喉嚨，肺部聽診清晰。

十八日因得知須向參加全國弘教幹部會議的同奮報告師尊情況，故下午去天極行宮前，特別再到醫院探視師尊。師尊之情形為：意識清醒，較疲倦，只喝些水，未進食，能說話表達，但因沒有裝上假牙，所以說話不能完全清楚。

十九日一早探視師尊，意識清醒，可言語但所言不太清楚，鼻子不太通暢，請耳鼻喉科醫師會診，並修剪鼻毛裝置抽痰器，抽取鼻中及口腔中的粘液。

廿日一早上亦是先探視師尊，再參加外科晨會，巡房處理工作後，再次到六二一號病房看看，眾人正在研討：是否可以安排今天下午做腸胃造瘻？是否可用局部麻醉？何種方式較安全？最後因為師尊不進食，恐怕沒有體力，或許灌食可以有幫助，於是

我轉往開刀房請託麻醉醫師，研討麻醉的問題：是否可以在不放呼吸內管的情況下麻醉？是否安全？並與開刀房護理長交涉，預先把下午A室騰出，再請外科部李主任主持此項手術，一切安排妥當，再上六樓告訴李教授等人，因為手術需麻醉，所以建議在麻醉之同時，可以再做硬腦膜下引流，把血水引流出來，解除定時炸彈，經分析研判安全性及可行性後，決定先做腸胃造瘻，如果一切穩定，又沒有任何可能的變化危險性時，才進行第二項手術。此時我再回開刀房與麻醉師、護理長研商，並聯絡腦神經外科李醫師，請託預備主持第二項手術。午餐時還特別又與另一位腦神經外科顏醫師討論，顏醫師建議最好能做手術，如此才可以減去腦部壓力，以免隨時會造成腦神經症狀。中午一直在開刀房準備，準備就緒後，請開刀房小姐電話通知六樓護理站，可以送師尊至開刀房，隔不到五分鐘，就聽到廣播：外科陳朝權六三一（電話號碼），電話才撥通，那一端傳來：你師尊不呼吸了！丟下話筒，衝出開刀房，並順口叫了麻醉師、請一起到六二一病房急救，趕到時有外科蔡醫師、六樓護理長、護士等人正在抽痰，並放置呼吸內管，此時師尊臉色泛白，沒有呼吸，瞳孔散大無光反應，麻醉師檢查摸不到脈搏，連續注射強心劑，施行心肺復甦術，立刻轉加護病房，到加護病房後為師尊作全身檢視：意識昏迷，生命指數三分，瞳孔6mm 無光反應，呼吸微弱，心跳較快（一三〇左右/分），血壓111/56mm Hg（有使用升壓劑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必須加強處置監控，故使用呼吸器協助呼吸，並放置中心靜脈壓、鼻胃管、尿管、動脈血管留置管，及全套抽血檢查、X光檢查……，院長及夫人在隨後亦相偕前來探視！

師尊的情況在兩小時後有改善，血壓升高，停用升壓劑後仍維持穩定，心跳稍稍減緩、穩定，呼吸較先前有力並趨正常量，在考量經過急救之後，還是繼續使用呼吸器協助，並加強藥物，

以預防可能之併發症，此時瞳孔已經縮小成3mm，左側有光反應，約下午五點兩側有光反應（瞳孔變大、無光反應，皆為腦部受損指標之一）。因師尊情況發生巨變，緊急與同事調換當天值班，以便照顧師尊，是夜大部份坐在師尊旁照顧，注意是否有可能變化。下午七時，生命指數上升成四分，動脈血檢查偏酸，經使用藥物後改善，但整天的尿量只有一六〇cc，使用利尿劑利尿，但效果不佳，夜間則維持平穩。

廿一日早晨，開始有局部抽動，動脈血檢查良好，尿量少，再使用利尿劑，嘗試停止使用呼吸器，自行呼吸情形良好，血紅素檢查只有八點四，再輸血，並限量靜脈點滴注射，中午發現尿量還是太少，再加強使用利尿劑，心跳、血壓都一直穩定，到傍晚時無尿，再次注射利尿劑仍無效。連續第二天值班，不時到師尊旁小心照顧，其間師尊曾嘔吐一次，並與林光侍開導師研討，明早會診腎臟內科，準備脫水、洗腎，排除體內過多水份及毒素，整晚一切都穩定，沒有任何變化，就是沒有尿出來。

廿二日一早，聯絡洗腎室主任林醫師，並約定下午一時三十分洗腎，中午自行呼吸不理想，改成呼吸器協助呼吸，下午二時開始，先脫水四公升再洗腎，共三小時多，過程順利，心跳血壓穩定，經胸部X光洗前洗後檢查，肺部水腫改善，聽診清晰，但四肢有水腫現象，意識昏迷，生命指數四分，晚上在家中用電話聯絡得知師尊情況穩定，抽血檢查良好，放心一夜昏睡，冷落妻兒已三天。

廿三日師尊仍是昏迷，生命指數四分，血壓、心跳維持穩定，給予高營養注射，血糖升高，餘無特殊狀況，晚上心跳則加快了（150-160次／分）。

廿四日師尊的情況未改善，仍是昏迷，生命指數四分，心跳較快，預定十點再次洗腎，但開始時不太順暢，重新換透析管，體外循環亦造成一次管內血液凝固，是不是有什麼徵兆？因我太

太敏恥的舅舅在十三日因意外回歸自然，當天下午公祭，我須回家帶小孩，離開前一切穩定，大約快五點時電話鈴響，光傑來電話告知：師尊剛剛在急救，血壓下降。我撥電話到醫院加護病房，護士小姐告知：已有醫師處理，急救後目前還穩定。等待敏恥回到家後，我開車急速趕到醫院，師尊經急救後的情況不好，生命指數三分，瞳孔變大無光反應，不能自行呼吸需靠呼吸器，血壓不穩定需使用升壓劑，一直觀察到十點半，情況沒有再度變壞，我才想到只有我太太與小孩兩人共渡平安夜（當天也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拖著疲倦身體回家，敏恥一開口先問：「師尊好一點了沒？現在情況如何？」

再次昏睡一晚，醒來即打電話，由護士口中得知師尊目前維持如昨天的情況，帶著太太小孩到醫院，師尊情況為：昏迷狀態，三分的生命指數，血壓偏低且不穩定，鼻胃管流出物已是深紅色，隨後護士又發現解血便，立刻緊急輸血，升壓劑加量，使用強心劑，動脈血檢查偏酸，快快打藥調節，一直不斷，一次一次，進進出出，加護病房預備的藥快不夠了，快調快借，一旁做治療的同奮大夥還在努力，不放棄，一刻都不鬆懈，在這有點亂的場合，李教授、李導演入內探視師尊，決定在還有血壓、心跳及如絲般的氣息情況下，由林光侍開導師陪同師尊回到鐳力阿！

經過了這次事故後，聽到不少教內言語語，我想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同奮太依賴師尊了。我相信師尊、我敬愛師尊，非常的愛師尊，也想依賴師尊，但回想師尊的教誨、訓示，我認為師尊的主要目的是發揚天帝教的精神，展現天帝教的真正面貌，師尊常常說：同奮是 上帝的傳令兵，我是傳令兵的頭兒！師尊一定不希望因他老人家的證道，同奮卻忘了當前的問題，亦是天帝教復興的目的：化延核戰及師尊老人家的第三天命——鞏固復興基地，促成兩岸和平統一。同奮們一起奮鬥吧！願大家共勉！

爲首席師尊炁療日記

十二月四日（星期日）

早上爲師尊炁療，看到師尊左眼眶紅腫瘀血，不知何故？詢問師尊之後，才知昨天下午和今天早上各摔一交。師尊說：「一點外傷不要緊，炁療時你們做胃的部份。」當時我們看師尊後腦沒有明顯瘀傷，也沒有嘔吐、暈眩的現象，故僅按師尊指示炁療胃部。

爾後幾天發現師尊漸漸胃口不好、疲倦、四肢無力、昏睡，炁療時師尊改躺在牀上，但重點仍在胃部。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

維生樞機至鐳力阿，當下決定明天一早送師尊進醫院作檢查。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四）

接到光傑秘書通知，需要炁療小組馬上到光田醫院繼續爲師尊炁療，光呼 and 普昇便爲先行一組人員，大約下午四點半左右到光田醫院報到，首先聽取光傑秘書做簡報，瞭解師尊目前狀況：據檢查報告得知，小腦處有一個疑似血塊的不明東西，顱內有血水，造成師尊昏睡及神智不清。炁療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將此不明東西「化」掉，及加快顱內血水的自我吸收速度，讓師尊意識早日清醒，並決定療程：早上七點到晚上十一點每二小時一次，每

次炁療三十分鐘。

接著隨即進行第一次的炁療，經過上香、祈禱、請天醫降臨加持，驟時頭頂上籠罩一股靈氣，配合我們手的移動，傳輸到師尊身上，氣感之烈更勝從前，令人感到天醫們早已迫不及待等候媒介體的到來。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

醫療人員上午準備爲師尊做第二次腦部的核磁共振攝影，一到醫院即爲師尊炁療，在放下衣物後，至誠的祈禱天醫，能透過我們百分之百將炁能加持到師尊身上，讓師尊早日清醒、康復，回到鐳力阿，炁療中，突然感覺到師尊身體內早有一股熱流全身上下順暢的運轉，十多分鐘後，師尊意識漸漸恢復，並下床穿鞋，表示要回鐳力阿，當場令人懷疑這種現象，是不是有某位師尊的封靈前來合靈合體？或是天醫們的靈療、炁療已發生效果了？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六）

經昨天第二次腦部核磁共振攝影的結果顯示，小腦成塊的不明東西不見了，隨從人員均感炁療效果不錯，對師尊身體的治療充滿信心。

下午另一組炁療人員光濁、光川增援，療程不變，重點改爲消除顱內的血水，並兼顧胃、腎等整體功能之變化，因昨日打的鎮靜劑、麻醉藥未褪，師尊意識仍昏迷，每次炁療時間嘗試加長

炁療小組：光濁、光心、光呼、光川

光診、普昇、緒我

，但是得不到立即效果。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日）

師尊病情大致穩定，醫療人員為維持師尊體力及脫水現象，注射高蛋白、營養劑，並嘗試餵食米粥及牛奶，師尊都沒有下嚥，有時因躺得太久身體不舒服，或激動想回家起來坐著，適時機動的給予治療，可以稍稍平緩他老人家身體上的痛苦及情緒。

從為師尊治療開始，他老人家就不願多麻煩弟子，每次治療時間不到就喊：「好了！好了！」如今躺在病床上，幾乎完全虛脫講不出話來，仍是十分關愛著弟子，每當他認為已經足夠時，怕你不知道他的意思，便會儘可能的微張眼瞼看看你，並用他微弱力量的手握著你的手，表示夠了，在有氣力的話，還會說聲：「好了！好了！」他老人家的身教不因他的病痛而改變，仍隨時都展現在我們眼前。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師母天天都來探望師尊，來時均握著師尊的手，要師尊好好休養，才能早日恢復體力回到鐳力阿，並等師尊休養好身子，再一同上華山為紀念碑開光，再一起為弘揚 上帝的真道而奮鬥，她老人家每次來也為師尊買氣，而回去後便累得精疲力竭起不了身，連睡覺時翻動身體都很困難，此種關切之情，讓隨侍弟子們看在眼里感動在心裡，了解到什麼叫「無為布施」。

今天光心同奮到來，配合昨天加入的光診、緒我，開始廿四小時無休輪班治療。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二）

整個早上就覺得師尊情緒上有些不稳定，翻來翻去，無力氣講話，呼吸有濃重積痰聲音。

下午一點十分左右，光濁、光川為師尊治療，準備在師尊手

術前讓身體上能多儲存些能量，忽然間光濁叫了一聲：「師尊的右半邊身體怎麼是冷的？」光川也說：「左半邊身體雖然是熱的，但是氣感異常。」普昇聽到後覺得不可思議，各摸一下師尊的左右手及頭頂，心裡一驚，體溫怎會如此不協調？趕緊握住師尊的雙腳掌，加入治療行列為師尊買氣，一會兒師尊的腳心溫熱，光濁所握師尊的手也微溫，體溫有調和跡象，一點四十分護士跑進來催我們快幫師尊換穿手術衣，那知道才攙扶全身鬆軟的師尊坐起來，剎那間就發現師尊呼吸停止、脈搏無息，光持、光岐、光渡、六樓護理站醫護人員迅速趕到，緊急急救後，師尊才恢復微弱的生命跡象送進加護病房，幾小時的觀察大致穩定後，下午五點半左右，治療小組緊急繼續進行，由在場全體治療小組人員及隨侍同奮混合編組，於是每小時一次每次三十分鐘，持續到凌晨一點才恢復原先的治療排班：每二小時一次，但一次增為三人。

十二月廿一日（星期三）

師尊的心跳、血壓一直穩定，瞳孔已縮小且有光反應，不靠呼吸器可自行呼吸，排尿量仍然太少，意識未清醒。

治療重點：頭部之性竅、玉枕、天門；胸腹部之心臟、胃、腎、腳底之湧泉。

同時為了能長期保持治療的最佳體力，午後即將治療排班改為四時一班，每班仍是每一小時做一次，師尊氣色慢慢好轉，大家漸漸放心，認為師尊會很快清醒恢復，帶領同奮繼續奮鬥。

十二月廿二日（星期四）

師尊進入加護病房，各教院同奮、李氏親友紛紛關心，日夜兼程趕往探望，大家情緒激動，傷心落淚，直接影響師尊的情緒。

也感傷不已，眼角的淚水一直掛著。

下午洗腎過程順利，心跳、血壓穩定，但四肢有水腫現象，意識昏迷，生命指數提昇。

晚上大夥在光舒同奮提供的休息站，喝一碗冬至湯圓後，又回到醫院伴師尊渡過這個節氣大關。

十二月廿三日（星期五）

一炁宗主老前輩指示：「首席靈體返回肉體時鎔光四射，無形中引來龐大之求超靈，首席不忍傷及無辜，反將自己靈光佈施，妨礙合體進度，此時希望同奮配合於光田醫院親和室誦『廿字真言』或『廿字真經』十萬聲以接應，方便處置此批求超靈。」通知發出，到晚上就誦滿超過此數目，從此更明瞭師尊所言靈肉佈施之真諦：「不為自己設想」，即使命在旦夕仍在所不惜。

上午先天一炁戡然子老前輩特別傳示炁療人員四點注意事項，以增療效：

- 一、一律茹素。
- 二、每日至少打二坐。
- 三、勤作四門功課，培養正氣。
- 四、少說話，話多散氣，造成元氣不足。

十二月廿四日（星期六）

早上炁療時耳邊傳來陣陣急促的心跳儀器顯示聲音，炁療後大致都會下降穩定，原本上午預定進行的第二次洗腎，開始時不順暢而延到下午做。

大約下午四點半，加護病房中師尊的看護護士匆匆跑出來拿藥品，不久光岐同奮緊急進入加護病房，我們才知道師尊第二次心跳停止，現在急救中，此刻在醫院輪值的炁療人員、隨從同奮、維光、維剛樞機，大家都急切的坐在三樓加護病房外默默的

祈禱，等候師尊渡過難關，五點半光岐同奮出來，通知我們可以進去炁療，炁療人員、隨從同奮緊急編組：四人一組，三小時一班，每班二次，一次做一小時。直至午夜心跳、血壓穩定後才恢復輪值排班。

經過此次急救後，炁療時明顯可看到師尊的末梢血管不通暢，四肢有瘀青的顏色，炁療後稍稍好一點，停一下再觀察時，情況仍是一樣。

今晚是平安夜，沒有任何緊急情況，大家倒也平平安安的渡過了。

十二月廿五日（星期日）

師尊的心跳、血壓一直起起落落，靠藥物才有辦法維持，傍晚時分情況更差，血壓偏低、鼻胃管流出深紅色的濃稠液體、又解血便，醫療人員立刻緊急輸血。

下午四點炁療的輪值同奮自進入加護病房後，視情況危急，人人戰戰兢兢，即使身體酸痛也不願離開，至換班時已過了三個鐘頭。

晚上八點，醫療人員不斷加藥、輸血搶救，血壓仍不斷下降，心跳也不規則了，最後嘗試從師尊手腕處抽取血液化驗時，血液似乎凝固了抽不出來，此時主治醫師及醫療人員協商，判定搶救肉體已無能為力，經師尊家屬同意後，以救護車恭送師尊回鐺力阿證道。

師尊一生謹遵天命，絕對信賴上帝，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而今天人老兵在人間的凡體躺下了，但是他老人家的精神卻長留在同奮的心中，只要你向他祈禱，他便支持你，給你智慧，幫助你突破逆境渡過難關，此時此刻的你我更應學習老人家奮鬥不懈的信心與毅力，精誠團結，向天奮鬥，完成師尊未竟事業而迎向嶄新的世紀。

天帝教的使命

——首席師尊飾終大典祈禱文——

何志浩敬獻

惟天爲大，萬象包之，

天帝在上，下民仰止。

天帝是宇宙的主宰，

無形無相，混然凝成。

永生不滅，亙古長存。

天視是我民視，天聽是我民聽。

天帝的使者，代天宣化，

體天行道，天與使命。

天帝教的創始，是萬教的宗教。

天帝教的真言，是人類的真經。

天帝教的終極目標：

爲民胞物與，推己及人，

天人合一，四海同心。

恭頌師尊，永領同奮，

祈求天帝：

變化全世界的戾氣爲正氣，

感化全人類的暴行爲義行。

恭頌師尊，永領同奮，

祈求天帝：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三日

師尊對我造成生命中的轉折

梅緒媒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

一九九四年夏天，弟子有幸陪師尊在洛城教院學習、生活兩個月。我看到他老人家在體力不支的情況下，仍然早上五點起來打坐，整天操心教院的事務、引導同奮向上。師尊給我的是一種親切感，同時引起我的神祕感。師尊哪來的那麼大的願力，要承擔許多人的精神創傷與迷茫，為他們安排一條明路？他怎麼敢於把生命力拋向虛空，以創造更寬廣的存在領域？說實在的，在認識他之前，弟子還沒有從心底了解「念力」兩個字為何物。我還以為「靈」是對心理現象的特殊定義。但我遇到了一位深不可測的人，以及圍繞著他的一些靈性的顯化。他創立的人間宗教組織，在短短十四年內發展到如此的規模；其中的教院有如此不凡的佈局與氣氛，而其中的人有這樣意想不到的心靈歷程，這些都是真得不可能再真的顯化。在它們造成的磁場中，我心中也開始有一些難以言說的靈機。

記得去年二月我到天極行宮去看六百人參加靜坐班的盛況。我怎麼會想到人家要帶我進一座皇宮，更何況這不是被保護起來的古蹟，而是一座仙氣繚繞的現世殿堂！我被帶上四樓，從很高的地方俯視大禮堂，然後沿著不知去向的走廊到後面的會客廳。我好像踏入了天宮的內庭。從會客廳再往裡走，我看到了一間小光殿。往裡窺時，發現師尊與光聖正在打坐。在這個時刻，這小光殿簡直像是整座宮殿的心臟，同時我也感覺到正在默坐的師尊是整個天帝教的心臟。這一時刻啓發了我對靈體存在的認識。

有了這個感受，更蒙師尊請我翻譯宇宙靜坐至寶（靜坐要義

與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合併本），我怎麼會跑回西雅圖去重蹈舊轍，在世俗中打滾？我本來可以陪師尊回台灣。在世緣與道緣參半的心中，我知道師尊是來指導我走向光明、廣闊的人生，但我被原有的執著牽住。近五個月我在西雅圖一面準備寶典的英譯初稿，一面徘徊於不甚清晰的俗務中。在翻譯的過程中，我越來越受到師尊的感召力。我恨不得簽證能批准得快一點。他的文字向我傳送了誠心與慈悲；它們從最廣闊的宇宙領域召喚我，使我嚮往文字以外的奧秘。我在讀這本書時，心頭常會感到甜甜的。他這本書裡寫的是多麼美好的信仰，因為它肯定人可以真正地證實到最大領域中的存在。

師尊寫的書，還有師尊對我的恩情與友情已經造成我生命中的轉折。師尊給我的點化已經有四次（小的不算）：第一次是一九九四年二月來台灣研討教義、皈宗天帝教；第二次是夏天在洛杉磯跟師尊學習靜坐、看到他老人家鞠躬盡瘁；第三次是我在西雅圖翻譯聖典時所聽到的呼喚；第四是這次來台，有機會與同奮一起工作、生活。現在我有機會盡情地深入我嚮往已久的性命之學，並有一股力量在驅使我前進：可不要退轉，丹尼斯！其實我說這麼多話是爲了說一句話：我所有的道緣是從師尊那兒找回來的。

謝謝師尊。

美國弟子梅緒媒敬上

師尊爲了負擔保台天命共業而積疾

同奮要認清方向為共同完成救劫任務而致力奮鬥

楊光贊

修行救劫為海峽兩岸和平而奮鬥

我們現在都應該知道，師尊爲了擔負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共業，產生肉體上的疾病，他發了大願力，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的「天命」，用修道的方式具體有效的來解救蒼生的痛苦，到了今年九十四歲還不斷的奮鬥，大概是前無古人。因為眾生所製造的「業」太多了，我們同奮能夠跟師尊來同步分憂「業力」的人很少，一般而言，誦誥、祈禱時都有所企圖，無法做到不求個人福報，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師尊在他這一生用盡心機，花了很多的精神在教導我們同奮「天命」以及「救劫」的觀念，希望落實在「修行、救劫」的行動裡面，不斷的大聲疾呼，要我們爲了自己、爲了子孫、爲了海峽兩岸的和平來奮鬥。因為他在第一個階段性的任務——鞏固西北，坐鎮華山的時候，就徹底了悟到「天命、救劫」的重要性，結果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這是無形應化第一個實踐。

第二個實踐就是到台灣以後嚴重的「台海危機」。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來，台灣的政局不安——二二八事變的陰影一直籠罩在台灣人身上，總統還沒有就職，就是說蔣公還沒有來領導，撤退來台灣的這一批大陸同胞，呈現一片亂象，師尊因爲奉「天命」來蓬萊仙島，爲了鞏固台灣安定民心，所以就發表了文

章，聲明台灣直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為止，還是自由、安定、和平的樂土，無形中都顯化了。師尊在無形有形之間移轉台灣的「劫運」，因而發生了南北韓戰爭，中共把所有的軍力投到韓戰中，無力攻台，後來的八二三砲戰我們也有很輝煌的戰果，因此中共對台的武力戰爭，又受一時的延緩，這是師尊於無形有形之間參予其事，使台灣這塊彈丸之地化危機為轉機，暫時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

可是台灣的「業力」還是存在，因爲台灣由淳樸的鄉村型態，到現在以工商經濟取勝的時代，台灣人由落後貧窮到現在的富有繁榮，加上台灣的民主政治轉型充滿了變數，造成中共在國際上不斷的喊話，不惜在適當的時間以武力來攻打台灣。

化延核子毀滅浩劫已經看到了效果

從八二三砲戰到現在，中間有一個階段差點要爆發一個最大的，危險到會絕滅人體靈性的戰爭，就是全面性的核子大戰，因爲核子彈是一種幅射力，幅射力會把人的靈魂毀滅，動搖到靈界的根本，在這種情形之下，師尊大聲呼籲號召同奮要來共同祈禱，化延核子毀滅浩劫，我們當時有很多同奮雖然存著半信半疑的態度，但因為受到師尊的感召，不由自主努力祈禱奮鬥，這是一種氣勢的感染產生的共鳴效應，當時師尊與同奮全心投入在爲化延核子毀滅浩劫的奮鬥行列裡面，終於產生無形應化的力量，

我們可以在蘇聯解體、美蘇之間核子危機慢慢緩和的國際局勢變化中看到效果。

從無形界來觀察，師尊在化延核子毀滅劫這段期間所作的貢獻，德被千千萬萬的歿性眾靈，穩固了靈界跟有形世界的互動關係，是極為浩瀚的功德，急頓法門在這段期間發生很大的作用，但即使是核子戰爭化延了，我們台灣老根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還是要發生問題，現在師尊在保台任務裡做了最大的犧牲，他認為要負擔中國人的共業才能夠保護台灣，大陸有十二億以上的人口，台灣有二千萬以上的人口，雖然人口懸殊，但是福報相當，大陸也慢慢應該享受到一些福氣，苦難的日子總有一天會過去。

台灣同胞對原有的福報未能好好珍惜

近來大陸以十二億以上的人口所表現的改革誠意相當值得肯定，以中共政體來講至少在經濟改革方面，做了很大的彈性，有意要使得大陸的老百姓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生活水準；相形之下台灣對原有的福報就顯得特別不加以珍惜，使得台灣的福報消耗得太快，我們所累積的外匯存底，雖然已達九百多億美元，可是我們的賺錢能力與台灣人的道德使命感，不成比例。台灣在享受福報的時候也應該發揚台灣人的文化，以教化大陸同胞為己任，以福氣互相流通為胸襟，但在這大前提之下，我們台灣同胞所表現的令人失望，好像一個有錢的人卻沒有該有的內涵，整個社會的氣質富而無禮，無形中造成海峽兩岸彼此之間精神上的差距，滋生種種誤會。

台灣自古被視為蓬萊仙島，台灣的天命是要來解救大陸同胞的，什麼是「解救大陸同胞」，就是解除大陸同胞的精神匱乏，我們要充實他們的精神力，以及宗教思想的再教育，因此為了避免海峽兩岸的糾紛，請大家能夠認清這一點。師尊認為「保台」是

在他生命中最後一個任務，上帝派他來蓬萊仙島是幹什麼？為了保台這個天命他就要全心全力的付出，但是中土的惡氣太重，台灣同胞本身的正氣還不足以來承擔師尊的大願，師尊只有獨立支撐台灣的共業以及海峽兩岸的惡氣，到現在可以說是靈肉佈施到了極點，因此為了負擔中土共業，而蘊結成「胃部腫瘤」。他有一個願望，就是能夠在有生之年把海峽兩岸的危機處理到一定程度的祥和，當然他最願意的是看到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和平的、快樂的生活在一起。

促進李江會談是保台最佳良機

師尊從美國回來第一次閉關的時候，偶爾入定過幾次，所以病情全面改觀，有所控制。這一次的省、市長選舉，師尊雖然仍在閉關期間，但他並沒有把心靜下來養靈養病，而且自從他知道自己身體上有這一個惡性腫瘤，他更完全沒辦法入定，他擔心惡性腫瘤的病情會阻礙他保台的任務，怕他的時間已不夠，拚了命也要把保台任務完成，急火攻心無法靜心養病。他認為既然他過去已經負擔了，就應該要有一個最佳最終的結果，所以師尊即使在閉關，我們還看到他的「肉體」一直在衰弱當中，但是他精神領域卻不斷的在擴充，為了台灣的選舉能夠祥和，能夠造成一個好的契機，他不斷地運作「運作」「掌心大法」、「鐳力大法」，付出種種的靈肉佈施，直到他認為滿意為止。最近整個人又崩潰下來，他還堅持著要把李登輝先生以及江澤民先生兩人的會談在有形無形的安排上做一番貢獻，希望他們能夠以天命為重，來促進海峽兩岸最關鍵的一件大事。師尊認為李、江會談是一種良機，絕對不是危機，是保台的最佳方式，因此師尊決意要完成他最後階段的天命，我們當弟子也無法阻止他不計後果的靈肉耗損。我們同奮要持續為師尊禱告，同奮要知道自己以後要幹什麼

，不要怪、力、亂、神，不要猜測，不要疑惑，要了解我們的天命，繼續在救劫方面好好奮鬥，天帝教是一個精神救劫的宗教，我們則是爲了救劫而來修煉的，大家要認清這一點。

讓師尊多些尊嚴讓同奮多些擔當

家庭的事小，我們在奮鬥的過程，就可以以大時代的宏觀心態來化解這些小事，無形中會來幫忙我們，我們要有信心，不要去搞什麼通靈，不要去問什麼神，不要以越趨下流的方式來破壞崇高的信仰，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自我認定有高尚的神格，不要妄自菲薄，這一點很重要。

師尊當然很高興有許多同奮提供秘方給他服用，但是想一想，每一個人都認爲他的秘方最有用，那麼師尊要吃那一個人的藥？這些讓我們擔任醫療團的人相當困擾，醫療小組西醫部份交由林助雄（光持）醫師，中醫部份則請陳榮洲（緒起）醫師來共同主持，兩人在中西醫界都是非常成就的醫學博士，在醫療團中總共有十幾個醫師不斷的研商治療的方式，當然這些醫師皆明白師尊天命所繫，有百分九十九點九的病因來自無形台海共業的作祟。

是業力負擔所致，因此我們比較能夠客觀的把疾病跟靈界的關係更深入了解，這一段時間讓師尊多一些尊嚴，讓同奮多些擔當，不要發生同奮跟同奮之間的磨擦，要堅定奮鬥的信心，當然我只能在這裡苦口婆心跟各位講這些話，盡力提供師尊有尊嚴的治療，希望同奮給師尊精神上的支持，趕快替師尊祈禱，爲台灣的前途加強誦誦，多做「靈修」的工作，爲宏揚天帝教做心理上的煅煉。

憂國憂民全力投入「保台方案」

師尊是一個先知先覺者，他知道台灣的未來，一定要得到日本、美國的支援，所以他堅持要到美、日宏教也是這個意思，雖然美、日宏教的時間不長，至少已經得到很好的回應，大家應該明白師尊的苦心。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有人比師尊更投入「保台方案」，師尊那樣無時無刻的關注著台灣前途，這跟政客喊獨立統一不一樣，那是不負責任的喊法，一個洞燭先機的人，他從靈魂深處與肉體上的佈施不斷的付出，爲了不願看到未來已知的景象，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而不得放下心安定下來。

同奮們！宗教救國任務絕不能放棄

不知不覺的人太多了，爲了某些政治利益隨便喊話的人也太多了，所以我們同奮要有自尊，要有格調，要認清天帝教的使命是在「保台」、「救劫」，師尊現在的情形，我們更要精進，絕對不可以有一個老人家爲台灣打拚，爲台灣付出極大的心力的時候，我們放棄了爲保台救劫的使命，果真如此，師尊的教誨，殷殷愛國之忱就顯得實在太沒價值了，我們於心何忍？一個九十四歲的老人，他無時無刻的爲了保台而努力，我們捨得他嗎？我們捨得把師尊的保台任務中絕，把他所強調的宗教救國任務放棄嗎？所以同奮啊！加油吧！我個人對天帝教具有絕對的信心，我是想要完成「天命」，正如林光持醫師所說的，不是什麼功德，不談什麼福德，不談天堂地獄，盡量做，爲了自己，也爲了子孫，對不對！

▲編者按：這是楊光贊同奮在師尊病重時寫的稿，後來因師尊證道而留存，本期仍以原文刊出，因對同奮具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師尊與我

王增勇

結束了在加拿大求學的第一學期，甫下飛機回到家門，就接到電話得知師尊辭世的消息。整夜在床側輾轉難眠，思緒紛陳。與師尊相處的機會不多，但都歷歷在心，師尊對我的照顧之情，更使我感懷在心。

民國八十年，我還是個剛從美國唸完碩士，懷著滿腔熱情投入社會工作的小伙子，紅心字會是我平生的第一份工作。藉著紅心字會，我和師尊結緣共事。師尊總喜歡問我年齡，當我告訴他，我才三十歲時；他總愛笑稱，我們年齡相差六十歲，整整一甲子。我知道師尊的關心不在於我的年紀輕，也不在於他的年長，而在於人的赤子之心是不分年齡，人人皆有的，這份赤子之心（即紅心之本意）正是師尊創辦紅心字會的信念。大概也是因為分享著共同的赤子之心，對師尊我總懷著一份孺慕之情，當他是我未曾謀面的爺爺。

事實上，我和師尊是在衝突中彼此認識的，和同奮不同的是，我並非同奮，並未將師尊視為自己信仰的引導，而是以一名專業社會工作者，與機構負責人合作提供社會服務，彼此間專業工作的關係，我甫上班的第二週，師尊自鐳力阿北上回到始院，基於管理方便及安全考量，指示封閉紅心字會獨立使用的側門。當時，我以專業為考量，認為從教院大門進出會使我們所服務的受刑人家屬以為我們的服務以傳教為目的而卻步。因此，當晚我急忙下樓向師尊力爭。師尊認為我多慮而未接受，第二天早上，進辦公室時，正遇到師尊外出散步，我又再次向師尊爭取開放側門，師尊對我的堅持十分不悅，而拒絕和我再談此事。滿懷沮喪的心情回到辦公室，我想自己應該整理行李捲舖蓋回家了，將情況

告知常務理事光光後，光光熟諳師尊性情，於次日面見師尊稟報原委，希望師尊姑念我甫任新職，不夠了解狀況，雖然年輕氣盛，但應嘉許我有認真溝通的熱誠。師尊聞言，即怒氣全消，毫不介意此事，並稱許我的執著，師尊和我就如此開始認識彼此。我對他而言，是個認真、執著的年輕人，我也開始體會到師尊處事待人的寬厚及提攜後人的熱切。

師尊對於社會福利的看法也顯示了他悲天憫人的心懷，每次師尊北上，我都對他做工作簡報。紅心字會的兩項業務：受刑人家屬和老人居家服務。老人服務在工作的推動上，受到政府的支持且較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因此業務成長順利，成為紅心字會的重點；相較之下，受刑人家屬服務較難為社會大眾接受，工作推展不易。當時有很多人認為，紅心字會應全力推動老人居家服務，而捨棄受刑人家屬服務，但是，師尊卻獨排眾議，他認為：「老人服務紅心字會不做，別人會搶著做；但受刑人家屬服務紅心字會不做，就沒有人做了。紅心字會要做就要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要幫助就幫助別人不願意幫助的人。」社會上以從事社會服務沽名釣譽者不在少數，師尊的見解讓我深深感受到他對受苦的人深切的慈悲心，而這才是真正的社會服務的真正動力。

師尊對我而言，是個十分可愛的長者。他的可愛在於他的樂觀，他的理想主義，他強烈的使命感，和他純真如赤子的心靈，在這點上，我完全可以欣賞，因為自己也就是具有這樣特質的人，只是我常想，我因為年輕不經世事而理想樂觀並不足為奇，當我像師尊一般年齡時，我還能和他一樣的保持這樣的熱情，保持這顆赤子之心嗎？（下轉第63頁）

明日之約

一位侍從長寫給首席師尊的信

王光我

本文作者王光我，本名王啓清，陸軍官校正四十期畢業，與師尊宿緣極深。七十四年皈宗之日，師尊謂「老朋友來了」。高教班第二期結業後即奉召擔任侍從長，三年四個月隨侍師尊左右，名為師徒，情實與師尊亦師亦友。本文為他在鐫力阿道場中為師尊守靈期間撰寫，一字一淚，真情流露。

· 編者 ·

十年前，我初皈天帝教，那年的冬天奉您所託，藉著赴美公幹之際，帶一批教內資料出國傳播，那天您在儲藏室裡，一邊挑選資料，一邊對我說：「渡一個算一個。」那時節距我初次覲見您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月，除了您之外，我對天帝教的認識實也僅止於廿字真言而已，但是您誠摯的眼神和堅定的語氣，從那一刻起已經開始影響我的一生。那次出國由於行李超重，我必需卸下所有的禦寒衣物才能讓那批宣傳資料勉強通關上路，那是我第一次嚐到國外弘教的辛苦，但無論如何未曾料到十年之後由您御駕親征所走的路程，竟比我這次單騎所闖的經過更艱難萬分。

您在去年的美國之行雖然已在事先因應時勢排除萬難，改由我和光喜二人先行隨侍您赴美弘教，但在中正機場看著您和師母兩人坐上輪椅等待出境時，內心忽然有一股辛酸，彷彿我們正準備把您們兩位老人家推向另一個無法預期的世界一般，事實上這一趟美國弘教也真的成了您在人間帶領我們面對紅塵世界的最後一場救劫之戰。在您返國後的閉關修養期間，為了減輕您對美國教務工作日夜懸念之苦，我慨然答應洛杉磯掌院的申請，獨自一

人再度前往美國開班複訓，那知這一走卻讓我這位已經卸任的侍從長因為身處異鄉，無法及時趕回，幾乎成了天帝教的待罪弟子，而抱憾終生。

耶誕之夜，正是美國年度大假的前夕，那天夜裏，當地同奮仍然照常舉行晚課祈禱，一向屬於沙漠型氣候的洛杉磯地區竟然在第一聲皇詔響起之際，忽然雷雨大作，剎那間教院內外的氣氛也莫名其妙地淒涼清冷起來，當年先總統蔣公逝世之夜風雨交加的景象一下子湧上我的心頭，我雖從內心裏警覺不妙，但卻仍寧可相信自己的臆測只是多餘，而強作鎮靜。可是下坐之後竟然疲憊得提不起精神向台灣電詢究竟，一夜輾轉，終於在次日清晨被台北的電話叫醒；通過電話，我頹然的坐在地上沉思：早年修法時，曾聽說過：「所謂上師是一種透過人體運作的宇宙力量，牠的來去完全由自性所決定。」電話上說您在一週前已經決定自行請命歸天，只是人間徒眾竭力挽留，才延至當日零時證道返駕，當天，台灣時間中華民國國曆十二月二十六日，正是我家裡敏淳同奮等著打電話祝我生日快樂的日子，然而當電話再度響起，樓

下傳來光溫同奮大聲呼喊：「光我請接家裡長途電話」之時，我已無心接聽，只有沿著兩行熱淚，用手指在地板上寫下一段古人留下來的殘句：「我有淚千行、不落十餘年、今日為君盡、併灑秋風前。」當年讀它，不解其中悲感，如今寫來，竟有錐心之痛。赴美之前，我曾向敏淳講過：「我今年四十七歲，師尊老人家正好是我的兩倍歲數，我得趕在年底之前再赴美國辦理天人炁功複訓及靜坐研習班，好讓師尊在閉關期中放心修養。」怎奈事未竟成，而您已選擇在這個我即將跨越四十七歲的日子裡歸證，當弟子的我真是情何以堪！今後我將不再在這個日子裡慶祝自己幾近殘存的人生，不僅由於曾經忝為侍從竟未能在您歸證之時隨侍在側而自覺愧對天人，也因為這個日子更應當是我勇於面對此身生死問題重新估量其意義的時刻，在生死問題未能突破以前，苟顏慶生也只是徒顯自己懈怠昏沉而已。

其實從這幾年的隨緣修法之中，我多少也瞭解到天意確有其不可預測的一面，回想去年五月間，在隨從人員多次依法申請赴美簽證連續受挫之際，我已隱然感受天意艱危而不敢明言。記得有一次在自然亭裡，您剛接到回報說明隨從人員簽證未遂的消息時，曾經對我說：「這次到美國宏教，是拿我的身體去冒險。」怪我顛預，悟不透您語意之悲切，想您必早已了然於此行的後果，而卻又仍執意前往；如此奮不顧身的投入，是爲了給弟子們做榜樣，還是想以身諫世，藉求改變人心以謀永世之和平？

您證道的第三天我從洛杉磯趕回鐳力阿道場，滿山旗海和黃色的帷幔暫時將我內心的惶惑和淒苦轉入莊嚴肅穆的情境中，但是步入清虛妙境遙望光殿大門前擺設的香爐中，裊裊升起的香煙正與當年隨侍您側每日靜坐所見情景相彷彿時，我再次悲從中來，而幾度泫然。儘管我在洛杉磯掌院時一再向當地同奮解說您是自己請命歸天的，藉此勸勉大家節哀奮鬥，然而親自走回這段隨侍多年的路段時我已幾近崩潰。

當天從各地教院趕來追思的人潮一波波的湧入，隊伍從光殿

門口分成三路一直排到清虛妙境門外，不僅許多長期失聯的同奮扶老攜幼陸續歸來，更有多位同奮一再重複排隊進入靈堂，一次的含淚進出而幾度徘徊久久不忍離去，有的同奮自願參加守靈，人太多了排不進名單，就守在道場裡參加義工幫忙打雜，一待就是好幾天；時值美國與日本的年假期間，所有班機早已班班客滿，當地的同奮寧願留宿機場也要擠一張補位機票回來，敏悌同奮在洛杉磯機場排了補位已經上了飛機又被請了下來，面對遙遙無期的等待，她硬是在機場再等了下去，這些情景比之當年以阿戰爭期間，以色列人民分從世界各地捨身同赴國難的情景實已不遑相讓，我站在朝禮隊伍的管制台上，面對這些勇敢而真誠的同奮，禁不住內心淒哽而多次失態。

曾經有一位老朋友問我：「你到天帝教以後有甚麼心得？」我說：「定力、功德、智慧，這三項得道成佛所必備的條件，我已經找到了精進的方向和鍛煉的方法。」我之所以敢於如此述說，實在是因爲您的願力與慈心加持所給予我們的無畏佈施與無爲心法，早已爲我們開拓了明確的修證之道，讓我們在滾滾紅塵之中免於顛倒恐懼而能不迷不惑，不但足以自救，又能用於救人的實效所致。記得在洛杉磯掌院開光啓用當天的記者會上，有人率然的問您：「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您就是 上帝的使者」之時，您領首微笑直接了當的答覆說：「我自己就是證據。」簡短的一句話，竟使得那位咄咄逼人的記者當場無言以對。這一幕正讓我們毫無遮掩的見識了您忠於 上帝，勇於負責的氣概與胸襟。然而隨之而來持續性的操勞與佈施，卻使得您肉身負荷超過極限，而不得不從預定的計劃中提早轉進回國，以便施行療養。光我以侍從的經驗，對您的志節與心境自有一番異於凡眾的感受，然而當您以踉蹌腳步無怨無悔的承攬天下共業，而導致肉身傷痕累累時，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您獨自一人孤單的在向天奮鬥的路上踽踽而行，而無能以身相代！

您證道之後，多日以來臉色依然光鮮如昔，但在第十二天清

晨卻從冰存得已經結凍的鼻孔裏流出一道晶瑩剔透的液體，它先紅後白然後旋即凝固，我問人，眾口不一，我自付難道是紅白苔提煉化之後的果相所致，還是世情的牽掛使您不得不藉此以示現解脫？

在侍從組成員中，阿谷——陳光臥，一個平凡而木訥的人，卻是您心中最憐惜的侍童。從您證道之日起，他自己絕食七天，不飲不食，幾經恫嚇勸導才勉強吃些水果裹腹。這位一向被大家視為弱智的人，卻是最能表達出對您的情感的人，他的內心世界也只有您能洞悉。這些日子裡，我問他話，他不答，叫他回家稍歇，他避而不走，叫他做事，他與我睜眼相對，整日裡不發一語，我雖不解其意，但能體諒他的心情。我曾罵他是三界癡奴的縮影，但是在您眼中，我內心的執著與獨斷又與他外表的癡妄慢疑何異？我懷念那段隨侍於您身邊時那種戒慎警覺的日子，那時候我汲於自我精進而無心理會人世之是非擾攘，任滿三年四個月之後我審時度勢，推舉郝光聖同奮成為您的第四任侍從長，自己則轉身投入紅塵世界，名為為您分憂解勞，自認為可以迴旋於道場以之助您辦道，直到聞您捨身歸道那一刻起，才真正息心止妄的痛切檢討，此時真恨自己的顛倒錯亂，誤以為您承受眾生的業債，自必以肉身承載眾生業報為當然，更且認為眾生業病對您無礙，而不覺知雖是天聖轉世，其肉身的承擔亦有其極限，真是無明纏繞，執理而誤事。

民國七十七年，我初任侍從長的那個月，有一天見光傑秘書整理您的墨寶，其中有一張用大筆直寫「以宇宙為家」的長幅，雖有您的題署，卻沒有上款，我問光傑這做甚麼用的，他說是您在七十二年天極行宮寫好後，就叫他收好，沒有說要給誰，光傑開玩笑似的跟我說：「你想要的話就去跟 師尊請示。」我毫不考慮的拔腿轉身就跑，直接進入「無為居」，見您正在看書，也不懂得迴避，就直接開口跟您要這幅墨寶，沒想您微微一笑，答說：「這就是要留給你的。」當時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如今

即使長跪靈前，求您再賜一字也已不可得了。去年年底我赴美辦無功複訓班前，您突然指示我，要我彙整歷年以來所有侍從工作經驗，重新編訂辦法，我以二天一夜的時間整好呈核，您一手拿著資料，一手摸著胸前，叫我存參備查。當時我不解您的用意，此時，撫今追昔，才恍然查覺，從「以宇宙為家」的墨寶到「侍從工作辦法」，這中間隱隱然有一絲心心相連的師情道誼聯繫著。如今您走了，我留下這兩樣寶物，來日有人問我：「有甚麼可以證明你是涵靜老人的侍從長？」我當學您直拍胸脯，大聲宣說：「我就是證據。」來世，只要您徵召，盡虛空、遍法界，我必奮身而往。

十年憶往，感傷之外，當下我們仍有再戰的信心和勇氣，以往靜坐中習慣性的貫念您時，那種如伴師側的感覺到現在依然不變，這緣於我們相信您只是換了一個方式來領導我們繼續執行弘教救劫的使命而已，「抬頭三尺、法輪常轉」，在靈智的世界裡您又何曾離開過我們半步？有一次您在對教內工作幹部講話中，忽然拿出「寶誥」詢問在場人員：「天帝教應元體系中的三十二天天王是誰？」當場無人勇於出聲應答，您嘆了一口氣，叫光傑秘書翻開寶誥，告訴大家三十二天王就是清虛真人。接著再問大家可知清虛真人是誰？當時您臉上的表情的確深深的給人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誠然，肉身並不是生命力量存在的唯一形式，當我們確知您已然依循自然法則，放下肉身折返天上時，我們對您法相的貫念將會更加殷切而真實；我們不但始終堅信您對我們的教誨與承諾，並且將以枕戈待旦的心情期待您從無形的次元裡繼續指引我們披袍再戰；今日大家儘管哀傷卻能持續的前進著，鐳力阿的工程依舊在進行，學院誦誥的聲音比以前更堅毅沉著，各地教院登記守靈的人排滿了預定的輪值表後還在不斷的湧入，您這一趟人間之旅所傳播的種子將會逐漸茁壯。當此之時，既然無法忘卻對您的懷念，只有勇敢投入您為我們所規劃的聖戰，我們需要指引，但絕不遲疑。

以師尊精神為明燈

李光翱

蘇格拉底：「沒有經過反省檢討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是的！作為師尊的入門弟子，早晚都有反省懺悔的功課，但今天，我卻不自主的跌入回憶裡。以前我認為只要是正派宗教，都是以「歆善奉行，諸惡莫作」作為淑世條規。我一向只追隨家母，以傳統的祭祖、禮佛當成宗教信仰，因此，民國七十四年楊光贊同奮極力遊說我們全家大小要皈宗天帝教時，我們只是虛應故事而已（當時可說完全無心）。皈宗儀式在始院光殿舉行，由師尊、師母親自主持，還從師母手中接飲甘露水，回想當時師尊諄諄告誡，還好像是昨天的事。師尊、師母白髮蒼蒼而和藹可親令人印象深刻，但後來卻因三跪九叩、四跪八叩及儀式的冗長被搞得昏頭轉向，加上未認知天帝教之奧旨，皈宗後便成失聯同奮，而仍在紅塵逍遙自在。直到有一天（民國七十六年）楊光贊說：「師尊年事已高，這期正宗靜坐班是師尊親授的最後一期。」我才驀然驚醒，趕搭先修五期的末班車（其實師尊高度救劫的精神，其後各期，師尊仍親自主持）。七十七年參加第二期師資高教班結束後，毅然辭去財政部財稅中心公職，加入天帝教教職奮鬥行列迄今。而今師尊證道，有形法身已離我們遠去，精神卻如高山仰止，又如宇宙之浩渺其大無外而無法描述，謹誌專職以來追隨師尊參與或完成之二、三事，或可略述師尊聖人心懷於萬一。

其一：軒轅教、天帝教、一貫道三教聯誼座談會（時間：七十八年五月十四日下午六時于軒轅教淡水黃帝神宮），會中師尊

強調：「三教都是以中華民族文化為背景，大陸變色以後，政府撤退台灣，大家懷著孤臣孽子心情，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中共崇拜共產主義，根本把中華文化摧毀殆盡……。我們三教要竭盡宗教徒報國責任，發揚宗教安定人心的力量……。」「事實告訴我們，宗教徒要有先見之明，所以天帝教今年元旦開始舉辦長達十八個月的保台護國法會，長期祈禱哀求 上帝，希望大事化小，在明年六月卅日法會結束時，圓滿成功……。」

其二：七十八年十一月雲南地震，本教籌組台海愛心會募得價值四百萬藥品及七部救護車為大陸雲南賑災，當時維生樞機即代表本教傳達訊息：「一、兩岸文化臍帶無法分開，藉學術交流帶動經濟交流，二、深願兩岸互信、互動、互補，造福大陸同胞。」

其三：七十九年四月以「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文登七十五期教訊，恭賀師尊九十高壽。文中引述：「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日報新聞一則：蘇聯前國家安全局上校（已投奔自由國家）高地耶斯基指出「五年前險些爆發核戰」。該俄諜透露：「蘇聯誤認西方將發動核戰突擊，差點使全球毀於核子戰爭大災難……。」是什麼力量使核戰災難化延於無形？是歸因巧合因素或是師尊於甲子年（最危險的一九八四年）適時發動祈誦九千萬聲皇誥奮鬥之成果？」

其四：七十九年九月登華山朝聖，于九月九日晚上在東峰頂與九位同奮誦廿字真言四十九遍「普渡華山求超靈」，並傳播天

帝教為「大陸同胞早日生活安和樂利」、「兩岸和平統一」之訊息。

其五：八十一年八月參與海峽兩岸道家思想與道教文化研討會（於大陸西安舉行），會議和諧，具學術性、友誼性、前瞻性，尤其具有回饋性。涵靜老人的特別關切，因為深沐華山道氣、關中道學，四十五年前他將中華文化命脈從華山帶到台灣，四十五年後由台灣帶回關中。

其六：參與「教職人員俸給法」及「教職人員任用法」之制訂。使本教依師尊之理想逐步建立制度化。另先後撰文「天帝教簡介」、「如何負起確保台灣的時代使命」、「大藏院工作報告」、「奮鬥的人生觀」、「九條好漢上華山」、「海峽兩岸道家思想與道家文化研討會述要」、「南園冬暖」、「極忠文教基金會的回顧與前瞻」、「天帝教八十三年度全國教財會議紀要」、「思想起我國寺塔之建築」等二十餘篇，或登教訊或為靜心靜坐班之教材，亦專為協助師尊宏教化為用心。

我常常在想，如果不辭公職，那麼我的服務範圍，恐怕只能一生在財稅小圈圈裡打轉，不意進入天帝教之後，在師尊之引導之下卻能無形、有形參與教化廣被眾生，加深加厚我個人生命內涵，幾如脫胎換骨。師尊以生命為中心的宇宙觀，以價值為中心的人生觀，以超越精神、開放觀念主張「天人合一」，在一生中表露無遺，如今真個「獨立人天上，常存宇宙中」，雖有形法身將離我們漸遠而精神在邇。當我們在淚眼模糊的時候，與其相對歎息涕泣，不如以師尊精神為明燈，薪火相傳，萬里宏教之行，就從現在開始吧！

八十四年元月十一日於始院

（上接第58頁）

師尊另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胸懷。當我決定離開紅心字會從事老人福利法的倡導工作時，我南下面見師尊當面稟明，師尊當下說：「如果老人福利法能順利修正可造福全國老人，這工作比紅心字會的工作更重要，你應該去做。」師尊毫不強留，更不為自己或紅心字會的立場考慮，而以大眾的利益為考量，讓我感動莫名。師尊胸懷之大，處世之無私，在我今後的待人處事上，永遠是個難忘的典範。

老人工作理論常指出，老人在晚年生活中的種種問題，來自工作的失去、健康的衰退、配偶及朋友的死亡，以及面對死亡的恐懼，我常想師尊可以說是老人的特例，他從未失去他的工作，事實上，他的工作從八十歲開始，一直到他辭世，都未曾間斷。他從不恐懼自己的死亡，因為他從沒有為自己著想。我想起了，道德經裏的一段話，大意是說：天長地久，天之所以能長，地之所以能久，即在於它們並不是為自己而存在。師尊之所以能長久活在我們的心中，大概就是他那完全無私的心吧！

乍聞師尊的厄耗，震驚悲傷之情充溢心中。但在回想師尊的點點滴滴之後，我反倒釋懷，因為以往師尊以形體在世，我們能見面的機會有限，如今，師尊已在無形，我可以在直接與師尊接觸，他的典範深深在我心中，不再受到時空的限制。母親辭世時，師尊曾致匾：「回歸自然」，對師尊而言，形體的消失大概只是自然循環的一部份，另一種存在方式罷了。對我而言，與師尊這份緣，開啓了自己對生命的體會，更堅強了對社會服務的使命感。師尊對世人的悲天憫人會透過我而繼續造福世人，師尊已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份，生活的動力。也許，這是師尊願意見到的，也是回報師尊知遇栽培之恩的最好方法吧！

團結再團結・奮鬥再奮鬥

左光湘

同奮們：大家團結一致，為共同完成師尊未完成的第三天命而奮鬥

首任首席使者囑咐全教同奮書中至盼全教同奮齊心奮鬥，共創新運。雖然師尊位證金闕，但在清虛宮上要求全教同奮仍應在各崗位上克盡本職，善自體念師尊意旨，持續誦唸兩誥，直到完成兩大時代使命與玉靈殿三大特定任務為止，絕不能有所懈怠。更急切的是要將台海武力衝突的危機，透過弘法佈道，喚起台灣兩千一百萬同胞的憂患意識，期能渡過今年台灣地區之危機關鍵年。師尊這段遺訓，同奮們不僅要牢牢记住，更要力行實踐，才不負師尊「以己身贖民罪，了蒼生共業」之願。

師尊發下靈肉佈施大願，期能挽救蒼生浩劫及換取海峽兩岸共業，好比是耶穌釘在十字架一樣，師尊這十四年來為救劫犧牲的偉大的精神，忘年、忘我，我們可以在清虛宮弘法院教師講義第一集——「明師救劫挽三期」、「上帝召見首席師尊」、「萬聖萬佛皆助首席」、「萬億心靈奉明師」等聖訓中看出，師尊每次向金闕的哀求，其壯烈與浩然正氣，震動無極天，激起諸上聖高真一體同悲……。師尊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光田醫院依舊不以己身病痛為意，仍然念念中華一家與中國統一。隨侍同奮無不感動。我們身為師尊之弟子，此時正是反省檢討、懺悔改過的時。記得師尊去年（八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於鐳力阿團拜時訓勉同奮——「今年是劫年、奮鬥年，大家要好好奮鬥，否則明年不知在那裏過年……。」現在思之更應領悟師尊深意。師尊九四高齡仍為了共業大發慈悲心願，靈肉佈施，身為同奮，而未盡心盡力為師尊分勞分責，實感慚愧不已，大家應從現在起，恪遵師尊訓

示，赤誠的心效法師尊救劫奮鬥精神，共同奮鬥創造美麗的明天。

謹提供下列三點：

一、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

記得師尊曾再三訓勉同奮：「因為世人大家都勾心鬥角，為自己打算，損人利己，想出種種方法達到自己目的，什麼事都是心所造成，良心破產，大家距離。上帝愈來愈遠，忘了當年上帝要我們下來，是要一面生活、一面修行，時代在變，人心也在大變，大家都為自己，所以也不用什麼報應，只有算人類總帳。天帝教重來人間，針對人類病根要我們同奮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而完成上帝交付我們的使命，化延三期末劫核子毀滅戰爭奮鬥，世人得救，自然自己也得救，所以現在最最危險的，就是人類私心太重，人人為自己，很少有大公無私、正大光明的人。這段訓示正是師尊心教、言教、化教、身教的最佳寫照。他老人家自己一生做到：「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福報。」

師尊自民國十九年在南京皈依天德教蕭教主，以身許道，以迄謹遵第一天命歸隱華山，經過苦修八年，早晚祈禱誦誥，獲得抗戰勝利。以至渡海來台執行第二天命及第三天命，帝教復興十四年來之奮鬥，師尊總是奮不顧身。我跟隨師尊身邊奮鬥十年，親眼所見，一切以救劫為重，事實不勝枚舉。他老人家精神感召訓勉的話永遠在我們腦海裡，期望共同力行。師尊說：「靜坐不

僅可以健康長壽，而是鍛鍊精、氣、神三寶，創造新生命，可以永生，在上帝左右，與宇宙共始終。現在人間多少人希望長壽，最後還不是黃土一坯，他們目的都沒有達到。人生幾十年是太渺小了，現在世的功名富貴都帶不走，只有罪惡和功德和自己的道行（靜坐功夫）可以帶走。」憶天帝教十四年來有少數同奮未盡如師尊的理想，僅有心而未付出現行動，天帝教是著重實踐的宗教，如「昊天心法」除了要心體會外，還要努力實行，知還要行，所以師尊曾說：「五門功課均在煉心。」由凡心煉成道心，道心即天心。（天帝教的心——救世救劫的心。）

二、「我命由我不由天」——打破宿命論靠

自己造命：

世界上的人，中外古今，大家相信宿命論。生下來就認為一生的命運是註定的，一切靠天，因此有很多人把一切都寄託在命運，不愛惜自己人生，最後便沒沒無聞虛度一生。所以師尊訓勉我們：「培植立德，自己造命，每一個人的價值要自己去創造，命運也要自己去創造，儘管現在時代進步到太空時代，核子時代，如果不向自己奮鬥、向天奮鬥，決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因為每一個人都要受五行的相生相剋，只有非常人懂得『造命』，自己創造，才可不受命運的支配。」

天帝教復興就在這個美蘇核戰爆發關鍵時刻，但在台灣復興十四年來早早晚晚誦念兩誥，哀求上帝，化延核戰毀滅浩劫。美蘇核戰終於在十年中由同奮誦誥化延了。師尊曾云：「皇誥力量，實在不可思議，連蘇俄共產主義的老根都拔掉了。」又云：「天帝教講大的顯化。」例如七十二年，在富士山標高二千四百公尺舉行「天帝教富士山擴大祈禱化延人類毀滅危機暨減輕日本重大天災大會」，適時延緩了富士山火山爆發及東京地震浩劫。同

年誦念九千萬聲皇誥運動，甲子年浩劫化險為夷，再在七十八年誦念二億五千萬聲皇誥，終於化解台灣危機。這證明我們的「命」是不可等得到、看得到，要我們自己來把握，命運是操在自己手中，所以天帝教是救國、救民、救世、救人類的宗教，是奮鬥的宗教，上帝的宗教。師尊遺願，矢志於位無形而以精神領導我們同奮，繼續為教奮鬥，再造和平統一中國，促進三期大同，完成師尊未完成之天命。全教同奮應本乎師尊旨意，積極宏教救劫，廣渡原人，加入奮鬥行列，喚起同奮憂患意識，期能渡過今年台灣危機的關鍵年，以不負師尊在天之期望。

三、勇敢地承擔起時代使命，以拯救天下

蒼生為己任：

師尊經常告訴我們同奮：「(一)以靜坐為手段，來接引『原人』，有緣者可以一步登天，用句現代語來說，等於是乘坐直昇機上凌霄寶殿。(二)各位同奮勇敢承擔時代使命……。 (三)希望各位同奮要發大願、要立大志，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今日我們台灣同胞得能安居樂業，第一要感謝上帝；第二要感謝我們先總統蔣公英明領導，才有今日繁榮富裕的民主自由的生活。」師尊常強調：「同奮座右銘——(1)去私心、存天理；(2)正己化人，與人為善，早晚切實反省；(3)大家要心連心，為天下蒼生祈禱。」去年七、八月赴台灣省所屬各初院、教堂親和訪問時，發現晚刻誦誥人數，實在不如理想，但我不敢向師尊稟告，否則師尊必定十分痛心。我曾擔任首席辦公室的秘書八年及開導師四年，深深體念，師尊為救劫、弘教富有強烈使命感、責任心。我在軍中四十年來經驗，所見到任何將官及任何人無法與師尊相比。師尊天命第一，使命第一，師尊曾在各集會談到本教時代使命時，同奮觀念

（下轉第72頁）

誰能有決心有毅力完成師尊的願力？

——給成大同奮的兩封信——

呂光證

此份稿是二十四日傍晚有感而發寫給我在成大宗哲社的學弟妹，希望他們能秉承師尊的志向願力而奮鬥。今晨師已證道回天，我重讀此文一遍，想想也許在教訊公佈对大家略有幫助，也算是表達我對師尊的追思以及追隨師尊奮鬥的決心。

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

▲第一封信▼

各位成大的同奮你們好：

我是光證，現在一邊打字給你們，一邊聽著大同堂傳來一陣陣慷慨激昂的聲音，但現在再也不是熟悉的師尊聲音了，而是開導師們為著宏教、救劫高昂的論辯語調。此刻我的心裡平靜，靈感泉湧，我心有所感很想說一些話，就讓它自然說吧！

天帝教的兩個任務

記得今年四月初英國同奮 Colin 夫婦來台，師尊在閉關中破例接見他們，師尊告訴他們天帝教有兩個任務：

第一個任務 是如何讓世人活下去

第二個任務 是朝宇宙太空進軍

前者首先是指核戰浩劫的毀滅悲劇，繼之是海峽兩岸的亂與和，也就是中國人的未來。核戰浩劫的毀滅是靈肉俱焚的悲劇，

我們就算不能體會，至少也能從聖訓中了解，但與中國人的未來有什麼關係？何必如此拼死拼活地奮鬥？我曾經困惑了一陣子，在鐳力阿專職一年多來，感受師尊的言教、身教與自然之教，每天恭讀教義、聖訓，才慢慢領悟到當年三期末劫自中土開始行劫，中國人的未來當然與世界氣運息息相關！此其一也。

乾坤一擲·放手一搏

中國人的未來在現實上是兩岸問題，在精神上則是中華文化能否發揚的問題。什麼是中華文化？天帝教的精神就是中華文化！師尊早就公佈在每個教院，你們到一樓去，抬頭看光創位子背後的牆壁，那就是！師尊剛住院的隔天，大陸學者來訪，言談之中令人強烈感受到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熱愛與使命感，隔天清晨臨走之前，他們到師尊的無為居參觀，我陪同前往，突然注意到無為居一面牆上的對聯，左聯：「應運開元」，右聯：「繼天立極」，前者是邵康節元會思想的神機天算，後者是周濂溪立人極的

開創精神，這兩位均屬「清靜資糧」中師尊的靈系，清虛集中也有他們二位的詩，師尊常言他老人家深沐儒家的教化，復受道家的薰陶，以我所體會師尊最令人感佩的非僅是傳承道統的使命，更是繼天立極、開創道統的無畏施精神，也就是師尊近幾年來一再講的「乾坤一擲、放手一搏」，而今師尊是以他的生命、修持為我們做了榜樣。此其二也。

豈能忘情？道心不變！

曾讀清虛集「豈能忘情」一首：

「涵虛性內天 靜養心中蓮

忍視蒼生淚 只聞稚子啼」

豈能忘情？一般凡夫如我等只以為道者無情，但自從親睹師尊天人會談完之後當著弟子之面幽幽道：「畢竟在這塊土地上也曾住了四十多年！」之後嗚嗚哭泣，撼人魂魄，我不敢見師尊心中悲憤難以自處。每天打開報紙但見各各黨派、個個政客都言愛臺灣，但是誰真正為這塊土地耗盡靈肉？是誰帶領我們為著島上的風吹草動緊急祈禱十數年如一日？多少同奮退了，誰受得了一個比部隊還累還更講任務使命的宗教呢？宗教不是安慰人心的嗎？宗教的確是安慰人心，當師尊耗盡兩三個月的心血一字一字在寫給他的師尊百年紀念文上：「六十年來時代在變一切在變，極初之道心不變，我信仰 上帝之誠一天比一天堅定，我銘懷吾師之心一天比一天彌親。」我心因感動而安慰，我皈依六年來第一次赫然發現原來師尊和我一樣也曾是弟子，原來師尊也是同奮，只不過是一個很老的弟子、同奮。

從華山立碑談到摩西

談到華山立碑師尊破涕為笑，談到摩西師尊興趣盎然，我們鼓勵師尊要放下天下事安心養病，明年華山之行要讓鄧小平見識

真正的「中國老人」，師尊要走過對岸不用麥克風演講三小時，要上華山去北京入虎穴得虎子，乾坤一擲放手一搏，一個主義一個中國兩岸真正和平統一，師尊眉飛色舞連呼：「你們趕快去籌劃！」光傑神態認真與師尊談判：「但師尊首先要養好病！」師尊不置可否，後來我讀到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中師尊談到的靜定原則：「『自然』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只有救劫、救天下蒼生必須急，其他事也急不得！」始悟師尊之決心。我們也要求師尊既與摩西同樣八十歲領天命，當然要與摩西一百二十歲同壽，師尊面露玄機：「摩西和老子一樣不知所終！」要我們好好研究，我查閱書籍、聖經：摩西是由耶和華親手埋葬，沒人知道他的墳墓；摩西個性剛直常與神談判，要以己身為以色列民族贖罪，與師尊悲心相應；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脫離奴隸生涯，而師尊第二天命確保臺灣免除共黨禍害；耶和華允許以色列人流奶與蜜之地，但摩西一輩子不得進入迦南，最後消失在俯瞰迦南的尼波山上。而今師尊天命所繫金闕有保台方案，唯師尊有生之年可得重返彼岸再上華山？此其三也。

我心已亂寫不下去了，光創、各位學弟妹，以後再談。

走出「大生」「共生」「造生」生生不息境界

八點半剛到大同堂集合，李教授勉勵大家勿以哀戚心看待此事，李教授言師尊在病床上意識最清醒時留給他的字句是：「中華一家。」後來又補充：「已聽到中國最大的電台廣播『中國統一』了！」會議散後，同奮有的念誦、有的談論、有的工作，我四處看看做完一些該做的事，自然又回到電腦桌前繼續我的心聲。此刻我心又平靜，生死原自然，死原是新生，教義本文由一開始世人的各種疲憊掙扎痛苦呼喊，到最後一章新生論走出「大生」、「共生」、「造生」等生生不息的境界，早就彰明了精神不死與天地往來的真理。想起在美國期間師尊招待梅丹理的哥哥梅

維恆教授，突指著牆壁上的墨寶：

獨立人天上

常存宇宙中

要我解釋給梅教授聽，我一愣漏氣了，凡夫生命如我何能體會出師尊深意？及今思之，倍感師尊精神氣魄之瀟灑雄偉。

感應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

師尊住院期間我從不覺得阿中有何不同，我還是如往昔一樣工作、生活，就像現在，感覺師尊就在身邊看著我打電腦，此非故作驚人之語亦非提倡怪力亂神，我身受八年科學洗禮從不迷信，自認對科學本質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但多年來許多的經驗使我相信宗教的感應，也就是教義熱準親和之說。以我淺見，「感應」一則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二則絕非是神神秘祕的靈通，所謂「善之誠心」是也。回想七十八年在臺南教院奮鬥，一日同奮自鍾力阿回來帶回幾張師尊親書的墨寶，說我也有一份，我心中奇怪我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初版同奮，師尊怎認得我？怎會送我墨寶？打開一看當場愕然繼之淚濕，墨寶書：「為天地立心」，正是三天前我在住處默思我讀書求學之目的，隨手寫下自勉之句，當時只覺得好，渾不知此句之真意由來，因為我的國文早在大學聯考後還給了學校。專職這一年奉師命與光傑審閱心靈學系列聖訓，始知乃宋儒張載所述，邵雍、周敦頤、張載三位正是北宋時期傳道統絕學開太平的先鋒，其開創文化的使命感與師尊神似。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生命情境

我本嚮往師尊在教義中所自述的華山生活：

「……興來談古調，高伴洪崖笑，煙霞中讀書養氣，聖凡間往來談論，白雲深處，古洞靜幽，上接清虛之炁，溝通天人文化，下貫涵靜之體，闡明宇宙真理……」

或許是體會漸深心有所感。記得當時是在反問自己，師尊要我們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不為這個不為那個，那我讀書為何？就為天地立心吧！一念之誠如響斯應，雖未能感動上蒼卻傳來百里之外山區來的知勉，當時展卷時內心的感動刻骨難忘。此種經驗久之日多，漸能初步體會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生命情境，亦稍悟教義中師尊自述：「宇宙陽質射線之感應，即是天地間正氣的親和……，這種力量使吾勇往直前，不能自己。」於是宗教感應我自得其證。

發願立志不忘初衷才是正信

版師六年我渡過幾次信仰危機，當兵時每望澎湖星空總有衝動要寫下來，算算也有一兩篇登在教訊上，希望你們去找來看看。也許你們也有同樣的危機，此次師尊病況正是考驗每個人信仰的中心，痛哭流涕未必正信，寂然不動何嘗無情，唯能真正秉承師尊精神頂天立地乾坤一擲，發願立志不忘初衷，才是正信。初衷為何？初版同奮可以去看看版師表文，靜坐班、高教班亦均有頂表，此之謂初衷。我無德無能但自勉不忘初衷，師尊九十大壽我上光殿默祝心願，願為宏揚教義朝宇宙太空進軍而努力，感謝父母家人成全，退伍隔日即向師尊報到再無半點猶豫。記得師尊一次在自然亭問我的志向，談到出國深造一事，師尊欣然道：「你出去啊！天帝教可以資助你！」我心中暗想：「但國外沒有天帝教出去幹嘛？」念頭方起即聽師尊話鋒一轉：「但國外沒有天帝教出去幹嘛？」字字句句相扣相應，我抬頭對師一笑如沐春風，師尊舉起雙手正色道：「研究天人文化一方面要好好讀聖訓，一方面從打坐中找答案。」光證謹記在心不敢忘記。

天人大同境界很難理解

教義所載天人文化的終極目標稱之「天人大同」，是科、哲

昌明終極，陰陽永達和準，熙來攘往，極樂逍遙的境界，說了半天究竟是什麼境界也沒人知道，近幾年來師尊早已不講教義全心的救劫，先求世人能活得下去，但這一年多曾聽師尊自語：「天人大同很難理解啊！」顯見絕非單純地把宗教淨土建立在人間而已。崇仁教主、天人教主合作之大同歌詞：「星雲燦爛永虛空」或可稍作體會。崇仁大帝是臺南玉平殿殿主，師尊修證之封靈，是李教授口中思想最前衛開明、胸襟最瀟灑的仙佛，提起殿主相信大家倍感親切。

朝宇宙太空進軍起步可尋

天人大同確不好理解，但朝宇宙太空進軍之起步卻有脈絡可尋，師尊早要緒宇（江晃榮）把疑似外星電波的訊息交來，要溝通星際交流擴大人類文明視野，這是去除人類暴戾凶殺之氣的救劫新法，是教魂之中心。經多方波折，最後因報紙上一則彗星撞木星的消息而有轉機，猶記師尊在院長室聽完報告，沈思瞬間一拍大腿狀如孩童，高興道：「這事可行！」我起初不太相信，告知師尊這些彗星撞擊的能量非同小可，師尊要我去看清虛宮天樞院組織中調和各星球運轉的單位統由殿主持，我始接受。興致來了，我透過臺大、成大、中央各大學的同奮幫忙取得很多資料，彙整報告師尊，師尊獨對牛頓雜誌感到興趣，頻頻詳視這些星球運轉軌道的照片，一再交代此種好書要學院訂購，經我再三說明已經訂了始放下心。還不忘問我到底是火星遠或冥王星遠？我出示冥王星主黃維道的照片，師尊感慨良久陷入當年華山回憶中，不知往昔白雲深處朝宇宙太空進軍的理想今日是否可待，我振奮不已。

喃喃自語關心木星上的生命

幾多折磨終於赴美，期間由於人間有反對此事者，天上於氣

運亦有所顧忌，師尊召集光際開導師、光傑祕書和我詢問意見，我大力贊成，遂組三人小組，光際打前鋒、光傑規劃，他兩人前者是科學博士後者精明幹練，我則收集資料提供意見，三人合作，一時之間美國我們、鐳力阿敏接、臺南緒緯、緒立等三地電話傳真整日不停，天上人間訊息不斷交流，但其時師尊早已因各種靈肉佈施深受腳水腫之苦，初為師尊治療時乍見腳腫之大令我震驚不已，換作是我幾天就受不了，師尊竟承受如此之久甚至仍不斷再繼續佈施。尤有甚者，當彗星一案由於時間匆促（並其他因素，詳見公開說明書）出現變數，彗星碎片如期撞上木星，且G碎片撞擊威力之大，其光芒令地球望遠鏡瞬間都「盲」了，我懷著不安的心與光際去見師尊，盤算如何善後，不料師尊看了報導喃喃自語：「不知木星上的生命……」我站得近聽的真切，沒想到師尊不問我如何對教內外交代，反而關心木星上的生命，我剎那回過神來感覺無地自容，我知道自始我就錯了，此事本非單純的科學事件，一開始天上就點出是類似木星的三期末劫，天帝教救劫從來靠的是皇誥的慈悲念力，我卻一直以功利的心態面對，當晚我上光殿虔誦一千聲皇誥略盡心意，然師尊肉體痛苦加劇已不得不臨時決定回臺灣，行前到醫院輸血猶念念不忘舊金山、達拉斯等待他老人家的同奮，念念不忘美日的宏教。臨走舉行天人會談，我赫然見到先天一炁戡然子老前輩追問關於師尊靈力橫越星際空間佈施於木星生命之聖訓，回台飛機上我看著侍從照顧十數個小時只吃得下一碗泡麵的師尊，我只覺茫然。

下飛機後師尊直送榮總，我開始與光傑整理資料檢討此案，看到三期主宰聖訓勉人問調整方向，回歸教義所言的天人配合之道，則數十年後當可見到本教終將打開地球科學之門，使天帝教聲譽日隆，天人學居全球領導地位。看罷淚水奪眶而出，我已知道師尊在華山的心願這輩子他看不到了，我只問誰能有決心

有毅力完成師尊的願力？

蕭師公自請歸天時師尊如何面對

我出身臺南，對臺南有深厚的感情，成大與教院給了我科學與宗教的滋潤，使我有能力到鐳力阿奮鬥。現在天已經快亮了，不知師尊現況如何？我常去揣摩當年蕭師公在黃山二度血表上書自請歸天時，遠在華山的師尊如何面對？看到手邊「煉心」冊子裡引述師尊對鐳力阿同奮的訓勉，此時此刻我想它應有更廣泛的意義與價值，我附在最後請大家恭讀。

一九九四·十二·二十五凌晨五時

創造鐳力阿特有的精神與風格

甚麼是鐳力阿精神？鐳力阿風格？比方中日戰爭抗戰八年，有重慶精神，重慶精神即是「吃苦耐勞」，究竟鐳力阿精神與鐳力阿風格的真實含義在哪裡？希望各位同奮仔細想想，用心體會。

今天在鐳力阿道場內希望大家要能胸懷大志，向遠處看。儘管我年紀大了，但是到了緊張關頭，立刻「忘年」、「忘我」，該做就做，敢作敢為，所謂

大丈夫一怒而天下威

在自己的崗位上，負什麼責任就盡力去做，一切為上帝，一切為天帝教，現在我一心一意為了執行第三天命，台灣表面上很繁榮富裕，但是台灣的命運仍在未定之天，不幸一旦戰爭爆發，什麼經濟建設、什麼財富都沒有了，所以此次縣市長選舉，我為了台灣二千萬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為了台灣生死存亡關鍵，我在很多場合公開宣稱：縣市長選舉，國民黨應維持十四至十二席，台灣仍維持穩定局面。

這是天帝教同奮以天下蒼生為己任，首須確保台灣二千萬同胞安全的基本願力，凡是做大事的人首先要發大願、立大志，才有天命加身，無形中自然會全力支持配合，大家都進入帝教大門，登堂入室，應該了解「兼善天下」的道理，希望大家要繼承我的志向，有勇氣、有魄力、有擔當，腳踏實地，由小而大，為帝教千秋萬世而奮鬥。我在此告訴大家，天帝教先天大老、上聖高真的聖訓以及我的講話一定會實現，台灣海峽兩岸一定可以真正和平統一，希望大家信心堅定，發大願、做大事。

師尊願步耶穌後塵的悲願

▲第二封信▼

細讀師尊「感懷明志」七絕

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二時鐳力阿夜息冰涼，我與光臥在師尊遺體前行四跪八叩禮，分別跪在棺木兩旁守靈，我從口袋裡掏出追思法會上維生樞機印給大家的詩：「感懷明志」七絕一首，這是師尊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所作：

捨身奮鬥非為我 與世無爭樂自由

遊遍人間行教化 希賢希聖有何憂

我一遍又一遍地默誦無片刻停止，始則激動，繼而感傷，終歸平靜，心頭一片暖意溫潤全身。想起八十年代正當在中壢服役時，一晚忽夢身處一小屋，我高跪在一座孤墳前，墓碑上沒有姓名但我知道師尊躺到裡面去了，屋外一條大馬路上人潮熙來攘往熱鬧異常，但沒有人注意這裡，更顯得屋內那種孤寂、落寞、悲涼的氣氛，我一驚而醒，心中疑慮不安，第二天偷空打電話回教院始

知師尊攝護腺開刀，我拿著話筒半晌無言。沒多久從教訊上看到師尊很快恢復健康，意氣飛揚，又繼續不斷大聲疾呼保台！保台！又每言必從阿富汗危機談起，我笑了，這才是大家熟悉的師尊，永遠不倒，天人老兵！

現在師尊已證道回天，很多同奮質疑他老人家倒了嗎？有些人開始迷惘師尊數十年的修持？開始不解師尊為何違背他九十歲時公開的承諾：「願意帶領同奮繼續奮鬥十年！」我捧讀「感懷明志」第一句「捨身奮鬥非為我」底下的註解：

「為真理、為天人、為救世，誓願犧牲到底、奮鬥到底，願步耶穌教主後塵不求成功。」始驚悟師尊早在當時已立下「犧牲到底」、「願步耶穌教主後塵不求成功」的悲願，而今他老人家靈肉俱施、道功全捨、以他的肉體生命替代海峽兩岸的劫難、求仁得仁實踐了當年的誓言，我等弟子涕泣之餘尚有何言！

師尊以鑄炁真身毅然回天，我的心情錯綜複雜，記得一日見師尊坐在椅子上沉思，眉頭微蹙，半晌後憂心談道：「我在考慮是回天好？還是留下來好？」接著又道：「留下來要有用才行啊！假使劫難一定要發生，我留下來做什麼？」眾弟子無言以對，師尊幽幽提到：「當年蕭教主也是這樣的。」乍聞此語，當年有關蕭師公不惜身受天譴，毅然焚毀劫冊以挽救生靈，而師尊隨侍在側的一幕湧現，頓感悲不可抑，仰首問天，兩代宗師俱選擇了此路，難道這就是三期末劫的氣數？悲夫！

為救大劫創急頓法門空前未有威儀

一次讀到清虛集最末一首「了卻塵緣留形崑崙」（時在民國廿九年）：

秉性分靈命受天 何須功德在人間
等閒不管塵寰事 隱顯崑崙道統傳

當時頗為詫異，華山時期的師尊怎會「不管塵寰事」呢？繼

而讀到「真空妙有」、「最上一乘」、「待詔飛昇」、「無無至有偈」、「常住不遷」等詩，才知師尊其時正當道果初成、大丹既濟，自然欲上崑崙隨同師伯公雲龍至聖「乘雲上帝都」了。然而氣運移轉，雲龍至聖他老人家告知師尊另有天命，師尊決意力挽狂瀾，救人間空前未有之大劫，我大膽以為師尊隱顯之中將「海底丹」內聚能量散佈虛空，御心救劫，始有華山時期自維法佛王至天人教主三十四位封靈得詔，平均不到三個月修證一位，創急頓法門空前未有之威儀，為後代弟子恭敬仰慕之典範。記得師尊在第三期高教班曾言：「封靈都是因行劫救劫而證道。」言猶在耳，今日師尊回天之際，我等弟子若人心惶惶、迷惘無主，或欲效那自了漢之修法，豈不愧對師尊教誨？

有一日清晨散步到救劫亭，仔細端詳亭上碑文之「緣由」：「造就系星地球空前未有之鑄炁真身，確保帝教復興基地中華民族文化老根臺灣寶島，以應付人間特殊環境，收拾地球核戰善後，開創世界未來新境界。」

這一連串「造就」、「確保」、「應付」、「收拾」、「開創」的字眼以排山倒海之勢直入雲霄、震撼我心。其時正當旭日東昇，陽光灑落碑文，我一轉身，眼幾乎為之盲，乍感師尊修道之精神如那朝陽光芒四射，氣勢萬千，想起二十日玄玄上帝聖訓所述：師尊本靈毅然回天，鑄炁真身穿越諸天直上清虛，南天門不及應變，聖師祖亦措手不及。壯哉師尊！大宗師威儀凜然，諸天敬畏，其所以如此，正是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所說：「首席所煉之鑄炁真身，是一種能引導鑄能（宇宙極大能），而依念力佈施於全世界，進而影響到整個世局的妙法。如果首席結炁而為一體，早就能變化無礙，可是這種變化的法術或是能力，雖然可以吸引信徒，但是對於大劫臨頭，如何能產生御心的妙用？以前談到靈肉佈施的真正無畏施，就是這種情形。」證諸師尊自言：「吾一生

……從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更不在自身肉體上下功夫，……，吾之鐺炁真身與道法皆為拯救天下蒼生而擁有，非為一己之私……。」赫然警語！驚醒多少弟子同奮之迷思！益增我等肅穆崇仰之情！

本教昊天心法精髓必由此大彰

此刻捧讀「天帝詔命」，謂師尊一生「始終保持清明高潔身心、秉承剛正不阿真性」，即如「感懷明志」後三句：「與世無爭樂自由、遊遍人間行教化、希賢希聖有何憂。」瀟灑自如隨緣應化，欲致力新宗教思想流行，慨然以聖賢事業自許，是以說：「十餘年來超然物外、希賢希聖、我行我素、悠然自得。」捧讀之餘深感師尊駐世教誨弟子乃行身教、言教與自然之教，常要求大家立大志發大願。有人或問何志可立？何願可發？師尊「感懷明志」一首，志節如青天朗朗、如日月昭昭，可立可發者非此莫為，而本教昊天心法精髓深義亦由此大彰，師尊是以他老人家的生命為後代同奮走出一條回天大道。

我想我只要心性一日未明，本來面目一日未復，我永難忘記救護車在鐺力阿細雨嗚咽下搶回清虛妙境的場景，永難忘記隨侍床邊伴隨師尊呼吸吸時心中的傷痛，樞機、開導師還有許多同奮下跪，只聞廿字真言繚繞床邊，光起手按師尊心臟斷續續說：「還強……還在跳！」光傑跪在對面眼眶已紅，我第一次看到他哭……，十二月二十六日零時二十分，光持醫師要我停止手中的呼吸器，廿字歌聲悲鳴中師尊歸證了！師尊歸證了！我淚眼模糊望見師尊床邊的墨寶：

「歸去來兮三位一體何時能與宇宙共始終」

光證

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下午六點半

（上接第65頁）

並不一致，有使命感的也不多，以為此劫難以化解。我曾見到師尊痛哭流涕五次以上，多數同奮亦不禁跟著流下淚，有心人只要想到師尊救劫奮鬥的精神，就會情不自禁地淌下淚珠。期望全體同奮認清天帝時代使命，為了台灣安定，應共同奮鬥，效法師尊的精神，力行五門功課，出心出力出錢，大家心連心，救國救民也是救自己。

師尊曾屢次強調復興先天天帝教原因，台灣是中國文化的老根，確保台灣才能救中國，劫由中國而起——從九一八事變起，但劫最後亦在中國結束。師尊願以己身承擔中華民族共業，換取海峽兩岸真正和平統一中國。坤元輔教指示全教同奮體認師尊偉大殉道精神，師尊願將自己軀體犧牲來完成其最後的第三天命。我們同奮應感到傷心難過，未盡心全力為師尊分勞分責，愧疚不已，只有再真誠的遵照師尊訓示，反省懺悔，有錯改錯，化悲痛為力量，奉行師尊訓示，全體同奮堅定信念，做到三要、三奮、三銘、三規，團結再團結，奮鬥再奮鬥，完成師尊未完成之第三天命，不負師尊「以己身贖民罪，了蒼生共業」之願，以慰師尊在金闕之英靈。

銘謝啟事

本期首席師尊紀念專輯由以下同奮助印：

童光照 一〇、〇〇〇

林光燈、蔡敏耀 三〇、〇〇〇

蘇光昊、許敏鄰 二〇、〇〇〇

天帝教台南市初院 一〇〇、〇〇〇

謹此致謝。

走過自立晚報那段最艱苦的歲月

劉篤高

民國八十一年三月間，內子因身患絕症在國內外均告醫藥罔效的情況下，我聽信此間一位老中醫的進言「到大陸去碰碰運氣，也許會找到極高明的醫師能治療你夫人的絕症」，而前往東北大連就醫。由於我夫婦還稱得上是伉儷情深，自不忍遽爾永訣。因此我在當時排除萬難及某些朋友的勸阻，帶著病情已深的妻子，飛往人地生疏的大連。

在大連近兩個月的治療也告無效之後，同年五月間又轉往北京就醫。九月間我因事單獨回台北一行，我夫妻在赴大連之前已皈依天帝教，因此，回台北之後便就教於師尊並有事相懇。其時，師尊正好在東京宏教，我因此透過維生首席樞機的管道，電傳報告至東京，翌日即接獲師尊批示：「篤高夫人陽壽已盡，盼速赴北京照顧……。」我接到批示後雖然五內俱焚，但深知師尊七十年道行高深，對我這個晚輩絕不會虛言誑語，因即趕返北京，內子終遲延至八十二年二月病逝於北京。

我特別記述這一段往事，一方面表達我對師尊的感激，一方面也表示師尊對人生大事

提示的正確。我個人追隨師尊整整四十年，受過師尊的耳提面命及諄諄教誨，足資稱述的事情極夥，其中尤以上述提示，令我沒齒難忘，師尊天上有知，應可知曉我這個做晚輩的一片感念之意。

我是民國四十三年經維公樞機之介，進入自立晚報做助理編輯。其時，國內經濟尚未起飛，民間生活極苦，一般人的購報閱讀的能力很差，報紙的經營，極為困難。自立晚報是當時資格最老的晚報，但因先天失調，後天又遭遇若干次意外的挫折，以致在經營上最為艱困，玉老（當時報社同仁都以此稱呼師尊）自民國卅九年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之後，雖然全力以赴，仍因客觀環境的困難，使全體同仁均在困苦中撐持，玉老自己更是咬緊牙關，甘苦與共，其中有不少感人的事蹟。

那時候，自立晚報編輯部設在現在萬華區雅江街的一條狹窄的巷子內，編輯部的建築，是最舊的低矮瓦房，而且因為年久失修，從瓦縫裡可以見到天光，應該是名副其實的「透天厝」。在這種房屋內從事編輯工作，

真正是冷暖自知。

夏天炎陽行近中天之際，室內恰如蒸籠，不僅熱不可耐，且濕悶異常，用「人在蒸籠內」來形容，殊不為過。更奇特的是，因為房屋久未整修，致每逢天雨時，室外大雨，室內則小雨，點點滴滴，盡落桌上，到室外雨停，室內仍然滴個不停，直待屋瓦上殘餘水份滴盡為止。因此，很多次我們一手撐著雨傘，一手振筆疾書，完成編輯工作。這種艱苦之狀，維生樞機應可娓娓道來。

雅江街那時的房屋，一連三間，前面一間是前文所述的「冬冷夏熱」的編輯部，中間一間是排字房，後面一間則堆置排字房的雜物，把所有房間充分運用。那時候自立晚報本來由現已過世的李萬居先生主持的公論報代印，但公論報因機器老舊，印出來的報紙不僅面目可憎，且時有辨識困難之處，玉老因排除萬難。購買了一台二手貨的套紅滾筒印報機，準備自己印報，但是機器裝在那裏，則相當為難，依照玉老初意，將機器安裝在後面那間雜物間，以免印報時機器聲驚擾四鄰，但是經編輯同仁一再請求，陳明後面

一間因有天花板可以免於漏雨之苦，且因此夏季不會悶熱，冷天也不會有寒風侵襲，玉老因而體貼眾意，決意把編輯部後移，讓出前面的房間作機器房，編輯部同仁在工作環境稍加改善之餘，情緒更高，內容自然益加精彩。由這件事可以看出，在那種克難的環境下，玉老仍然遵從眾意，深體同仁的艱苦，「不為個人謀福報」的心理，在那時就已經深植其胸中，其曠遠的襟懷，由此可見。

前文說過，那時候的自立晚報，物質環境極為艱苦，國家經濟發展的情況，比今日差之遠甚。夏天在雅江街那幢房子裏編報，真正是「苦不堪言」。編輯臺上的幾位同仁，都是男性，三伏天裏穿件汗衫或背心工作，仍然大汗淋漓，想喝杯冰水讓心裏清涼一下都不可能之餘，大家渴盼的是能夠有一個「土製冰箱」，裏面放點冰水，燥熱時喝上一杯，應該會提高工作效率。然而我們深知當時的報社財務困難，發行本身賠錢，廣告又極其稀少，財務上根本入不敷出，所有的收入以支付印刷費及排字房費用為優先，其他方面則祇好拼拼湊湊。在這種極端克難的情況下，「土製冰箱」自然是一種額外的要求了。可是，當玉老知道我們希望在炎夏之際能有一杯冰水澆澆心上火氣之際，他毅然就叫總務立即購置一台「土冰箱」，而且交代總務課長，每天放一大壺冷開水在土冰箱內

，隨時備用。

這雖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但因為太感人了，所以一直存留在我的心底。我記得很清楚，那也是一個炎夏的中午，玉老由社本部（設在現在的中山女高旁邊，建國南路高架橋位置上，現已拆除），到了雅江街，他除了看看工作情況外，特別詢問我們的生活情況，當他看到每個人揮汗工作，想一杯冰水而不可得時，立即找來總務課長，問為什麼不給他們準備點冰開水驅驅熱，總務的答覆是：「那有冰箱儲冰水？」

玉老當時毫不猶豫的說：「你馬上去買一台土冰箱來（那時候國內根本沒有電冰箱，只有外僑家裏才有），如果季小姐那邊付不出錢，由我私人另行設法支付好了，工作這麼辛苦連一杯冰水也喝不到，那太對不起他們了！」

第二天當我們上班時，每個人的桌子上有一杯冰開水，一喝下去立即沁涼心頭，這種感受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玉老的慈悲憫人心懷也由此顯露無遺。

那時候，北市報業已經在發展中，玉老深知為一個民間報人，也必須跟上時代腳步，否則就會落伍。尤其那時候台北三家晚報（自立、民族、大華）競爭劇烈，不僅在內容上要力求精進，在工作環境上也必須力求更新，雅江街那個地方，不僅僅地處陋巷，房

舍狹窄，且觀瞻不良，無法更求發展，因此在五十年代初期，玉老在物質仍然相當維艱的狀況下，決定遷地為上。

同時，社本部跟編輯部分處兩地，管理也極不便，因此，在長期多方找尋之後，玉老終於憑一己之力，找到了位於長安東路、新生北路交口處其時國防部軍聞社旁邊的一幢四樓洋房，決定了租金及訂好了租賃契約之後，自立晚報編輯、經理兩部及社本部立即捨棄了舊有的房舍，一個自雅江街，一個自中山女高旁搬到了新址。對編輯部、排字房、印刷廠的工人來說，新辦公室已經可以算是「洞天福地」了！

可是，有多少同仁知道玉老個人花在新址尋覓及經費籌措上的無數心血呢？他為報社的榮譽、同仁的工作環境，付出了無法數計的心血，這種默默耕耘的辛勞，正是一個宗教家熱忱的最高表現。

對玉老來說，自立晚報搬到長安東路新址，是自立晚報發展的一個契機，同時也是玉老個人在宗教的途中再出發的一個轉捩點。因為自立晚報遷到了長安東路之後不久，開啓了跟本省名宿吳三連、許金德先生的合作，使得報社在財務收支上有所改善，免除了玉老一個人獨立支撐報社巨額財務支出的沉重負擔，使他個人仔肩稍輕。更重要的是，當他責任稍輕之後，他有更多的時間去思

考他所念茲在茲的「天帝教」，因此，當他爲北市報業覓得了適當的共同財源（聯合報王惕吾回憶錄中有較詳細的記載），也爲國內的新聞自由及國家的民主前途，拚出了一片天地之後，玉老知道應該是他重新回到他一心崇奉的「天帝教」的時候了。

大約是五十年代末期前後，玉老終於獲得了吳三連、許金德等人的諒解，毅然自動的退出了自立晚報，經過數年的沉思之後，天帝教終在玉老的努力下，在台灣復興。玉老這一生真正是功在國家，功在報業，自然也功在「天帝教」，願他老人家英靈不泯！

草草的寫了這篇三千字的稿子之後，內心思潮如湧，玉老九十五年的歲月中，可以稱述之事，既夥且多，尤以在承辦自立晚報之際，爲報業闢財源，爲新聞界爭自由，爲國家爭民主，種種切切，罄竹難書，本文只記述其爲人慈悲的一些小事，至其他爲「爭新聞自由及爭政治民主」等等，當另行爲文述之！而今，雖然哲人已萎，樑木已頽，但是天帝教二十萬同奮的思念孺慕之情，卻永不能釋。而且我們的孺慕與思念，將在他紀念日的周遭，永遠無聲的流轉。

△更正啟事

一三一期第十一頁第六行「血酸色」應爲「血酸栓」，第十二頁第二十行「葡萄糖濃度」應爲「尿素氮（BUN）」。特此更正。

持續薪傳繼續奮鬥

蔡光思

師尊於公元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零時二十分，在本教鐳力阿道場清虛妙境無爲居證道，回歸自然，距生於民前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一年，享年九十五歲。

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五時，我同天人研究院、天人炁功研究所所長陳榮洲教授緒起同奮，一起到清虛妙境無爲居晉見師尊，當緒起同奮拜見師尊後，即先行爲師尊把脈，我記得是先把右手脈再把左手脈，緒起同奮稟告師尊氣很虛，肝火旺。師尊很清醒地左手握著緒起，右手握著我，談論醫療顧問小組的治療過程，及考慮中藥的治療事宜。不料事隔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師尊從鐳力阿道場清虛妙境出發進進光田醫院，竟於十二月廿十六日零時二十分責志證道。我雖隨侍左右，但面對事實，一時實在無法抑制內心至哀悲情，謹以至誠之心，回憶追隨師尊十一年來一步一腳印的教誨，景仰師心師志，永懷浩蕩師恩。

師尊一生熱愛國家，虔存仁義之心，愛國之志而以宗教信仰表現於世。民國六十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台灣寶島復興天帝教，主持「不爲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的精神，以建立全民之安祥福祉爲鵠的，領導同奮共同爲台灣兩千萬同胞生活於安定繁榮之中而奮鬥。

師尊道貫天人，會通儒道佛心要，窮究天人之學，存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師尊早年即以其救劫救世救人心爲其終身志業。在其「感懷明志」七絕詩中明述心志：「捨身奮鬥非爲我，與世無爭樂自由，遊遍人間行教化，希賢希聖有何憂。」詩中並自行詮釋，爲真理爲天人爲救世，誓願犧牲到底奮鬥到底。

師尊雖已回歸自然，但其「獨立人天上，常存宇宙中」的精神，以及其心志的教誨將永遠與世人同在，我們願爲師尊的心志持續薪傳繼續奮鬥，爲達成「台灣共同體」「中華共同體」「亞太共同體」「世界共同體」的宇宙一家生命工程之建構而努力，矢志矢誠地奮鬥，以慰師尊在天之靈。

學無止境全憑正氣用功夫

今後誓願戰戰兢兢不懈不怠在五門功課上努力

黃敏原

親愛的師尊：

您的證道猶如晴天霹靂，將弟子未來的憧憬整個摧毀，弟子多麼希望這不是一個事實，可是卻又不得不坦然面對這殘酷的事實，十二月廿五日晚上八點多即將離開天極行宮的那一刻，聖師祖太虛子媒壓傳示：「首席使者於今晚（二十六日）子刻歸證清虛返回天庭」，一路上弟子的情緒錯綜複雜，淚水已不聽使喚滴溼衣襟，情緒一再失控，而天帝詔書亦在途中已降臨，坐在車上淚水乾了又溼，溼了又乾，彷彿這天極行宮至鐳力阿的路程有無盡的遙遠。在車上敏接反而顯得穩重，她一再安慰我面對事實，要堅強，不能亂了陣腳，我們還有使命、工作，不容在此哭泣難過啊！下了車直奔光殿傳示，好不容易將聖師祖太虛子的聖訓接下來，要再接詔命時我已淚流滿臉，滴溼了整張親和用箋，趴在桌上哭了起來。我知師尊即將歸證，情緒一再失控，我真的無法繼續接待筆，我只想見師尊最後一面，我衝下樓去，第一聲玄虛鐘正敲響，我的心好痛，師尊回歸自

然了。我一生中最敬愛的師尊離開我，離開了大家，師尊我好想、好希望您不要走，不要離開我們，不要丟下我們，丟下這一群徬徨無助的弟子，丟下不知所措的愚昧弟子。只要您留下來，我會很聽話、很乖、不貪玩、也不淘氣。

記得您曾說我是發願追隨您下來的原人（純真元君），只會做侍天的工作，不會做侍人的工作，所以您於七十六年天人交通受訓結束後，要我至主院繼續專職，臨別贈予：「觀察人心，體會人性。」要我從待人處事中學習，並且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當年我謹遵師命在主院專職，一直到第三期高教班訓練班即將結束前，您將我找去，耳提面命要我離職前來天人研究學院就讀，適巧當年我考上華僑商業銀行行員，銀行通知我十月一日報到。參加研究學院面試時，師尊知我心仍未放下，告誡我：「天命可畏不可違，妳將來有天命必須完成，方能回天繳旨，想想妳的道號，想想妳永生之路，不要猶豫，再磋砣時光……就回不了老

家啊！」末了那句歎息，就像巨響牽動我的心，我於是毫不考慮遞出主院辭呈，放棄銀行高薪行員工作，至研究學院就讀，至今回想首席早已在多年之前即已面授機宜，只可惜弟子愚昧，如今方體會師尊栽培的苦心。

師尊！我是追隨您老人家下來的原人，您走了我怎麼辦？師尊我真的不要您走，您回來呀！儘管我再怎麼耍賴，下再多的承諾都換不回您已歸證的事實，您已與世長辭的消息，讓我的心好痛，好想大哭一場，可是我的工作根本不容許我哭，我沒有時間哭，我告訴自己要堅強，我落淚但我絕不嚎啕。

在師尊證道後，我才恍然大悟，師尊為何將天人交通擺在教綱中教魂的意義，今日才豁然貫通，人畢竟是在最無助、最徬徨的時候，希望得到神的支助，仙佛的指示甚至首席於無形中的傳示指引，這些精神力量發揮的功効，不但撫慰了受傷的心靈，也給人安全感、人向心力及勇往直前的勇氣和決心。師尊真的是大智慧者，高瞻遠矚，凡所安排（下轉第79頁）

師尊懸念台海兩岸危機

楊光贊

勉勵同奮承擔共業團結一致繼續精進

我基於天人交通的職責，在師尊住院期間臨危授命，不斷提靈到天上，將信息傳達下來，之所以沒用侍筆的方式還是在於保持客觀性。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二中午十二點三十分，第一次提靈，我剛吃飽飯休息時，有天醫來通告說：「要到清虛宮去開會。」請我儘快即時提靈上天，由於沒有妥善的準備，整個人感到昏沉沉，過程到二點才結束。

在場與會的仙佛有無生聖宮師祖、無生聖宮特使、先天一炁大老、師母的法身、蕭師公以及師尊的本靈，其中談論到很多的事情：第一點就是師尊不願意在肉體上再做種種的治療，他重複強調堅持要回到鐳力阿的心意，希望回去養病，不願意在醫院繼續做治療，以保持一個宗教家的尊嚴。第二點師尊不堅持他肉身做金身留世，若是火化以後結出來的「珠」，可以裝到雕塑的金身裡面，以供後人膜拜追思。另外還交代，省市長選舉以後會有一時的平靜，但是不保證以後都會如此，這表示說：未來兩年台灣的危機還是相當大，師尊擔負二分之一的業障上天

，另外台海之間的二分之一業障由同奮來承擔，勉勵我們大家繼續精進，團結一致。

交代以後，蕭師公講一個故事勉勵師母的法身，他談到當年蕭師母之所以會在黃山被日軍炸死，主要是因為蕭師公焚毀「劫冊」，因此她必須共同負擔共業，以肉體做很大的犧牲。蕭師公說：「那時候我的心情也是相當的悲痛！很多人都不了解我。」

當時師母一直懇求蕭師公將師尊帶回來，希望他繼續留在人間，但是師尊的意思是願意接受無生聖宮的詔命，以後在無形中運作。師母悲痛過度，要我傳達信息，這點當場引起我很大的困擾及不安，怕會發生危急事件，回來後我打電話到光田醫院，才知道那個時段，師尊突然停止呼吸被送到加護病房，勉強維持他的生理機能。

二十二日星期四晚上十點三十分、二十六日的中午兩次，我再次提靈上清虛宮，師尊又交代許多重要的事情，我立刻打電話給何光傑副秘書長，原原本本的告訴他我的所見所聞，請他轉告李教授維生樞機。

第一點就是師尊交代，他的肉體已經不堪

使用，不要再做治療，第二點要趕快將師尊送回鐳力阿，維持宗教大師的形相，第三點是師尊擔心師母的事情，師母不願意師尊離開人間，造成師尊很大很大困擾！這一點不便向師母提起，因為師尊、師母在人間共同奮鬥了七十載，伉儷情深，第四點要對他的侍從人員做妥善安排。師尊另指示：要加強同奮彼此之間的團結，不要猜疑，也不要怪力、亂、神，師尊他現在在無形界到處巡視，將同奮看得很清楚，也是考驗同奮的向心力。

十二月二十四日師尊進行了第二次洗腎，因為他的腎臟已經失掉功能，凡間的人要繼續延續師尊肉體的生命，卻不知道師尊為了保台承擔了二分之一的共業而犧牲，當天「平安夜」是師尊原先預定要回鐳力阿安息的夜晚，晚上維生樞機指示在鐳力阿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商討是否要將師尊送回清虛妙境及處理辦法，我把這幾天提靈的事情向掌教、副掌教、開導師、樞機使者團報告一遍，其中還有邱敏奇同奮報告他的弟弟光感接受其父維心媒壓「師尊要回鐳力阿」的訊

息，我已確實的把師尊的意旨傳達，但是非常可惜，因為直到十二點為止，師尊並沒有完成他的願望，醫院不願意放棄身為醫療人員緊急救護病人的責任，家屬、樞機使者也陷入於兩難之間，到底是要讓師尊完成宗教領袖的願望返回鐳力阿，還是以一個平凡老人的方式來做人道上的處理，將人事盡到最後關頭才罷休。當天晚上李教授陷入兩難之間，非常痛苦，在這個情形之下，他說：「我也快崩潰了！」他要求我將聖師祖濟公老師、維法佛王及無始古佛的指示存文，留個記錄，希望在第二天，至少在二十五日師尊能夠順利回到鐳力阿，不要再辜負師尊的意思，師尊選的節日是國際性的節日，他希望台灣能夠平安「再生」，所以選擇「平安夜」。

「內體」還一息尚存的時候，能夠到鐳力阿安息，以坐化昇天，示現人間，讓他有個圓滿的句點，是師尊所願，雖不可得，然能於聖誕夜回阿亦兼顧情理了。危機處理小組於當晚做了決定，希望在人事上做最後的努力才宣告放棄，事實上維生樞機是相當了不起的一個人，雖然心神交戰，卻始終保持明理的處理方式，我相信他有他正確性的看法。敏接、敏原她們兩人也是相當盡職，她們是接到另一種說法，上天不得不做這樣的安排，這一點我要向各位澄清，並請大家了解

她們的職責。

從鐳力阿回來，為了應付第二天的中西醫及天人炁功義診，以告慰師尊在天之靈，一晚上還是沒有辦法睡覺，恍惚中又提靈上天，我跟師尊商量一件事情，我表示在後天方面能做的事情已經做了，所以我要請師尊不要放棄最後希望，師尊則說：「二十五日十二點以前一定要回到鐳力阿。」

所以二十五日下午六點，我從后里義診回來後，便打電話給何光傑，怕師尊無法在這一天回到鐳力阿，我馬上又詢問師尊的主治醫師陳光岐同奮，他認為師尊的情形還不明朗，但居於醫生的職責他也沒有辦法放棄治療，事實上直到最後顯示，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師尊要我向陳光岐致感謝之意，雖然我見不到師尊最後一面，但離開光田醫院之前，我還是代表師尊向陳光岐致意，我本身不過是一個天人交通的責任而已。講這許多話，只是傳達天上的聲音，而人間的一切安排，法堂大典的執行，以師母和其家屬共議為準，師尊去了臭皮囊，榮昇聖宮，亦不會計較凡間事務。

師尊雖然於「人道」上結束，但在無形界仍照常照顧我們，照常以無形應化有形的的方式與我們配合，同奮們要明瞭他承擔了二分之一的共業，另外一半交給同奮們來擔待，所以我們要堅強，一般宗教上講的都是心

理上、心靈上要怎麼樣去突破，不講「負擔共業」、「救劫」、「天命」，在歷史上擔負共業的人，都是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如耶穌負擔希伯來人的共業，最後落得被釘十字架的結局。

為精神界開門的老師，較容易做，只要苦心經營、忍辱宏道，讓人感動就可以成就，但是天帝教不一樣，天帝教不講功德，不講福報，不講天堂，不講地獄，無形界自成一套行政體系，天帝教不只是救人心，最主要的是要救有形的劫數，使人間不要發生戰爭，不要起暴亂，希望眾生的共業能用天帝教獨有的方式——「誦誥」——努力奮鬥以解危，可以說是具有相當擔待的宗教，因為天帝教修行不強調在心靈上下功夫，所以許多同奮不了解精神上與靈性方面的修煉。這回師尊生病入院以後，同奮的信心產生很大的落差，師尊在無形界看得清清楚楚。同奮有時候會於靈虛中見到師尊，但是絕對不要妄想，妄想最可怕，因為妄想見到師尊，有時候會失真，要非常的小心，做弟子的在這段期間，一定要拿出勇氣，不斷的精進，也要勸師母繼續領導我們。

不是師母無法看破生死，主要是她與師尊共患難同甘苦的時間太久太久了，與以前一般宗教大師不一樣，一般大師夫妻共同患難一齊宏教、救劫的很少，大部份有妻室的人

會離開一段時間，到後來再來引渡眷屬修行，釋迦牟尼佛就是如此，耶穌也沒有娶妻，所以祂升天時比較沒有牽掛，但是現在爲了因應時代，顯現人間的修行，是以夫妻雙修方式，先盡人道再修天道，可以說人道、天道並行，因此在這天命、救劫願力之下共同奮鬥那麼久的兩位老人家，突然天人兩隔，師母當然免不了會十分悲痛，這點我們要諒解她老人家的心情。

我們同奮不能失去信心，還是要秉持勇氣，繼續來做保台奮鬥的工作，我看最近有些同奮道心不夠堅定，開始疑慮不安了，之所以會如此主要的因爲「爲自己設想」，第一、爲了自己的身體，爲了自己的家庭，爲了自己的事業，這無可厚非，但是要知道「人」最有價值的是心靈上的突破，精神上的獨立，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問東問西的人免不了在恐懼、不安中度過一生，這種情形談不上什麼修道，事實上我們講「天命」是超過修道的範圍，有最崇高的宗教內涵，我們必須處變不驚，沉著安定的面對這個情形。

此後，魔來考道，假借師尊口諭的人可能會越來越多，實際上，師尊的代言人，就是在任期制的首席樞機上，同時天人會談擔當了傳訊的最神聖工作，久而久之，必可平息一切無謂紛擾，願大家共同來維護天帝教的尊嚴，爲天帝教救劫貫徹始終。

師尊，我更要奮鬥！

王自成

師尊！您回歸天上，在中華民國行憲紀念日，亦是聖誕日，台灣很久沒有下雨了，突然在這一日，下起大雨，正是象徵著大地亦在痛哭著您的回歸上天，亦正是古人所說當一個偉大人物在他離開人間時，天必有預兆的情形。而我們連月來，在上帝前哀求，亦無法留住您上天的意志。在您回天的夜晚接到極院電訃後，我們天祥堂同奮，在悲痛與祝福的情形下，流淚與感恩，流淚的是留不住您與我們共同奮鬥；感恩的是您在台灣寶島，費盡一生心血宏教，從無到有的復興了中國固有宗教——天帝教，在寶島台灣各縣市創設了教堂，勸勉了多少失去精神寄托的同奮，投入天帝教，爲蒼生服務犧牲奉獻，挽救了富裕而墮落的社會及人性的淪喪，以求道德的重振。而今在美國日本宏教完成，教務正在向世界六大洲宏教時，您竟然回歸上天了。我們是何等地悲痛，內心亦無法用很多字句來歌頌您！讚美您！祝福您！

記得在去年二月底，第十三期正宗靜坐班結訓前一週，我以見習生的身份到天極行宮，巧逢您一堂精神講話，聽到您宏亮的聲音，看到您紅光滿面的風采，更加深我早日參加下期受訓的意願，當天幸運的我隨同十三期同奮與師尊師母合攝一幀相片。乾先修十四期正宗靜坐班預定在十一月開訓，我通過

了參訓資格，在您赴美日宏教辛勞，身體未復原而歸國的這段期間，我每日晨昏去教堂上香跪求，祈望您早日康復，留在人間，帶領我們奮鬥再奮鬥。而您終究還是留下了我們，受上帝徵召，証道歸天了。

師尊！我們永遠地懷念您！決不會忘記您希望天人大同、聖凡平等的意旨，並保証完成您的遺志。我雖無緣接受您親自傳授天人炁功，但我會在維生樞機使者領導下，更加努力奮鬥，犧牲奉獻。

（上接第76頁）

皆有端倪，有所啓示，有所喻示！

師尊贈給弟子的墨寶，弟子今日總算有所領會：「學無止境，全憑正氣用功夫；情關突破，重見天日負大任。」弟子今後戰戰兢兢完成師命天命，不敢懈怠，繼續勤做五門功課，積極培養正氣，並且於國學基礎上下功夫，絕不負吾師多年來之苦心栽培，弟子愚昧，若於待人處事上有所缺失，還望師尊嚴厲考驗，降罪責罰，以啓發弟子向道心志。一拜！再拜！請吾師於天庭上時時給予開導、啓示、教誨，以免我迷途而不知返。敬謝首席師尊苦心栽培之恩，弟子永生永世願追隨首席師尊至任何星球救劫佈化。

玄虛鐘聲激發新生力量

劉光燾

某日的下午二點卅分，心中一片惘然，自己背著手在平等堂內來回踱方步，不時偶而看一下其他的專職同奮，發現他們正以疑惑的眼光看著我。我朝素佑點一點頭說：「沒什麼！只是心中不踏實，放不下什麼而已。」

「素佑搖搖頭說：「不懂。」以往師尊駐世的時候，不管他老人家在那裡，心裡都不會有空虛與不安的感覺，但自從十二月廿六日子時首席師尊證道之後，整個人好像突然不知少掉了哪一部份，尤其元月八日上午七點

其實慈悲的師尊早已洞悉我內心的痛苦，早在元月四日的辰時經由敏原同舊的侍筆勉勵我一番話：「光燼：『病考砥礪向道之心志』，所有人世間種種，不過是一場戲而已，戲終人散，學到什麼？反觀自我才是大修，天極行宮可以說是本席之故居，要爾多照顧了！」以上短短數語平淡無奇，在外人

不會體悟到其中的真正含意，但對我來說卻不異是當頭棒喝，師尊的慈悲真是令我汗顏。他老人家以輕描淡寫的簡單話語卻道出了我心中的結，使我能夠破繭而出，認出自我；使我在茫然中一驚而醒，不再爲看不到師尊的慈顏而嘆息，反而油然而生一股新的力量，這股新生力鼓舞著我挺起胸膛接受挑戰、考驗。我相信只要持續不斷的奮鬥，要見師尊的法顏那還不是念到意到，又何必執著於目前呢？

信手拿起辦公桌上的「上帝的安排——奮鬥感應錄」一書，隨手翻到第三頁看到一則彰化八卦山大佛於辛酉年一月十五的傳示：

先天首席李師尊

奮鬥無己六五春

日祈化劫感天樞

大願忘身救蒼生

*
*

爲公同道威風

帝教復興聖凡通

不疑不惑持信念

化延毀滅有志同

我們不難從這兩首詩知悉首席師尊領受天命、化延核子毀滅浩劫，拯救天下蒼生，傳播天帝宇宙大道，復興天帝教。七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真的是不疑不惑持信念，許大願、忘身救蒼生，我們何其幸運能追隨首席師尊，共司爲挽救末劫、化延核子毀滅浩劫。

，貢獻一點棉薄力量，這是天大的造化。

雖然首席師尊肉體已遠離我們，但其精神將永遠隨著我們，鼓勵我們，希望同奮們緬懷師尊之餘，應該記起師尊諄諄的教誨，奮鬥不懈，追隨師尊的精神勇猛精進，繼續完成師尊的第三天命，以慰師尊在天之靈。

緬懷師尊！師尊！

偉大的師尊！

吳緒敬言

完成了化延核戰毀滅劫，領導誦誥確保台灣安全。一心促成和平統一中國，身負天下蒼生累世共業。靈體承受空前的大浩劫，發揚大悲大慈的大願力，信心平等奮鬥的親和力。樹立萬世開太平的典範，締造了不朽的天人大道。